

## 卷第七十一 列传第五十九

### 隋宗室诸王

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卫昭王爽 河间王弘  
义城公处纲 离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炀帝三子

蔡景王整，隋文帝之次弟也。文帝四弟，唯整及滕穆王瓚与帝同生，次道宣王嵩，次卫昭王爽并异母。整，周明帝时以武元军功，赐爵陈留郡公。位开府、车骑大将军。从武帝平齐。力战而死。文帝初居武元之忧，率诸弟负土为坟，人植一栢，四根郁茂，西北一根整栽者独黄。后因大风雨，并根失之，果终不吉。文帝作相，赠柱国、大司徒、八州刺史。及受禅，追封谥焉。

子智积袭。又封其弟智明为高阳郡公，智才开封县公。寻拜智积开府仪同三司，授同州刺史，仪卫资送甚盛。

整娶同郡尉迟纲女，生智积。开皇中，有司奏智积将葬尉太妃，帝曰：“昔几杀我。我有同生二弟，并倚妇家势，常憎疾我。我向之笑云：‘尔既嗔我，不可与尔角嗔。’并云：‘阿兄止倚头额。’时有医师边隐逐势，言我后百日当病癩。二弟私喜。以告父母。父母泣谓我曰：‘尔二弟大剧，不能爱兄。’我因言：‘一日有天下，当改其姓。夫不受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，当改之为悖。’父母许我此言。父母亡后，二弟及妇又谗我，言于晋公。于时每还，欲入门，常不喜，如见狱门。

托以患气，常锁閤静坐，唯食至时暂开閤。每飞言入耳，窃云‘复未邪？’当时实不可耐，羨人无兄弟。世间贫家兄弟多相爱，由相假藉；达官兄弟多相憎，争名利故也。”

智积在同州，未尝嬉戏游猎，听政之暇，端坐读书。门无私谒。有侍读公孙尚义，山东儒士，府佐杨君英、萧德言，并有文学，时延于坐。所设唯饼果，酒才三酌。家有女妓，唯年节嘉庆奏于太妃前。始，文帝龙潜时，与景王不睦，太妃尉氏又与独孤皇后不相谐，以是智积常怀危惧，每自贬损。帝亦以是哀怜之。人或劝智积为产业，智积曰：“昔平原露朽财帛，苦其多也。吾幸无可露，何更营乎！”有五男，止教读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而已，亦不令交通宾客。或问其故，智积曰：“恐儿子有才能以致祸也。”开皇二十年，徵还京，无他职任，阖门自守，非朝覲不出。炀帝即位，滕王纶、卫王集并以谗构得罪，高阳公智明亦以交通夺爵，智积愈惧。大业三年，授弘农太守，委政僚佐，清静自居。及杨玄感作逆，自东都引军而西，智积谓官属曰：“玄感欲西图关中，若成其计，则根本固矣。当以计縻之，使不得进。不出一旬，自可禽耳。”及玄感军至城下，智积登陴詈辱之，玄感怒甚，留攻之。城门为贼所烧，智积乃更益火，贼不得入。数日，宇文述等军至，合击破之。寻拜宗正卿。

十二年，从驾江都，寝疾。帝时疏薄骨肉，智积每不自安，及遇患，不呼医。临终，谓所亲曰：“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领没于地矣！”时人哀之。有子道玄。

滕穆王瓚，字恆生，一名慧。仕周，以武元军功，封竟陵郡公，尚周武帝妹顺阳公主。保定四年，累迁纳言。瓚贵公子，又尚公主，美姿容，好书爱士，甚有当时誉，时人号曰杨三郎。武帝甚亲爱之。平齐之役，诸王咸从，留瓚居守，谓曰：“六

府事殷，一以相付，朕无西顾之忧矣。”宣帝即位，迁吏部中大夫，加上仪同。

宣帝崩，文帝入禁中，将总朝政，令废太子勇召之。瓚素与帝不协，不从，曰：“作隋国公恐不能保，何乃更为族灭事邪！”文帝作相，拜大宗伯，典修礼律，进位上柱国、邵国公。瓚见帝执政，恐为家祸，阴有图帝计，帝每优容之。及受禅，立为滕王，拜雍州牧。帝数与同坐，呼为阿三。后坐事去牧，以王就第。

瓚妃宇文氏，素与独孤皇后不平，至是郁郁不得志，阴有咒诅。帝命瓚出之。瓚不忍离绝，固请。帝不得已，从之，宇文氏竟除属籍。由是恩礼更薄。开皇十一年，从幸栗园，坐树下，方饮酒，鼻忽流血，暴薨。时年四十四。人皆以为遇鸩。子纶嗣。

纶字斌禕，性弘厚，美姿容，颇知钟律。文帝受禅，封邵国公。明年，拜邵州刺史。晋王广纳妃于梁，诏纶致礼，甚为梁人所敬。

纶以穆王故，当文帝世，每不自安。炀帝即位，尤被猜忌。纶忧惧，呼术者王琛问之。琛答曰：“王相禄不凡。滕即腾也，此字足为善应。”有沙门惠恩、崛多等，颇解占候，纶每与交通，尝令些三人为厌胜法。有人告纶怨望咒诅，帝令黄门侍郎王弘穷验之。弘希旨奏纶厌蛊恶逆，坐当死。帝令卿议之，司徒杨素等曰：“纶怀恶之由，积自家世。惟皇运之始，四海同心，在于孔怀，弥须协力。其先乃离阻大谋，弃同即异。父悖于前，子逆于后，为恶有将，其罪莫大。请依前科。”帝以皇族不忍，除名徙边郡。

大业七年，帝征辽东，纶欲上表，请从军自效，为郡司所遏。示几，徙珠崖。及天下大乱，为贼林仕弘逼，携妻子窜儋

耳。后归国，封怀化县公。寻病卒。

纶弟坦，字文襦，初封竟陵郡公，坐纶徙长沙。

坦弟猛，字武襦，徙衡山。

猛弟温，字明襦，初徙零陵。温好学，解属文，既而作《零陵赋》以自寄，其词哀思。帝见而怒之，转徙南海。

温弟诜，字弘襦，前亦徙零陵。帝以其修谨，袭封滕王，以奉穆王嗣。大业末，于江都为宇文化及所害。

道宣王嵩，在周以武元军功，赐爵兴城公。早卒。文帝受禅，追封谥焉。以滕穆王瓚子静袭。卒，谥曰悼。无子，以蔡王智积子世澄袭。

卫昭王爽，字师仁，小字明达。在周以武元军功，于襁褓中封同安郡公。六岁而武元崩，为献皇后所养，由是宠爱特异诸弟。年十七，为内史上大夫。文帝执政，授蒲州刺史、柱国。及受禅，立为卫王，所生李氏为太妃。爽位雍州牧、右领军大将军、权领并州总管、上柱国、凉州总管。爽美风仪，有器局，政甚有声。大军北伐，河间王弘、豆卢勣、窦荣定、高颎、虞庆则等分道而进，以爽为元帅，俱受爽节度。亲率李充等四将出朔州，遇沙钵略可汗于白道，接战，大破之，沙钵略中重疮而遁。帝大悦，赐爽真食梁安县千户。六年，复为元帅，步骑十五万出合川，突厥遁逃。徵为纳言。帝甚重之。未几，爽疾，帝使薛荣宗视之，云众鬼为厉。爽令左右驱逐之。居数日，有鬼物来击荣宗，走下阶而毙。其夜爽薨，年二十五。赠太尉、冀州刺史。子集嗣。

集字文会，初封遂安王，寻袭封卫王。炀帝时，诸侯王恩礼渐薄，猜防日甚，集忧惧，乃呼术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。有人告集呪诅，宪司希旨，锻成其狱，奏集恶逆，坐当死。诏下其议，杨素等曰：“集密怀左道，厌蛊君亲，是君父之罪人，

非臣子之所赦，请论如律。”时滕王纶坐与相连，帝不忍加诛，除名远徙边郡。天下乱，不知所终。

河间王弘，字辟恶，文帝从祖弟也。祖爱敬，早卒。父元孙，少孤，随母郭氏养于舅族。及武元帝与周文建义关中，元孙时在鄴，惧为齐人所诛，因假外家姓为郭氏。元孙死，齐为周灭，弘始入关。与文帝相得，帝哀之，为买田宅。

弘性明悟，有文武干略。数从征伐，累迁开府仪同三司。文帝为丞相，常置左右，委以心腹。帝诣周赵王宅，将及于难，弘时立于户外，以卫文帝。寻加上开府，赐爵永康县公。及爱禅，拜大将军，进爵郡公。寻赠其父柱国、尚书令、河间郡公。其年，立弘为河间王，拜右卫大将军。寻进柱国，以行军元帅出灵州道征突厥，大破之。拜宁州总管，进上柱国。政尚清静，甚有恩惠。迁蒲州刺史，得以便宜从事。时河东多盗贼，弘奏为盗者百余人，投之边裔，州境恬然，号为良吏。每晋王广入朝，弘辄领扬州总管，及王归藩，弘复还蒲州。在州十余年，风教大洽。炀帝嗣位，拜太子太保。岁余，薨。大业六年，追封郟王。子庆嗣。

庆倾曲善候时变。帝猜忌骨肉，滕王纶等皆被废放，唯庆获全。累迁荥阳太守，颇有政绩。及李密据洛口仓。荥阳诸县多应密。庆勒兵拒守。岁余，城中粮尽，兵势日蹙。密遗庆书曰：“王之先世，家住山东，本姓郭氏，乃非杨族。娄敬之于汉高，殊非血胤；吕布之于董卓，良异天亲。芝焚蕙叹，事不同此。江都荒洒，流宕忘归，骨肉崩离，人神怨愤。举烽火于骊山，诸侯莫至；浮胶船于汉水，还日未期。王独守孤城，援绝千里，粮餼支计，仅有月余，弊卒之多，才盈数百。有何恃赖，欲相抗拒？求枯鱼于市肆，既事非虚；因归雁以运粮，竟知何日！止恐祸生匕首，衅发萧墙，空以七尺之躯，悬赏千金

之购，可为酸鼻者也。幸能三思，自求多福。”于时江都败问亦至，庆得书，遂降于密，改姓为郭氏。密破，归东都，又为杨氏，越王侗不之责也。及侗称制，拜宗正卿。

世充既僭伪号，降爵为郟国公，复为郭氏。世充以兄女妻之，署荥州刺史。及世充将败，庆欲将妻同归长安，其妻曰：“国家以妾奉箕帚于公者，欲以申厚意，结公心耳。今父叔穷迫，家国阽危，而不顾婚姻，孤负付属，为全身之计，非妾所能责公也。妾若至长安，公家一婢耳，何用妾为！顾送还东都，君之惠也。”庆不许。其妻遂沐浴靓庄。仰药而死。庆遂归国，为宜州刺史、郟国公，复姓杨氏。其嫡母元太妃，年老，两目丧明，世充斩之。

义城公处纲，文帝族父也。生长北边，少习骑射。在周，以军功拜上仪同。文帝受禅，赠其父钟葵柱国、尚书令、义城县公，以处纲袭焉。累迁右领军将军。纲虽无才艺，而性质直，在官强济，亦为当时所称。拜蒲州刺史，吏人悦之。卒于秦州总管，谥曰恭。

弟处乐，官至洛州刺史。汉王谅反，朝廷以为二心，废锢不齿。

离石太守子崇，武元帝族弟也。父益生，赠荆刺史。子崇少好学，涉猎书记，有风仪，爱贤好士。开皇初，拜仪同，以车骑将军恆典宿卫，后为司门侍郎。炀帝嗣位，累迁候卫将军。坐事免。未几，复检校将军事。从帝幸汾阳宫，子崇知突厥必为寇，屡请早还京师，不纳。寻有雁门之围。及贼退，帝怒之曰：“子崇怯懦，妄有陈请，惊动我众心，不可居爪牙寄。”出为离石郡太守，有能名。自是突屡寇边塞，胡贼刘六兒复拥众劫掠郡境，子崇表请兵镇遏。帝复大怒，令子崇行长城。子崇行百余里，四面路绝，不得进而归。

岁余，朔方梁师都、马邑刘武周等各作乱，郡中诸胡复反。子崇患之，言欲朝集，遂与心腹数百人自孟门关将还京师。遇道路隔绝，退归离石。左右闻太原兵起，不复入城，各叛去。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斩之。后数日，义兵至，城中应之。城陷，为雠家所杀。

文帝五男，皆文献皇后所生。长曰房陵王勇，次炆帝，次秦孝王俊，次庶人秀，次庶人谅。

房陵王勇，小名睨地伐。周世以武元军功，封博平县侯。及文帝辅政，立为世子，拜大将军、左司卫，封长宁郡公。出为洛州总管、东京少冢宰，总统旧齐之地。后徵还京师，进上柱国、大司马，领内史御正，诸禁卫皆属焉。文帝受禅，立为皇太子，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，皆令勇参决。帝以山东人多流冗，遣使案检，又欲徙人北实边塞。勇上书谏，以为“恋土怀旧，人之本情，波迸流离，盖不获已。有齐之末，主暗时昏，周平东夏，继以威虐，人不堪命，致有逃亡，非厌家乡，原为羁旅。若假以数岁，沐浴皇风，逃窜之徒，自然归本。虽北夷犯边，令所在严固，何待迁配，以致劳扰？”上览而嘉之。时晋王广亦表言不可，帝遂止。是后时政不便，多所损益，帝每纳之。帝常从容谓群臣曰：“前世皇王，溺于嬖幸，废立之所由生。朕傍无姬侍，五子同母，可谓真兄弟也。岂若前代，多诸内宠，孽子忿争，为亡国之道邪！”

勇颇好学，解属词赋，性宽仁和厚，率意任情，无矫饰之行。引明克让、姚察、陆开明等为之宾友。勇尝文饰蜀铠，帝见而不悦，恐致奢侈之渐，因诫之曰：“我历观前代帝王，未有奢华而能长久者。汝当储后，若不上称帝心，下合人意，何以承宗庙之重，居兆人之上？吾昔衣服，各留一物，时复看以自警戒。又拟分赐汝兄弟。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，忘昔时之

事，故令高颀赐汝我旧所带刀子一枚，并菹酱一合，汝昔作上士时所常食如此。若存忆前事，应知我心。”

后经冬至，百官朝勇，勇张乐受贺。帝知之，问朝臣：“近闻至节，内外百官相率朝东宫，是何礼也？”太常少卿辛亶对曰：“于东宫是贺，不得言朝。帝曰：“改节称贺，正可三数十人，逐情各去，何因有司徵召，一朝普集，太子法服设乐以待之？东宫如此，殊乖礼制。”乃下诏曰：“皇太子虽居上嗣，义兼臣子，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，任土作贡，别上东宫。事非典则，宜悉停断。”

自此恩宠始衰，渐生凝阻。时帝令选强宗入上台宿卫，高颀奏：“若尽取强者，恐东宫宿卫太劣。”帝作色曰：“我有时行动，宿卫须得雄毅。太子毓德东宫，左右何须强武？如我商量，恆于交番之日，分向东宫上下，团伍不别，岂非好事邪？我熟见前代，公不须仍踵旧风！”盖疑颀男尚勇女，形于此言，以防之。

勇多内宠，昭训云氏嬖幸，礼匹于嫡。而妃元氏无宠，尝遇心疾，二日而薨。献皇后意有他故，甚责望勇。又自妃薨，云昭训专擅内政，后弥不平，颇求勇罪过。晋王广知之，弥自矫饰，姬妾恆备员数，唯与萧妃居处。皇后由是薄勇，愈称晋王德行，后晋王来朝，车马侍从，皆为俭素，接朝臣，礼极卑屈，声名籍甚，冠于诸王。临还扬州，入内辞皇后，因哽咽流涕，伏不能兴。皇后泫然泣下，相对歔歔。王曰：“臣性识愚下，常守平生昆弟之意，不知何罪，失爱东宫，恆蓄盛怒，欲加屠陷。每恐谗譖出于杼轴，鸩毒遇于杯杓。”皇后忿然曰：“睨地伐渐不可耐，我为伊索得元家女，望隆基业，竟不闻作夫妻，专宠阿云，有如许豚犬。前新妇本无病痛，忽尔暴亡，遣人投药，致此夭逝。事已如此，我亦不穷。何因复于汝处发

如此意？我在尚尔，我死后当鱼肉汝乎？每思东宫竟无正嫡，至尊千秋万岁后，遣汝等兄弟向阳云兒前再拜问讯，此是几许大苦痛邪！”晋王又拜，呜咽不能止，皇后亦悲不自胜。此别之后，知皇后意移，始构夺宗之计。因引张衡定策，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杨约，令喻旨于越公素，具言皇后此语。素瞿然曰：“但不知皇后如何？但如所言，吾又何为者！”后数日，素入侍宴，微称晋王孝悌恭俭有礼，用此揣皇后意，后泣曰：“公言是也。我兒大孝顺，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到，必迎于境首。又其新妇亦大可怜，我使婢去，常与同寝共食。岂如覩地伐共阿云相对而坐，终日酣宴，昵近小人，疑阻骨肉！我所以益怜阿鹞者，尝恐暗地杀之。”素既知意，盛言太子不才。皇后遂遗素金，始有废立之意。

勇颇知其谋，忧惧，计无所出。闻新丰人王辅贤能占候，召而问之。辅贤曰：“白虹贯东宫门，太白袭月，皇太子废退象也。”以铜铁五兵造诸厌胜。又于后园内作庶人村，屋宇卑陋，太子时于中寢息，布衣草褥，冀以当之。帝知其不安，在仁寿宫，使杨素观勇，素至东宫，偃息未入，勇束带待之，故亦不进以怒勇，勇衔之，形于言色。素还，言勇怨望，恐有他变。帝甚疑之。皇后又遣人伺覘东宫，纤介事皆闻奏，因加媒孽，构成其罪。帝惑之，遂疏忌勇。乃于玄武门达至德门量置人候，以伺动静，皆随事奏闻。又东宫宿卫人，侍官已上，名籍悉令属诸卫府，有健兒者咸屏去之。晋王又令段达私货东宫幸臣姬威，令取太子消息，密告杨素。于是内外宣谤，过失日闻。段达胁姬威曰：“东宫罪过，主上皆已知之。已奉密诏，定当废立。君能告之，则大富贵。”威遂许诺。

开皇二十年，车驾至自仁寿宫，御大兴殿，谓侍臣曰：“我新还京师，应开怀欢乐，不知何意，翻悒然愁苦。”吏部尚

书牛弘对曰：“由臣等不称职，故至尊忧劳。帝既数闻谗譖，疑朝臣具委，故有斯问，冀闻太子之愆。弘既此对，大乖本指。帝因作色谓东宫官属曰：“仁寿宫去此不远，令我每还京师，严备如入敌国。我为患利，不脱衣卧。夜欲得近厕，故在后房。恐有惊急，还就前殿。岂非尔辈欲坏我家国邪！”乃执唐令则等数人，付所司讯鞫。令杨素陈东宫事状，以告近臣。素显言之曰：“奉敕向京，令皇太子检校刘居士余党。太子忿然作色，肉战泪下，云：‘居士党已尽，遣我何处穷讨？尔作右仆射，受委自求，何关我事！’又云：‘昔大事不遂，我先被诛。今作天子，竟乃令我不如弟，一事已上，不得自由。’因长叹回视云：‘我大觉身妨！’又云：‘诸王皆得奴，独不与我！’乃向西北奋头，喃喃细语。”帝曰：“此儿不堪妨承嗣久矣。皇后恆劝我废，我以布素时生，复长子，望其渐改，隐忍至今。勇昔从南兖州来，语卫王曰：‘阿娘不与我一好妇女，亦是可恨。’因指皇后侍儿曰：‘皆我物。’此言几许异事！其妇初亡，即以斗帐安余老嫗。新妇初亡，我深疑使马嗣明药杀。我曾责之，便恚曰：‘会当杀元孝矩。’此欲害我而迁怒耳。初，长宁诞育，朕与皇后共抱养之，自怀彼此，连遣来索。且云定兴女，在外私合而生，想此由来，何必是其体胤？昔晋太子取屠家女，其儿即好屠割。今儁非类，便乱宗祐。又刘金麟，佞人也，呼定兴作家翁。定兴愚人，受其此语。我前解金麟者，为其此事。勇昔在宫，引曹妙达共定兴女同宴，妙达在外云‘我今得劝妃酒。’直以其诸子偏庶，畏人不服，故逆纵之，欲收天下望耳。我虽德惭尧舜，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。我恆畏其加害，加防大敌，令欲废之，以安天下。”左卫大将军元旻谏曰：“废立大事，天子无贰言，诏旨若行，后悔无及。谗言罔极，惟陛下察之。”辞直争强，声色俱厉，帝不答。

时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，帝使威尽言。威对曰：“皇太子由来共臣语，唯意在骄奢，欲得樊川以至散关，总规为苑。兼云：‘昔汉武将起上林苑，东方朔谏，赐朔黄金百斤，几许可笑！我实无金辄赐此等。若有谏者，正当斩之，不过杀百许人，自然永息。’前苏孝慈解左卫率，皇太子奋髯扬肘曰：‘大丈夫当有一日，终不忘之，决当快意。’又宫内所需，尚书多执法不与，便怒曰：‘仆射已下五人，会展三人脚，便使知慢我之祸。’又于苑内筑一小城，春夏秋冬作役不辍，营起亭殿，朝造夕改。每云：‘至尊嗔我多侧庶，高纬、陈叔宝岂是孽子乎？’尝令师姥卜吉凶，语臣曰：‘至尊忌在十八年，此期促矣。’”帝泫然曰：“谁非父母生，乃至于此！我有旧使妇女，令看东宫。奏云：‘勿令广平王至皇太子处。东宫憎妇，亦广平王教之。’元赞亦知其阴恶，劝我于左藏东加置两队。初平陈后，宫人好者悉配春坊，如闻不知厌足，于外更有求访。朕近览《齐书》，见高欢纵其儿子，不胜忿愤，安可效尤！”于是勇及诸子皆被禁锢，部分收其党与。杨素舞文锻炼，以成其狱。勇由是遂败。

居数日，有司承素意，奏“元旻身备宿卫，常曲事于勇，情有附托。在仁寿宫，裴弘将勇书于朝堂与旻，题封云，勿令人见。”帝曰：“朕在仁寿宫。有纤小事，东宫必知，疾于驿马，怪之甚久，岂非此徒邪？”遣武士执旻及弘付法。

先是，勇尝于仁寿宫参起居还，途中见一枯槐树，根干蟠错，大且五六围，顾左右曰：“此堪作何器用？”或对曰：“古槐尤堪取火。”于时卫士皆佩火燧，勇因令匠者造数千枚，欲以分赐左右。至是，获于库。又药藏局贮艾数斛，亦搜得之。大将为怪，以问姬威。威曰：“太子此意别有所在。比令长宁王已下，诣仁寿宫还，每常急行，一宿便至。恆饲马千匹，云

径往捉城门，自然饿死。”素以威言诘勇，勇不服曰：“窃闻公家马数万匹，勇忝备位太子，有马千匹，乃是反乎？”素又发泄东宫服玩似加珮饰者，悉陈于庭，以示文帝群官，为太子罪。帝曰：“前簿王世积，得妇女领巾，状似槃幡，当时遍示百官，欲以为戒。今我儿乃自为之。领巾为槃幡，此是服妖。”使将诸物示勇以诘之。皇后又责之罪。帝使使问勇，勇不服。

太史令袁充进曰：“臣观天文，皇太子当废。”上曰：“玄象久见矣。”群臣无敢言者。于是使人召勇。勇见使者，惊曰：“得无杀我邪？”帝戎服陈兵，御武德殿，集百官立于东面，诸亲立于西面，引勇及诸子烈于殿庭。命薛道衡宣诏废勇及其男女为王、公主者并为庶人。命道衡谓勇曰：“尔之罪恶，人神所弃，欲求不废，其可得邪！”勇再拜曰：“臣合尸之都市，为将来鉴诫。幸蒙哀怜，得全性命”。言毕，泣下流襟，既而舞蹈而去。左右莫不悯默。

又下诏：“左卫大将军元旻，任掌禁兵，委以心膂，乃包藏奸伏，离间君亲，崇长厉阶，最为魁首。太子左庶子唐令则，策名储贰，位长宫僚，谄曲取容，音技自进，躬执乐器，亲教内人，赞成骄侈，导引非法。太子家令邹文腾，专行左道，偏被亲昵，占问国家，希觐灾祸。左卫率司马夏侯福，内事谄谀，外作威势，陵侮上下，褻浊宫闱。典膳监元淹，谬陈爱憎，开示怨隙，进引妖巫，营事厌禱。前吏部侍郎萧子宝，往居省阁，旧非宫臣，进画奸谋，要射荣利。前主玺下士何竦，假托玄象，妄说妖怪，志图祸乱，心在速发；兼诸奇服，皆竦规模，增长骄奢，糜费百姓。此之七人，为害斯甚，并处斩刑，妻妾子孙皆没官。车骑将军阎毗、东郡公崔君绰、游骑尉沈福宝、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，所为之事，并是悖逆，论其状迹，罪合极刑。但未能尽戮，并特免死，各决杖一百，身及妻子资财田宅

悉没官。副将作大匠高龙叉，预追番丁，辄配东宫使役，营造亭舍，进入春坊；率更令晋文建、通直散骑侍郎判司农少卿事元衡，料度之外，私自出给，虚破丁功，擅割园地。并处自尽，“于是集群官于广阳门外，宣诏以戮之。乃移勇于内史省，给五品料食。立晋王广为皇太子，仍以勇付之，复囚于东宫。赐杨素物三千段，元胄、杨约并千段，杨难敌五百段，皆鞫勇之功赏也。

时文林郎杨孝政上尽谏，言：“皇太子为小人所误，不宜废黜。”帝怒，捩其胸。寻而贝州长史裴肃表称：“庶人罪黜已久，当克己自新，请封一小国。”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，乃徵肃入朝，具陈废立意。

时勇自以废非其罪，频请见上，面申冤屈。皇太子遏不得闻。勇于是升树叫，闻于帝，冀得引见。杨素因奏言：“勇情志昏乱，又癡鬼所著，不可复收。”帝以为然，卒不得见。帝遇疾于仁寿宫，皇太子入侍医，奸乱事闻于帝。帝抵床曰：“枉废我儿！”遣追勇。未及发使而崩，秘不发丧。遽收柳述、元岩，系大理狱，伪敕赐庶人死。追封房陵王，不为立嗣。

勇有十男：云昭训生长宁王俨、平原王裕、安城王筠。高良娣生安平王嶷、襄城王恪。王良媛生高阳王该、建安王韶。成姬生颍川王暉。后宫生孝实、孝范。

初，俨诞，帝闻之曰：“此乃皇太孙，何乃生不得地！”云定兴奏曰：“天生龙种，所以因云而出。”时人以为敏对。六岁，封长宁郡王。勇败，并坐废。上表求宿卫，辞情哀切，帝览之惻然。杨素进曰：“伏愿圣心同于螯手，不宜留意。”炀帝践祚，俨常从行，遇鸩卒。诸弟分徙岭外，皆敕杀之。

秦王俊，字阿祗。开皇元年，立为秦王。二年，拜上柱国、河南道行台尚书令、洛州刺史，时年十二。加右武卫大将军，

领关东兵。三年，迁秦州总管，陇右诸州尽隶焉。俊仁恕慈爱，崇敬佛道，请为沙门，不许。六年，迁山南道行台尚书令。伐陈之役，为山南道行军元帅，督三十总管，水陆十余万，屯汉口，为上流节度。寻授扬州总管、四十四州诸军事，镇广陵。转并州总管、二十四州诸军事。初颇有令问，文帝闻而大悦。后渐奢侈，违犯制度，出钱求息。帝遣按其事，与相连坐者百余人。于是盛修宫室，穷极侈丽。俊有巧思，每亲运斤斧，工巧之器，饰以珠玉。为妃作七宝幕篱，重不可戴，以马负之而行。徼役无已。置浑天仪、测景表。又为水殿，香涂粉壁，玉砌金堦，梁柱楣栋之间，周以明镜，间以宝珠，极莹饰之美。每与宾客伎女弦歌于上。

俊颇好内，妃崔氏性妒，甚不平之，遂于瓜中进毒。俊由是遇疾，徵还京师。以俊奢纵，免官，以王就第。左武卫将军刘升谏曰：“秦王非有他过，但费官物、营廨舍而已。臣谓可容。”帝曰：“法不可违。”升固谏，帝忿然作色，升乃止。杨素复进谏，以秦王过不应至此。帝曰：“我是五儿之父，非兆人之父。若如公意，何不别制天子儿律！以周公为人，尚诛管、蔡。我诚不及周公远矣，安能亏法乎！”卒不许。

俊疾笃，含银，银色变，以为遇蛊。未能起，遣使奉表陈谢。帝责以失德。大都督皇甫统上表请复王官，不许。岁余，以疾笃，复拜上柱国。二十年六月，薨于秦邸。帝哭之数声而已，曰：“晋王前送一鹿，我令作脯，拟赐秦王。今亡。可置灵坐之前。心已许之，不可亏信。”帝及后往视，见大蜘蛛、大蛛螯从枕头出，求之不见。穷之，知妃所为也。俊所为侈丽物悉命焚之。敕送终之具，务从俭约，以为从世法。王府僚佐请立碑，帝曰：“欲求名，一卷史书足矣，何用碑为！若子孙不能保家，徒与人作镇石耳。”

妃崔氏以毒王故，下诏废绝，赐死于其家。子浩，崔氏所生也。以其母谴死，遂不得立。于是以秦国官为丧主。俊长女永丰公主，年十三，遭父忧，哀慕尽礼，免丧，遂绝酒肉。每忌日，辄流涕不食。有开府王延者，性忠厚，领俊亲信兵十余年，俊甚礼之。及俊疾，延恆在閤下，衣不解带。俊薨，勺饮不入口者数日，羸顿骨立。帝闻悯之，赐以御药，授骠骑将军，典宿卫。俊葬日，延号恸而绝。帝嗟异之，令通事舍人吊祭，诏葬延于俊墓侧。

炀帝即位，立浩为秦王，以奉孝王嗣。封浩弟湛济北侯。后以浩为河阳都尉。杨玄感作逆之际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勒兵讨之。至河阳，修启于浩，浩诣述营，共相往复，有司劾浩以诸侯交通内臣，竟坐废免。宇文化及弑逆，立浩为帝。化及败于黎阳，北走魏县，自僭为帝，因而害之。

湛骁果有胆烈。大业初，为荥阳太守，坐浩免，亦为化及所害。

庶人秀，开皇元年，立为越王。未几，徙封于蜀，拜柱国、益州总管、二十四州诸军事。二年，进上柱国、西南道行台尚书令，本官如故。岁余而罢。十二年，入为内史令、右领军大将军。寻出镇于蜀。

秀有胆气，容貌瑰伟，美有须髯，多武艺，甚为朝臣所惮。帝每谓文献皇后曰：“秀必以恶终。我在当无虑，至兄弟必反。”兵部侍郎元衡使于蜀，秀深结于衡，以左右为请。衡既还京师，请益左右，帝不许。大将军刘焜之讨西爨，帝令上开府杨武通将兵继进。秀使嬖人万知先为武通行军司马，帝以秀任非其人，谴责之，因谓群臣曰：“坏我法者，必在子孙。譬如猛兽，物不能害，反为毛间虫所损食耳。”于是遂分秀所统。

秀渐奢侈，违犯制度，车马被服拟于天子。及太子勇废，

秀甚不平。皇太子恐秀终为后变，阴令杨素求其罪状而谮之。仁寿二年，徵还京师，见不与语。明日，使使切让之。皇太子及诸王流涕庭谢，帝曰：“顷者俊糜费财物，我以父道训之。今秀蠹害生灵，当以君道绳之。”乃下以法。开府庆整谏曰：“庶人勇既废，秦王已薨，陛下兒子无多，何至如是！蜀王性甚耿介，今被责，恐不自全。”帝大怒，欲断其舌。因谓群臣曰：“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。”乃令杨素、苏威、牛弘、柳述、赵綽推之。太子阴作偶人，书帝及汉王姓字，缚手钉心，令人埋之华山下，令杨素发之。又作檄文曰“逆臣贼子，专弄威柄，陛下唯守虚器，一无所知”，陈甲兵之盛，云“指期问罪”，置秀集中，因以闻奏。帝曰：“天下宁有是邪！”乃废为庶人，幽之内侍省，不得与妻子相见，令给獠婢二人驱使之。与连坐百余人。

秀既幽逼，愤懣不知所为，乃上表陈己愆，请与其爱子爪子相见，并请赐一穴，今骸骨有所。帝乃下诏数其罪曰：“汝地居臣子，情兼家国，庸蜀险要，委以镇之。汝乃干纪乱常，怀恶乐祸，辟睨二宫，伫望灾衅，容纳不逞，结构异端。我有不和，汝便觊候，望我不起，便有异心。皇太子，汝兄也，次当建立，汝假托妖言，乃云不终其位。妄称鬼怪，又道不得入宫，自言骨相非人臣，德业堪承重器。妄道青城出圣，欲己当之，诈称益州龙见，托言吉兆。重述木易之姓，更修成都之宫。妄说禾乃之名，以当八千之运。横生京师妖异，以证父兄之灾；妄造蜀地徵祥，以符己身之策。汝岂不欲得国家恶也？天下乱也？辄造白玉之斑，又为白羽之箭，文物服饰，岂似有君？鸠集左道，符书厌镇，汉王与汝，亲则弟也，乃画其形像，题其姓名，缚手钉心，枷锁杻械。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，收杨谅魂神，闭在华山下，勿令散荡。我之于汝，

亲则父也，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，赐为开化杨坚夫妻，回心欢喜。又画我形像，缚手撮头，仍云请西岳神兵收杨坚魂神。如此形状，我今不知杨谅、杨坚是汝何亲也！包藏凶匿，图谋不轨，逆臣之迹也。希父之灾，以为身幸，贼子之心也。怀非分之望，肆毒心于兄，悖恶之行也。嫉妒于弟，无恶不为，无孔怀之情也。违犯制度，坏乱之极也。多杀不辜，豺狼之暴也。剥削人庶，酷虐之甚也。唯求财货，市井之业也。专事妖邪，顽器之性也。弗克负荷，不材之器也。凡此十者，灭天理，逆人伦，汝皆为之，不祥之甚也。欲免患祸，长守富贵，其可得乎！”后听与其子同处。炀帝即位，禁锢如初。宇文文化及之弑逆也，欲立秀为帝，群议不许。于是害之，并其诸子。

庶人谅，字德章，一名杰，小字益钱。开皇元年，立为汉王。十二年，为雍州牧，加上柱国、右卫大将军。转左卫大将军。十七年，出为并州总管，帝幸温汤而送之。自山以东，至于沧海，南拒黄河，五十二州尽隶焉。特许以便宜，不拘律令。十八年，起辽东之役，以谅为行军元帅。至辽水，师遇疾疫，不利而还。十九年，突厥犯塞，以谅为行军元帅，竟不临戎。文帝甚宠爱之。

谅自以居天下精兵处，以太子谗废，居常快快，阴有异图。遂讽帝云：“突厥方强，太原即为重镇，宜修武备。”帝从之。于是大发工役，缮修器械，贮纳于并州。招集亡命，左右私人，殆将数万。王颀者，梁将王僧辩之子，少倜傥，有奇略，为谅谘议参军。萧摩诃者，陈氏旧将。二人俱不得志，每郁郁思乱，并为谅亲善。

及蜀王以罪废，谅愈不自安。会文帝崩，使车骑屈突通徵之，不赴，遂发兵反。总管司马皇甫诞谏，谅怒，收系之。王颀说谅曰：“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，若用此等，即宜长驱

深入，直据京都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。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，宜任东人。”谅不能专之。乃兼用二策，唱言：“杨素反，将诛之。”

总管府兵曹河东裴文安说谅曰：“井陘以西，是王掌据内，山东士马，亦为我有，宜悉发之。分遣羸兵，屯守要路，仍令随方略地；率其精锐，直入蒲津。文安请为前锋，王以大军继后，风行电击，顿于霸上，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。京师震扰，兵不暇集，上下相疑，群情离骇，我即陈兵号令，谁敢不从！旬日之间，事可定矣。”谅大悦。于是遣所署大将军余公理将兵出太谷，以趣河阳。大将军慕容良出滏口，以趣黎阳。大将军邓建出井陘，以略燕、赵。柱国乔钟馗出雁门。署文安为柱国，纥单贵、王聃、大将军茹茹天保、侯莫陈惠直指京师。未至蒲津百余里。谅忽改图，令纥单贵断河桥，守蒲州，而召文安。文安至曰：“兵机诡速，本欲出其不意。王既不行，文安又返，使彼计成，大事去矣。”谅不对。于是从乱者十九州，乃以王聃为蒲州刺史，裴文安为晋州，薛粹为绛州，梁菩萨为潞州，韦道正为韩州，张伯英为泽州。遣伪署大将军常伦进兵绛州，遇晋州司法仲孝俊之子，谓曰：“吾晓天文遁甲，今年起兵，得晋地者王。”孝俊闻之曰：“皇太子常为晋王，故曰晋地，非谓反徒也。”时潞州有官羊生羔，二首相背，以为谅之咎徵。

炀帝遣杨素率骑五千，袭王聃、纥单贵于蒲州，破之，于是率步骑四万趣太原。谅使赵子开守高壁，杨素击走之。谅大惧，拒素于蒿泽。属天大雨，谅欲旋师，王頔谏曰：“杨素悬军，士马疲弊，王以锐卒亲戎击之，其势必举。今见敌而还，示人以怯，阻战士之心，益西军之气，愿必勿还。”谅不从，退守清源。素进击之，谅与官兵大战，死者万八千人。谅退保

并州，杨素进击之，谅乃降。百僚奏谅罪当死，帝曰：“朕终鲜兄弟，情不忍言，欲屈法恕谅一死。”于是除名，绝其属籍，竟以幽死。

先是，并州谣言：“一张纸，两张纸，客量小兒作天子。”时伪署官告身皆一纸，别授则二纸。谅闻谣喜曰：“我幼字阿客，‘量’与‘谅’同音，吾于皇家最小。”以为应之。

子颢，因而禁锢。宇文化及弑逆之际，遇害。

炀帝三男：萧皇后生元德太子昭、齐王暕。萧嫔生赵王杲。

元德太子昭，炀帝长子也。初，文帝以开皇三年四月庚午，梦神自天而降，云是天神将生降。寤，召纳言苏威以告之。及闻萧妃在并州有娠，迎置大兴宫之客省。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，养于宫中，号大曹主。三岁时，于玄武门弄石师子，文帝与文献皇后至其所。文帝适患腰痛，举手冯后，昭因避去，如此者再三。文帝叹曰：“天生长者，谁复教乎！”由是大奇之。文帝尝谓曰：“当为尔娶妇。”应声而泣。文帝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汉王未婚时，恆在至尊所，一朝娶妇，便则出外。惧将违离，是以啼耳。”上叹其有至性，特钟爱焉。年十二，立为河南王。仁寿初，徙为晋王。拜内史令，兼左卫大将军。转雍州牧。炀帝即位，便幸洛阳宫，昭留守京师。及大业元年，帝遣使者立为皇太子。

昭有武力，能引强。性谦冲，言色恂恂，未尝忿怒。其有深可嫌责者，但云“大不是”。所膳不许多品，帷席极于俭素。臣吏有老父母，必亲问其安否，岁时皆有惠赐。其仁爱如此。明年，朝于洛阳，后数月，将还京师，愿得少留，帝不许。拜请无数，体素肥，因致劳疾。帝令巫者视之，云房陵王为祟。未几而薨，时年二十三。先是，太史奏言楚分有丧，于是改封越公杨素于楚。及昭薨日，而素亦薨，盖隋、楚同分也。诏内

史侍郎虞世基为哀册文，帝深追悼之。

昭妃慈州刺史博陵崔弘升女。后秦王妃以蛊毒获谴，昭奏曰：“恶逆者，乃新妇之姑，请离之。”乃娶滑国公京兆韦寿女为妃。昭有子三人：韦妃生恭皇帝，大刘良娣生燕王倓，小刘良娣生越王侗。

倓字仁安，敏慧美容，炀帝于诸孙中特所钟爱，常置左右。性好读书，尤重儒素，造次所及，有若成人。良娣早终，每忌日未尝不流涕呜咽，帝由是益奇之。宇文化及弑逆之际，倓觉变，欲入奏，恐露其事，因与梁公萧钜、千牛宇文晶等穿芳林门侧水窦入。至玄武门，诡奏曰：“臣卒中恶，命悬俄顷，请得面辞，死无所恨。”冀见帝，为司宫者所遏，竟不得闻。俄而难作，遇害，时年十六。

越王侗，字仁谨，美姿容，性宽厚。大业三年，立为越王。帝每巡幸，侗常留守东都。杨玄感反，与户部尚书樊子盖拒之。事平，朝于高阳，拜高阳太守。俄以本官留守东都。十三年，帝幸江都，复令侗与金紫光禄大夫段达、太府卿元文都、摄户部尚书韦津、右卫将军皇甫无逸等总留台事。

宇文化及之弑逆，文都等议尊立侗，大赦，改元曰皇泰。谥帝曰明，庙号世祖，追尊元德太子为孝成皇帝，庙号世宗，尊其母刘良娣为皇太后。以段达为纳言、右翊卫大将军、摄礼部尚书，王世充为纳言、左翊卫大将军、摄吏部尚书，元文都为内史令、左骁卫大将军，卢楚亦内史令，皇甫无逸为兵部尚书、右卫大将军，郭文懿为内史侍郎，赵长文为黄门侍郎，委以机务，为金书铁券，藏之宫掖。于时洛阳称段达等为“七贵”。

未几，宇文化及以秦王浩为天子，来次彭城，所经城邑，多从逆党。侗惧，遣使者盖琮、马公政招怀李密。密遂请降，

侗大忻悦，礼其使甚厚。即拜密为太尉、尚书令、魏国公，令拒化及。仍下书曰：

我大隋之有天下，于兹三十八载。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。载造区夏。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，混一华戎。东暨蟠木，西通细柳，前逾丹徼，后越幽都，日月之所临，风雨之所至，圆首方足，禀气食毛，莫不尽入提封，皆为臣妾。加以宝贖毕集，云瑞咸臻，作乐制礼，移风易俗。智周寰海，万物咸受其赐；道济天下，百姓用而不知。世祖往因历试，统临南服，自居皇极，顺兹望幸。所以往岁省方，展礼肆观，停銮驻蹕，按驾清道，八屯如昔，七萃不移。岂意衅起非常，逮于轩陛，灾生不意，廷及冕旒。奉讳之日，五情崩殒，攀号荼毒，不能自胜。

且闻之自古，代有屯剥，贼臣逆子，何世无之。至如宇文化及，世传庸品。其父述，往属时来，早沾厚遇，赐以昏媾，置之公辅。位尊九命，禄重万钟，礼极人臣，荣冠世表，徒承海岳之恩，未有涓尘之答。化及以此下材，夙蒙顾眄，出入外内，奉望阶墀。昔陪藩国，统领卫兵，及从升皇祚，陪列九卿。但本性凶狠，恣其贪秽，或交结恶党，或侵掠商货，事重刑签，状盈狱筒。在上不遗簪履，恩加草芥，应至死辜，每蒙恕免。三经除解，寻复本职；再徙边裔，仍即追还。生成之恩，昊天罔极；奖擢之义，人事罕闻。化及枭獍为心，禽兽不若，从毒兴祸，倾覆行宫。诸王兄弟，一时残酷，痛暴行路，世不忍言。有穷之在夏时，犬戎之于周世，衅辱之极，亦未是过。朕所以刻骨崩心，饮胆尝血，瞻天视地，无处自容。

今王公卿士，庶尹百辟，咸以大宝鸿名，不可颠坠，元凶巨猾，须早夷殄，翼戴朕躬，嗣守宝位。顾惟寡薄，志不逮此。今者出黼宸而仗旄钺，释衰麻而擐甲冑，衔冤誓众，忍泪临兵，指日遣征，以平大盗。且化及伪立秦王之子，幽遏比于囚囚；

其身自称霸相，专擅拟于九五。履践禁御，据有宫关，昂首扬眉，初无惭色。衣冠朝望，外惧凶威，志士诚臣，内怀愤怨。以我义师，顺彼天道，泉夷丑族，匪夕伊朝。

太尉、尚书令魏公，丹诚内发，宏略外举，率勤王之师，讨违天之逆。果毅争先，熊罴竞进，金鼓振誓，若火焚毛，锋刃从横，如汤沃雪。魏公志存匡济，投袂前驱，朕亲御六军，星言继轨。以此众战，以斯顺举，攀山可以动，射石可以入。况贼拥此人徒，皆有离德，京都侍卫，西忆乡家，江左淳人，南思邦邑。比来表书骆驿，人信相寻。若王师一临，旧章暂睹，自应解甲倒戈，冰销弃散。且闻化及自恣，天夺其心，杀戮不辜，挫辱人士，莫不道路以目，号天踟地。朕今复仇雪耻，泉轅者一人，拯溺救焚，所哀者士庶。唯望天鉴孔殷，祐我宗社，亿兆感义，俱会朕心。泉戮元凶，策勋饮至，四海交泰，称朕意焉。兵卫军机，并受魏公节度。

密见使者，大悦，北面拜伏，臣礼甚恭，遂东拒化及。

七贵颇不协。未几，元文都、卢楚、郭文懿、赵长文等为世充所杀，皇甫无逸遁归京师。世充诣侗所陈谢，辞情哀苦。侗以为至诚，命之上殿，被发为盟，誓无贰志。自是侗无所关预。及世充破李密，众望益归之，遂自为郑王，总百揆，加九锡，备法物，侗不能禁。段达、云定兴等十人入见侗曰：“天命不常，郑王功德甚盛，愿陛下遵唐、虞之迹。”侗怒曰：“天下者，高祖之天下，东都者，世祖之东都。若隋德未衰，此言不可而发。必天命有改，亦何论于禅让！公等或先朝旧臣，或勤王立节，忽有斯言，朕亦何望！”神色凛然，侍卫者莫不流汗。既而退朝，对良娣而泣。世充更使谓曰：“今海内未定，须得长君，待四方义安，复子明辟。必若前盟，义不违负。”侗不得已，逊位于世充，遂被幽于含凉殿。世充僭伪号，封潞

国公。

有宇文儒童、裴仁基等谋诛世充，复尊立侗。事泄，并见害。世充兄世恽因劝世充害侗。世充遣其侄行本赍鸩诣侗曰：“愿皇帝饮此酒。”侗知不免，请与母相见，不许。遂布席焚香礼佛，祝曰：“从今以去，不生帝王尊贵家。”及仰药，不能时绝，更以帛缢之。世充伪谥曰恭皇帝。

齐王暕，字世拙，小字阿孩。美容仪，疏眉目，少为文帝所爱。开皇中，立为豫章王。及长，颇涉经史。尤工骑射。初为内史令。仁寿中，拜扬州总管、江淮以南诸军事。炀帝即位，进封齐王。大业二年，帝初入东都，盛陈卤簿，暕为军导。转豫州牧。俄而元德太子薨，朝野注望，咸以暕当嗣。帝又敕吏部尚书牛弘妙选官属，公卿由是多进子弟。明年，转雍州牧，寻徙河南尹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元德太子左右二万余人悉隶于暕，宠遇益隆。自乐平公主及诸戚属竞来致礼，百官称谒，填咽道路。

暕颇骄恣，昵近小人，所行多不法。遣乔令则、刘虔安、裴该、皇甫谏、匡狄仲

筠、陈智伟等采求声色狗马。令则等因此放纵，方人家有女者，辄矫暕命呼之，载入暕宅，因缘藏匿，恣行淫秽而后遣之。仲筠、智伟二人诣陇西，挝炙诸胡，责其名马，得数匹以进于暕。暕令还主，仲筠等诈言王赐，将归家，暕不之知也。又乐平公主尝奏帝，云柳氏女美者，帝未有所答。久之，主复以柳氏进暕，暕纳之。后帝问主柳氏女所在，主曰：“在齐王所。”帝不悦。暕于东都营第，大门无故崩，应事楹中折，识者以为不祥。后从帝幸榆林，暕督后军，步骑五万，恆与帝相去数十里而舍。会帝于汾阳宫大猎，诏暕以千骑入围。暕大获麋鹿以献，而帝未有得也，怒从官，皆言为暕左右所遏，兽不

得前。帝于是怒，求暕罪失。时制县令无故不得出境，有伊阙令皇甫诩幸于暕，违禁将之汾阳宫；又京兆人达奚通有妾王氏善歌，贵游宴聚，多或要致，于是展转亦入王家。御史韦德裕希旨劾暕。帝令甲士千余，大索暕第，因穷其事。

暕妃韦氏，户部尚书冲之女也，早卒。暕遂与妃姊元氏妇通，生一女。外人皆不得知，阴引乔令则于第内酣宴，令则称庆，脱暕帽以为欢。召相工遍视后庭，相工指妃姊曰：“此产子者当为皇后，贵不可言。”时国无储副，暕自谓次当得立。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，内常不安，阴挟左道，为厌胜事。至是，皆发。帝大怒，斩令则等数人，妃姊赐死，暕府僚皆斥之边远。时赵王杲犹在孩孺，帝谓侍臣曰：“朕唯有暕一子，不然者，当肆诸市朝，以明国宪也。”

暕自是恩宠日衰，虽为京尹，不复关预时政。帝恆令武贲郎将一人监其府事，暕有微失，辄奏之。帝亦虑暕生变，所给左右，皆以老弱备员而已。暕每怀危惧，心不自安。又帝在江都宫元会，暕具法服将朝，无故有血从裳中而下；又坐斋中，见群鼠数十，至前而死，视皆无头。暕甚恶之。俄而化及作乱，兵将犯辇，帝闻之，顾萧后曰：“得非阿孩也？”其见疏忌如此。化及复令人捕暕，时尚卧未起，贼进，暕惊曰：“是何人？”莫有报者。暕犹谓帝令捕之，曰：“诏使且缓，儿不负国家！”贼曳至街，斩之，及其二子亦遇害。暕竟不知杀者为谁。时年三十四。

有遗腹子愍，与萧后同入突厥，处罗可汗号为隋王。中国人没入北蕃者，悉配之以为部落，以定襄城处之。及突厥灭，乃获之。贞观中，位至尚衣奉御，永徽初，卒。

赵王杲，小字季子。年七岁，以大业九年封赵王。寻授光禄大夫，历河南尹，行江都太守。杲聪令，美容仪，帝有所制

词赋，杲多能诵之。性至孝，尝见帝风动，不进膳，杲亦终日不食。又萧后尝灸，杲先请试炷，后不许之。杲泣请曰：“后所服药，皆蒙尝之。今灸，愿听尝炷。”悲咽不已。后为停灸，由是尤钟爱。后遇化及反，杲在帝侧，号恸不已。裴虔通使斩之帝前而血湔御服。时年十二。

论曰：周建懿亲，汉开盘石，内以敦睦九族，外以辑宁亿兆，深根固本，崇奖王室，安则有以同其乐，衰则有以恤其危，所由来久矣。自魏、晋已下，多失厥中，不遵王度，各徇所私。抑之则势齐于匹夫，抗之则权侔于万乘，矫枉过正，非一时也。得失详于前史，不复究而论焉。隋文昆弟之恩，素非笃睦，闺房之隙，又不相容。至于二世承基，兹弊愈甚。是以滕穆暴薨，人皆窃议，蔡王将没，自以为幸。唯卫王养于献后，故任遇特隆，而诸子迁流莫知死所，悲夫！其锡以茅土，称为盘石，特无甲兵之卫，居与阜吏为伍。外内无虞，颠危不暇，时逢多难，将何望哉！河间属乃葭葶，地非宠逼，故高位厚秩，与时终始。杨庆二三其德，志在苟生，变本宗如反掌，弃慈母若遗迹，及身而绝，固宜然矣。文帝五子，莫有终其天年。房陵资于骨肉之亲，笃于君臣之义，经纶缔构，契阔夷险，抚军临国，凡二十年。虽三善未称，而视膳无阙。恩宠既变，谗言间之，顾复之慈，顿隔于人理；父子之道，遂灭于天性，隋室将亡之效，众庶皆知之矣。《慎子》曰：“一兔走街，百人逐之；积兔于市，过者不顾。”岂其无欲哉？分定故也。房陵分定久矣，而帝一朝易之，开逆乱之源，长觊觎之望。又维城肇建，崇其威重，恃宠而骄，厚自封植，进之既逾制，退之不以道，俊以忧卒，实此之由。俄属天步方艰，谗人已胜，尺布斗粟，莫肯相容。秀窥岷、蜀之阻，谅起晋阳之甲，成兹乱常之衅，盖亦有以动之也。《棠棣》之诗徒赋，有庠之封无期，或幽囚于囹圄，

或颠殒于鸩毒。本根既绝，枝叶毕翦，十有余年，宗社沦陷。自古废嫡立庶，覆族倾宗者多矣，考其乱亡之祸，未若有隋之酷。《诗》云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后之有国有家者，可不深戒哉！元德谨重，有君人之量，降年不永，哀哉！齐王敏慧可称，志不及远，颇怀骄僭，故帝疏而忌之，内无父子之亲，貌展君臣之敬。身非积善，国有余殃，至令赵及燕、越，皆不得死，悲夫！

## 卷第七十二

### 列传第六十

高颀 牛弘 李德林

高颀，字昭玄，一名敏，自言勃海蓀人也。其先因官北边，没于辽左。曾祖皓，以太和中自辽东归魏，官至卫尉卿。祖孝安，位兖州刺史。父宾，仕东魏，位谏议大夫。大统六年，避谗弃官奔西魏，独孤信引宾为僚佐，赐姓独孤氏。及信诛，妻子徙蜀。隋文献皇后以宾父之故吏，每往来其家。宾敏于从政，果敢断决。赐爵武阳县伯，历位齐公宪府长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襄州总管府司录，卒于州。及颀贵，开皇中，赠礼部尚书、武阳公，谥曰简。颀少明敏，有器局，略涉文史，尤善词令。初，孩孺时，家有柳树，高百许尺，亭亭如盖。里中父老曰：“此家当出贵人。”年十七，周齐王宪引为记室。袭爵武阳县伯，再迁内史下大夫。以平齐功，拜开府。

隋文帝得政，素知颀强明，久习兵事，多计略，意欲引之入府。遣邗公杨惠谕意，颀承旨忻然，曰：“愿受驱驰。纵公事不成，亦不辞灭族。”于是为府司录。时长史郑译、司马刘昉并以奢纵被疏，帝弥属意于颀，委以心膂。尉迟迥起兵也，帝令韦孝宽伐之，军至河阳，莫敢先进。帝以诸将不一，令崔仲方监之，仲方辞以父在山东。时颀见刘昉、郑译等并无去意，遂自请行，深合上旨。受命便发，遣人辞母云，忠孝不可两兼，

歔歔就路。至军，为桥于沁水，贼于上流纵火筏，颍预为土狗以御之。既度，焚桥而战，大破之。军还，侍宴于卧内，帝撤御帷以赐之。进位柱国，改封义宁县公，迁丞相府司马，任寄益隆。及帝受禅，拜尚书左仆射、纳言，进封勃海郡公。朝臣莫与为比，帝每呼为独孤而不名也。颍佯避权势，上表逊位，让于苏威。帝欲成其美，听解仆射。数日，帝曰：“苏威高蹈前朝，颍能举善。吾闻进贤受上赏，宁可令去官！”于是令颍复位。俄拜左卫大将军，本官如故。突厥屡为边患，诏颍镇遏缘边。及还，赐马百疋，牛羊千计。领新都大监，制度多出于颍。颍每坐朝堂北槐树下以听事，其树不依行列，有司将伐之。帝特命勿去，以示后人。其见重如此。又拜左领军大将军。余官如故。母忧去职，二旬，起令视事。颍流涕辞让，不许。

开皇二年，长孙览、元景山等伐陈，令颍节度诸军。会陈宣帝殂，颍以礼不伐丧，奏请班师。萧岩之叛，诏颍绥集江汉，甚得人和。帝尝问颍以取陈之策，颍曰：“江北地寒，田收差晚，江南土热，水田早熟。量彼收获之际，微征士马，声言掩袭。贼必屯兵御守，足得废其农时。彼既聚兵，我更解甲，再三若此，贼以为常。后更集兵，彼必不信，犹豫之顷，我乃济师，登陆而战，兵气益倍。又江南土薄，舍多竹茅，所有储积，皆非地窖。密遣行人，因风纵火，待彼修立，而更烧之。不出数年，自可财力俱尽。”帝用其策，由是陈人益弊。

九年，晋王广大举伐陈，以颍为无帅长史，三军皆取断于颍。及陈平，晋王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。颍曰：“武王灭殷，戮妲己。今平陈国，不宜取丽华。”乃命斩之。王甚不悦。及军还，以功加上柱国，进爵齐国公，赐物九千段，定食千乘县千五百户。帝劳之曰：“公伐陈后，人云公反，朕已斩之。君臣道合，非青蝇所间也。”颍又逊位，优诏不许。

是后右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，前后短颍于帝。帝怒，皆被疏黜。因谓颍曰：“独孤公犹镜也，每被磨莹，皎然益明。”未几，尚书都事姜晔、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并奏称水旱不调，罪由高颍，请废黜之。二人俱得罪而去，亲礼逾密。帝幸并州，留颍居守。及还，赐缣五千匹，行宫一所为庄舍。其夫人贺拔氏寝疾，中使顾问不绝。帝亲幸其第，赐钱百万，绢万匹，复赐以千里马。尝从容命颍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，颍曰：“贺若弼先献十策，后于蒋山苦战破贼。臣文吏耳，焉敢与猛将论功！”帝大笑，时论嘉其有让。寻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，前后尝赐，不可胜计。

时荧惑入太微，犯左执法。术者刘暉私于颍曰：“天文不利宰相，可修德以禳之。”颍不自安，以暉言奏之。上厚加赏慰。突厥犯塞，以颍为元帅击破之。又出白道，进图入磧，遣使请兵，近臣言颍欲反，帝未有所答，颍亦破贼而还。

时太子勇失爱，帝潜有废立志，谓颍曰：“晋王妃有神告之，言王必有天下。”颍跪曰：“长幼有序，不可废。”遂止。独孤皇后知颍不可夺，阴欲去之。初，颍夫人卒，后言于帝曰：“高仆射老矣，而丧夫人，陛下何以不为之娶？”帝以后言告颍，颍流涕谢曰：“臣今已老，退朝唯斋居读佛经而已。虽陛下垂哀之深，至于纳室，非臣所原。”帝乃止。至是，颍爱妾产男，帝闻极欢，后甚不悦，曰：“陛下当复信颍邪？始陛下欲为颍娶，颍心存爱妾，面欺陛下，今其诈已见。”帝由是疏颍。

会议伐辽东，颍固谏不可。帝不从，以颍为元帅长史，从汉王征辽东，遇霖潦疾疫，不利而还。后言于帝曰：“颍初不欲行，陛下强之，妾固知其无功矣。”又帝以汉王年少，专委军于颍。颍以任寄隆重，每怀至公，无自疑意。谅所言多不用，

因甚衔之。及还，谅泣言于后曰：“免颍杀，幸矣！”帝闻，弥不平。俄而上柱国王积以罪诛，当推覆之际，乃有禁中事，云于颍处得之。帝欲成颍罪，闻此大惊。时上柱国贺若弼、吴州总管宇文幹、刑部尚书薛胄、户部尚书斛律孝卿、兵部尚书柳述等明颍无罪，帝愈怒，皆以之属吏。自是朝臣莫敢言。颍竟坐免，以公就第。

未几，帝幸秦王俊第，召颍侍宴。颍歔歔悲不自胜，独孤皇后亦对之泣，左右皆流涕。帝谓曰：“朕不负公，公自负朕也。”因谓侍臣曰：“我于高颍胜儿子，虽或不见，常似目前。自其解落，瞑然忘之，如本无高颍。不可以身要君，自云第一也。”顷之，颍国令上颍阴事，称：“其子表仁谓颍曰：‘昔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，遂有天下。公今遇此，安知非福？’于是帝大怒，囚颍于内史省而鞠之。宪司复奏颍他事，云：‘沙门真觉尝谓颍曰：‘明年国有大丧。’尼令晖复云：‘十七、八年，皇帝有大厄。十九年不可过。’帝闻益怒，顾谓群臣曰：‘帝王岂可力求。孔丘以大圣之才，作法垂于后代，宁不欲大位邪？天命不可耳。颍与子言，自比晋帝，此何心乎？’有司请斩之，帝曰：‘去年杀虞庆则，今兹斩王积，如更诛颍，天下谓我何！’于是除颍名。初，颍为仆射，其母诫之曰：‘汝富贵已极，但有斫头耳，尔其慎之！’颍由是常恐祸变。及此，颍欢然无恨色，以为得免祸。”

炀帝即位，拜太常卿。时有诏收周、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。颍奏：“此乐久废。今若征之，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，递相教习。”帝不悦。帝时侈靡，声色滋甚，又起长城之役。颍甚病之，谓太常丞李懿曰：“周天元以好乐而亡，殷监不进，安可复尔！”时帝遇启人可汗恩礼过厚，颍谓太府卿何稠曰：“此虜颇知中国虚实、山川险易，恐为后患。”复谓观王雄曰：

“近来朝廷殊无纲纪。”有人奏之，帝以为讪谤朝政，诛之，诸子徙边。

颍有文武大略，明达政务。及蒙任寄之后，竭诚尽节，进引贞良，发天下为己任。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韩禽等皆颍所荐，各尽其用，为一代名臣。自余立功立事者，不可胜数。当朝执政将二十年，朝野推服，物无异议，时致升平，颍之力也。论者以为真宰相。及诛，天下入不伤惜，至今称冤不已。所有奇策良谋及损益时政，颍皆削稿，代无知者。

子盛道，位莒州刺史，徙柳城卒。道弟弘德，封应国公，晋王记室；次弟表仁，勃海郡公。徙蜀郡。

牛弘，字里仁，安定鹑觚人也。其先尝避难，改姓辽氏。祖炽，本郡中正。父元，魏侍中、工部尚书、临泾公，复姓牛氏。弘在襁褓，有相者见之，谓其父曰：“此儿当贵，善爱养之。”及长，须貌甚伟，性宽裕，好学博闻。仕周，历位中外府记室、内史上士、纳言上士，专掌文翰，修起居注。后袭封临泾公，转内史下大夫、仪同三司。开皇初，授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。弘以典籍遗逸，上表请开献书之路，曰：

昔周德既衰，旧经紊弃。孔子以大圣之才，开素王之业，宪章祖述，制《礼》刊《诗》，正五始而修《春秋》，阐《十翼》而弘《易》道。及秦皇馭宇，吞灭诸侯，先王坟籍，扫地皆尽。此则书之一厄也。汉兴，建藏书之策，置校书之官。至孝成之代，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，诏刘向父子讎校篇籍。汉之典文，于斯为盛。及王莽之末，并从焚烬。此则书之二厄也。光武嗣兴，尤重经诂，未及下车，先求文雅。至肃宗亲临讲肄，和帝数幸书林，其兰台、石室、鸿都、东观，秘牒填委，更倍于前。及孝献移都，吏人扰乱，图书缣帛，皆取为帷囊。所收而西，载七十余乘，属西京大乱，一时燔荡。此则书之三

厄也。魏文代汉，更集经典，皆藏在秘书，内外三阁，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，论者美其殊紫有别。晋氏承之，文籍尤广。晋秘书监荀勖定魏《内经》，更著《新簿》。属刘、石冯陵，从而失坠。此则书之四厄也。永嘉之后，寇窃竞兴，其建国立家，虽传名号，宪章礼乐，寂灭无闻。刘裕平姚，收其图籍，《五经》子史，才四千卷，皆赤轴青纸，文字古拙，并归江左。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《七略》，撰为《七志》。梁人阮孝绪亦为《七录》。总其书数，三万余卷。及侯景度江，破灭梁室，秘省经籍，虽从兵火，其文德殿内书史，宛然犹存。萧绎据有江陵，遣将破平侯景，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，悉送荆州。及周师入郢，绎悉焚之于外城，所收十才一二。此则书之五厄也。

后魏爰自幽方，迁宅伊洛，日不暇给，经籍阙如。周氏创基关右，戎车未息。保定之始，书止八千，后加收集，方盈万卷。高氏据有山东，初亦采访，验其本目，残阙犹多。及东夏初平，获其经史，四部重杂，三万余卷。所益旧书，五千而已。今御出单本，合一万五千余卷，部帙之间，仍有残缺。比梁之旧目，止有其半。至于阴阳《河洛》之篇，医方图谱之说，弥复为少。

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，数遭五厄，兴集之期，属膺圣代。今秘藏见书，亦足披览，但一时载籍，须令大备。不可王府所无，私家乃有。若猥发明诏，兼开购赏，则异典必致，观阁斯积。

上纳之，于是下诏，献书一卷，赉缣一疋。一二年间，篇籍稍备。进爵奇章公。

三年，拜礼部尚书，奉敕修撰《五礼》，勒成百卷，行于当代。弘请依古制，修立明堂，上议曰：

窃谓明堂者，所以通神灵，感天地，出教化，崇有德。黄帝曰合宫，尧曰五府，舜曰总章，布政兴教，由来尚矣。《周官考工记》曰：“夏后氏代室，堂脩二七，广四脩一。”郑玄注云：“脩十四步，其广益以四分脩之一，则广十七步半也。”“殷人重屋，堂脩七寻，四阿重屋。”郑云：“其脩七寻，广九寻也。”“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南北七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。”郑玄云：“此三者，或举宗庙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明其制同也。”马融、王肃、干宝所注，与郑亦异，今不具出。汉司徒马宫议云“夏后氏代室，室显于堂，故命以室。

殷人重屋，屋显于堂，故命以屋。周人明堂，堂大于夏室，故命以堂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，周人明堂，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。”若据郑玄之说，则夏室大于周堂，如依马宫之言，则周堂大于夏室。后王转文，周大为是。但宫之所言，未详其义。此皆去圣久远，《礼》文残缺，先儒解说，家异人殊。郑注《玉藻》亦云：“宗庙路寝，与明堂同制。”《王制》曰：“寝不逾庙，明大小是同”。今依郑注，每室及堂，止有一丈八尺，四壁之外，四尺有余。若以宗庙论之，祫享之日，周人旅酬六尸，并后祫为七，先公昭穆二尸，先王昭穆二尸，合十一尸，三十六主，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，愚不及此。若以正寝论之，便须朝宴。据《燕礼》：“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屣升坐。”是知天子宴，则三公九卿并升堂。《燕义》又云：“席小卿次上卿。”言皆侍席。止于二筵之间，岂得行礼？若以明堂论之，总享之时，五帝各于其室。设青帝之位，须于木室内少北西面。太昊从食，坐于其西，近南北面。祖宗配享者，又于青帝南，稍退西面。丈八之室，神位有三，加以簠簋豆筴，牛羊之俎，四海九州美物咸设，复须席上升歌，出樽反玷，揖让升降，亦以隘矣。据兹而说，近是不然。案刘

向别录及马宫、祭邕等所见，当时有《古文明堂礼》、《王居明堂礼》、《明堂图》、《明堂大图》、《明堂阴阳》、《太山通义》、《魏文侯孝经传》等，并说古明堂事。其书皆亡，莫得而正。今《明堂月令》者，郑玄云是吕不韦著，《春秋十二纪》之首章，礼家钞合为记。祭邕、王肃云周公作，《周书》有《月令》第五十三，即此也。各有证明，文多不载。束皙以为夏时书。刘瓛云：“不韦鸠集儒者，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。不韦安能独为此记？”今案不得全称周书，亦不可即为秦典，其内杂有虞、夏、殷之法，皆圣王仁恕之政也。蔡邕具为章名，又论之曰：“明堂所以宗祀其祖，以配上帝也。”夏后氏曰代室，殷人曰重屋，周人曰明堂。东曰青阳，南曰明堂，西曰总章，北曰玄堂，内曰太室。圣人南面而听，响明而治，人君之位莫不正焉。故虽有五名，而主以明堂也。制度之数，各有所依。方一百四十四尺，坤之策也，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，乾之策也。太庙明堂方六丈，通天屋径九丈，阴阳九六之变，且圆盖方覆，九六之道也。

八闑以象卦，九室以象州，十二宫应日辰。三十六户，七十二牖，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。户皆外设而不闭，示天下以不藏也。通天屋高八十一尺，黄钟九九之实也。二十八柱布四方，四方七宿之象也。堂高三尺，以应三统，四向五色，各象其行。水阔二十四丈，象二十四气，于外，以象四海。王者之大礼也。”观其模范天地，则象阴阳，必据古文，义不虚出。今若直取《考工》，不参《月令》，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，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。汉代二京所建，与此说悉同。

建安之后，海内大乱，魏氏三方未平，无闻兴造。晋则侍中裴頠议“直为一殿，以崇严父之祀，其余杂碎，一皆除之。”宋、齐已还，咸率兹礼，前王盛事，于是不行。后魏代都所造，

也自李冲，三三相重，合为九屋。檐不覆基，房间通街，穿凿处多，迄无可取。及迁洛阳，更加营构，五九纷竞，遂至不成。宗祀之事，于焉靡托。

今皇猷遐阐，化覃海外，方建大礼，垂之无穷。弘等不以庸虚，谬当议限。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？《尚书帝命验》曰：“帝者承天立五府，赤曰文祖，黄曰神斗，白曰显纪，黑曰玄矩，苍曰灵府。”郑玄注曰：“五府与周明堂同矣。”且三代相沿，多有损益，至于五室，确然不变。夫室以祭天，天实有五，若立九室，四无所用。布政视朔，自依其辰。郑司农云：“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”，不云居室。郑玄亦云“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。”《礼图》画个，皆在堂偏，是以须为五室。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？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“明堂者，上圆下方，八窗四达，布政之宫。”《礼记盛德篇》曰：“明堂四户八牖，上圆下方。”是以须为圆方。明堂必须重屋者何？案《考工记》，夏言“九阶，四旁两夹窗，门堂三之二，室三之一。”殷、周不言者，明一同夏制。殷言“四阿重屋”，周承其后不言屋，制亦尽同可知也。其“殷人重屋”之下，本无五室之文。郑注云：“五室者，亦据夏以知之。”明周不云重屋，因殷则有，灼然可见。《礼记明堂位》曰：“太庙，天子明堂。”言鲁为周公之故，得用天子礼乐，鲁之太庙，与周之明堂同。又曰：“复庙重檐，刮楹达响，天子之庙饰。”郑注：“复庙，重屋也。”据庙既重屋，明堂亦不疑矣。《春秋》文公十三年，太室屋坏，《五行志》曰：“前堂曰太庙，中央曰太室，屋其上重者也。”服虔亦云“太室，太庙之上屋也。”《周书·作洛篇》曰：“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，咸有四阿反玷，重亢重廊。”孔晁注云：“重亢，累栋；重廊，累屋也。”依《黄图》所载，汉之宗庙皆为重屋。此去古犹近，遗法尚存，是以须为重屋。

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？《礼记盛德篇》云：“明堂者，明诸侯尊卑也。外水曰辟雍。”《明堂阴阳录》曰：“明堂之制，周圆行水，左旋以象天，内有太室，以象紫宫。”此则明堂有水之明文也。然马宫、王肃以为明堂、辟雍、太学同处，蔡邕、卢植亦以为明堂、灵台、辟雍、太学同实异名。邕云：“明堂者，取其宗祀之清貌，则谓之清庙，取其正室，则曰太室，取其堂，则曰明堂，取其四门之学，则曰太学，取其周水圆如璧，则曰辟雍，其实一也。”其言别者，《五经通义》曰：“灵台以望气，明堂以布政，辟雍以养老教学。”三者不同。袁准、郑玄亦以为别。历代所疑，岂能辄定？今据《郊祀志》云：“欲为明堂，未晓其制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《明堂图》，一殿无壁，盖之以茅，水圆宫垣，天子从之。”以此而言，其来则久。汉中元二年，起明堂、辟雍、灵台于洛阳，并别处。然明堂并有璧水，李尤明堂铭曰“流水洋洋”是也。以此须有辟雍。

今造明堂，须以礼经为本。形制依于周法，度数取于《月令》，遗阙之处，参以余书，庶使该详沿革之理。其五室九阶，上圆下方，四阿重屋，四旁两门，依《考工记》、《孝经》说。堂方一百四十四尺，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，太室方六丈，通天屋径九丈，八闑二十八柱，堂高三尺，四向五色，依《周书月令》论。殿垣方在内，水周如外，水内径三百步，依《太山》、《盛德记》、《观礼经》。仰观俯察，皆有则象，足以尽诚上帝，祇配祖宗，弘风布教，作范于后矣。

上以时事草创，未边制作，竟寝不行。

六年，除太常卿。九年，诏定雅乐，又作乐府歌词，撰定圆丘五帝凯乐，并议乐事。弘上议云：

谨案礼，五声六律，十二管还相为宫。《周礼》奏黄钟，

歌大吕，奏太簇，歌应钟，皆旋相为宫之义。蔡邕《明堂月令章句》曰：“孟春月则太簇为宫，姑洗为商，蕤宾为角，南吕为徵，应钟为羽，大吕为变宫，夷则为变徵。他月放此。”故先王之作律吕也，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。扬子云曰：“声生于律，律生于辰。”故律吕配五行，通八风，历十二辰，行十二月，循环转运，义无停止。譬如立春木王火相，立夏火王土相，季夏余分，土王金相，立秋金王水相，立冬水王木相。递相为宫者，谓当其王月，名之为宫。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，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，便是春木不王，夏土不相。岂不阴阳失度，天地不通哉？刘歆《锺律书》云：“春宫秋律，百卉必凋；秋宫春律，万物必荣；夏宫冬律，雨霰必降；冬宫夏律，雷必发声。”以斯而论，诚为不易。且律十二，今直为黄钟一均，唯用七律，以外五律竟复何施？恐失圣人制作本意。故须依《礼》作还相为宫之法。

上曰：“不须作旋相为宫，且作黄钟一均也。”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：

谨案《续汉书律历志》：“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。房对：‘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。六十律相生之法：以上生下，皆三生二；以下生上，皆三生四。阳下生阴，阴上生阳，终于中吕，十二律毕矣。中吕上生执始，执始下生去灭，上下相生，终于南事，六十律毕矣。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，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。冬至之声，以黄钟为宫，太簇为商，姑洗为角，林钟为徵，南吕为羽，应钟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徵。此声气之元，五音之正也。故各统一日。其余以次运行，当日者各自为宫，而商徵以类从焉。’房又曰：‘竹声不可以度调，故作准以定数。准之状如瑟，长一丈而十三弦，隐间九尺，以应黄钟之律九寸。中央一弦，下画分寸，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。’执始之

类，皆房自造。房云受法于焦延寿，未知延寿所承也。至元和元年，待诏候钟律般彤上言：‘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。故待诏严嵩，具以准法教其子宣，愿召宣补学官，主调乐器。’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，其中二，其四不中，其六不知何律，宣遂罢。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。熹平六年，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。光等不知，归阅旧藏，乃得其器，形制如房书，犹不能定其弦缓急，故史官能辩清浊者遂绝。其可以相传者，唯大榘常数及候气而已。”据此而论，房法汉世已不能行。沈约《宋志》曰：“详案古典及今音家，六十律无施于乐。”《礼》云“十二管还相为宫”，不言六十。《封禅书》云“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，破为二十五弦。”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，亦所不用，取大乐必易，大礼必简之意也。

又议曰：

案《周官》云“大司乐掌成均之法。”郑众注云：“均，调也。乐师主调其音。”《三礼义宗》称“《周官》奏黄钟者，用黄钟为调，歌大吕者，用大吕为调。奏者谓堂下四县，歌者谓堂上所歌。但以一祭之间，皆用二调。”是知据宫称调，其义一也。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，各自为调。今见行之乐，用黄钟之宫，乃以林钟为调，与古典有违。案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，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，制十二笛。黄钟之笛，正声应黄钟，下徵应林钟，以姑洗为清角。大吕之笛，正声应大吕，下徵应夷则。以外诸均，例皆如是。然今所用林钟，是勖下徵之调。不取其正，先用其下，于理未通，故须改之。

上甚善其议，诏弘与姚察、许善心、何妥、虞世基等正定新乐。是后议置明堂，诏弘条上故事，议其得失。上甚敬重之。

时杨素恃才矜贵，贱侮朝臣，唯见弘未尝不改容自肃。素将击突厥，诣太常与弘言别。弘送素至中门而止，素谓曰：

“大将出征，故来叙别，何相送之近也？”弘遂揖而退。素笑曰：“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亦不以屑怀。寻授大将军，拜吏部尚书。

时帝又令弘与杨素、苏威、薛道衡、许善心、虞世基、崔子发等并召诸儒，论新礼降杀轻重。弘所立议，众咸推服之。及献皇后崩，王公已不下能定其仪注。杨素谓弘曰：“公旧学时贤所仰。今日之事，决在于公。”弘了不辞让，斯须之间，仪注悉备，皆有故实。素叹曰：“衣冠礼乐尽在此矣，非吾所及也！”弘以三年之丧。祥禫具有降杀，期服十一月而练者，无所象法，以闻于帝。帝下诏除期练之礼，自弘始也。

弘在吏部，先德行后文才，务在审慎。虽致缓滞，所有进用，并多称职。吏部侍郎高孝基，鉴赏机晤，清慎绝伦，然爽俊有余，迹似轻薄，时宰多以此疑之。唯弘深识其真，推心任委。隋之选举，于斯为最，时论服弘识度之远。

炀帝之在东宫，数有诗书遗弘，弘亦有答。及嗣位，尝赐弘诗曰：“晋家山吏部，魏代卢尚书，莫言先哲异，奇才并佐余。学行敦时俗，道素乃冲虚，纳言云阁上，礼仪皇运初。彝伦欣有叙，垂拱事端居。”其同被赐诗者，至于文词赞扬，无如弘美。大业二年，进位上大将军。三年，改右光禄大夫。从拜恆岳，坛墀珪币牲牢，并弘所定。还下太行山，炀帝尝召弘入内帐，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。其亲重如此。弘谓其子曰：“吾受非常之遇，荷恩深重。汝等子孙，宜以诚敬自立，以答恩遇之隆。”六年，从幸江都，卒。帝伤惜之，赙赠甚厚。归葬安定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大夫、文安侯，谥曰宪。

弘荣宠当世，而车服卑俭，事上尽礼，待下以仁，讷于言而敏于行。上尝令宣敕，弘至阶下，不能言，退还拜谢，云并忘之。上曰：“传语小辩，故非宰臣任也。”愈称其质真。大

业之代，委遇弥隆。性宽厚，笃志干学，虽职务繁杂，书不释手。隋室旧臣，始终信任，悔吝不及，唯弘一人而已。弟弼，好酒而酗，尝醉射杀弘驾车牛，弘还宅，其妻迎谓曰：“叔射杀牛。”弘闻，无所怪问，直答曰：“作脯。”坐定，其妻又曰：“叔忽射杀牛，大是异事。弘曰：“已知。”颜色自若，读书不辍。其宽和如此。有文集十二卷行于世。

长子方大，亦有学业，位内史舍人。

次子方裕，凶险无仁心，在江都与裴虔通等谋杀逆，事见《司马德戡传》。

李德林，字公辅，博陵安平人。祖寿，魏湖州户曹从事。父敬族，历太学博士、镇远将军。魏静帝时，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，以为内校书，别在直阁省。德林幼聪敏，年数岁，诵左思《蜀都赋》，十余日便度。高隆之见而叹异之，遍告朝士云：“若假其年，必为天下伟器。”鄴京人士多就宅观之，月余车马不绝。年十五，诵《五经》及古今文集，日数千言。俄而该博坟典，阴阳纬候无不通涉。善属文，词核而理畅。魏收尝对高隆之谓其父曰：“贤子文笔，终当继温子升。”隆之大笑曰：“魏常侍殊已嫉贤，何不近比老彭，乃远求温子！”

年十六，遭父艰，自驾灵舆，反葬故里。时严寒，单褰跣足，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。居贫，感轸，母氏多疾，方留心典籍，无复宦情。其后母病稍愈，逼令仕进。齐任城王湝为定州刺史，重其才，召入州馆，朝夕同游，殆均师友。后举秀才，尚书令杨遵彦考为上第，授殿中将军。及长广王作相，引为丞相府行参军。未几，王即帝位，累迁中书舍人，加通直散骑侍郎，别典机密。寻丁母艰，以至孝闻，朝廷嘉之。裁百日，夺情起复，固辞不起。魏收与阳休之论《齐书》起元事，百司会议。收与德林致书往复，词多不载。后除中书侍郎，仍诏修国

史，时齐帝留情文雅，召入文林馆，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同判文林馆事。累迁仪同三司。

周武帝平齐，遣使就宅宣旨云：“平齐之利，唯在于尔，宜入相见。”仍令从驾至长安，授内史上士，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，一以委之。周武谓群臣曰：“我常日唯闻李德林与齐朝作书檄，我正谓其是天上人。岂言今日得其驱使，复为我作文书，极为大异。”神武公纥豆陵毅答曰：“臣闻明主圣王，得骐驎凤皇为瑞，是圣德所感，非力能致之。瑞物虽来，不堪使用。如李德林来受驱策，亦是陛下圣德感致，有大才用，胜于骐驎凤皇远矣。”帝大笑曰：“诚如公言。”宣政末，授御正下大夫。后赐爵成安县男。

宣帝大渐，隋文帝初受顾命，令邗国公杨惠谓德林曰：“朝廷赐令总文武事，今欲与公共成，必不得辞。”德林答曰：“愿以死奉公。”隋文大悦，即召与语。刘昉、郑译初矫诏召隋文受命辅少主，总知内外兵马事。译欲授隋文冢宰，译自摄大司马，昉为小冢宰。德林私启：“宜作大丞相，假黄钺，都督内外诸军事。”遂以译为相府长史。昉为相府司马，二人由是不平。以德林为相府属，加仪同大将军。

未几而三方构乱，指授兵略，皆与之参详。军书羽檄，朝夕顿至，一日之中，动逾百数。或机速竞发，口授数人，文意百端，不加治点。郟公韦孝宽为东道元帅，师次永桥，沁水长，孝宽师未得度。长史李询密启：“诸大将受尉迟迥饷金。”隋文得启，以为忧，议欲代之。德林曰：“临敌代将，自古所难，乐毅所以辞燕，马服以之败赵也。公但以一腹心，明于智略，素为诸将所信伏者，速至军所，观其情伪。纵有异意，必不敢动。”隋文曰：“公不发此言，几败大事！”即令高颎驰驿往军所，为诸将节度，竟成大功。凡厥谋谟，皆此类也。进授丞

相府从事内郎。禅代之际，其相国总百揆、九锡殊礼诏策笺表玺书，皆德林之辞也。隋文癸祚之日，授内史令。初，将受禅，虞庆则等劝隋文尽灭宇文氏，德林固争以为不可。隋文怒，由是品位不加，唯依班例，授上仪同，进爵为子。

开皇元年，敕令与太尉于翼、高颀等同修律令。讫，奏闻，别赐骏马及九环金带。五年，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，勒成五卷，谓之《霸朝杂集》。隋文省读讫，明旦谓德林曰：“自古帝王之兴，必有异人辅佐。我昨读《霸朝集》，方知感应之理。昨宵恨夜长，不得早见公面。”于是追赠其父定州刺史、安平县公，谥曰孝。隋文后幸鄴，德林以疾不从。敕书追之，后御笔注云：“伐陈事意，宜自随也。”时高颀入京，上语颀曰：“德林若患未堪行，宜自至宅，取其方略。”帝以之付晋王广。

初，大象末，文帝以逆人王谦宅赐之，寻又改赐崔谦，帝令德林自选一好宅并庄店作替。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卫国县市店八十区为替。九年，车驾幸晋阳，店人表诉，称地是平人物，高氏强夺，于内造舍。上责德林。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，上不听，悉追店给所住者。由是嫌之。初，德林称其父为太尉谘议，以取赠官，李元操等阴奏之曰：“德林父终于校书，妄称谘议。”上甚衔之。至是，复庭议忤意，因数之曰：“公为内史，典朕机密，比不预计议者，以公不弘耳。朕方以孝理天下，故立五教以弘之。公言孝由天性，何须设教。然则孔子孙当说《孝经》也？又罔冒取店，妄加父官，朕实忿之而未能发。今当以一州相遣耳。”因出为湖州刺史。在州逢旱，课人掘井溉田，为考司所贬。岁余，卒官，时年六十一。赠大将军、廉州刺史，谥曰文。将葬，敕令羽林百人，并鼓吹一部，以给丧事，祭以太牢。

德林美容仪，善谈吐，器量沈深，时人未能测。齐任城王

潜、赵彦深、魏收、陆仰大相钦重。德林少孤，未有字，魏收谓之曰：“识度天才，必至公辅，吾辄以此字卿。”从宦已后，即典机密，性慎密，尝言古人不言温树，何足称也。少以才学见知，及位望稍高，颇伤自任，争竞之徒，更相谮毁。所以运属兴王，功参佐命，十余年间竟不徙级。所撰文集，勒成八十卷，遭乱亡失，见五十卷行于代。

子百药，博涉多才，词藻清贍。大业末，位建安郡丞。

## 卷第七十三

## 列传第六十一

梁士彦 元谐 虞庆则 元胄 达奚长儒 贺娄子干  
兄詮 史万岁 刘方 冯昱 王标 杨武通 陈永贵  
房兆 杜彦 周摇 独孤楷 弟盛 乞伏慧 张威 和洪  
阴寿 子世师 骨仪 杨义臣

梁士彦，字相如，安定乌氏人也。少任侠，好读兵书，颇涉经史。周武帝将平东夏，闻其勇决，自扶风郡守除为九曲镇将，进位上开府，封建威县公，齐人甚惮之。后以熊州刺史从武帝拔晋州，进位大将军，除晋州刺史。及帝还后，齐后主亲攻围之，楼堞皆尽，短兵相接。士彦慷慨自若，谓将士曰：“死在今日，吾为尔先！”于是勇烈齐奋，呼声动地，无一当百。齐师少却。乃令妻妾及军人子女，昼夜修城，三日而就。武帝六军亦至，齐师围解。士彦见帝，持帝须泣，帝亦为之流涕。时帝欲班师，士彦叩马谏。帝从之，执其手曰：“朕有晋州，为平齐之基，宜善守之。”及齐平，封郿国公，位上柱国、雍州主簿。宣帝即位，除徐州总管。与乌丸轨禽陈将吴明彻、裴忌于吕梁，略定淮南地。

隋文帝作相，转亳州总管。尉迟迥反，为行军总管，及韦孝宽击之，令家僮梁默等为前锋，士彦继之，所当皆破。及迥

平，除相州刺史。深见忌，徵还京师。闲居无事，恃功怀怨，与宇文忻、刘昉等谋反。将率僮仆候上享庙之际以发机。复欲于蒲州起事，略取河北，捉黎阳关，塞河阳路，劫调布为牟甲，募盗贼为战士。其甥裴通知而奏之。帝未发其事，授晋州刺史，欲观其志。士彦欣然谓昉等曰：“天也！”又请仪同薛摩儿为长史，帝从之。后与公卿朝谒，帝令执士彦、忻、昉等于行间，诘之状，犹不伏，捕薛摩儿至对之。摩儿具论始末云：“第二子刚垂泣苦谏，第三子叔谐曰：‘作猛兽须成斑。’”士彦失色，顾曰：“汝杀我！”于是伏诛，时年七十二。有子五人。

操字孟德，位上开府、义乡县公，早卒。

刚字永固，位大将军、通政县公、泾州刺史。以谏父获免，徙瓜州。叔谐坐士彦诛。

梁默者，士彦之苍头也，骁武绝人。士彦每从征伐，常与默陷阵。仕周，位开府。开皇末，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征突厥，进位大将军。又从平杨谅，授柱国。大业五年，从炀帝征吐谷浑，力战死之。赠光禄大夫。

元谐，河南洛阳人也，家世贵盛。谐性豪侠，有气调。少与隋文帝同受业于国子，甚相友爱。后以军功，累迁大将军。及帝为相，引致左右。谐谓帝曰：“公无党，譬如水间一堵墙，大危矣。公其勉之！”及帝受禅，顾谐笑曰：“水间墙竟何如也？”进位上大将军，封乐安郡公。奉诏参修律令。

时吐谷浑将定城王钟利旁率骑度河，连结党项。谐率兵出鄯州，趣青海，邀其归路。相遇于丰利山，谐击走之，又破其太子可博汗。其名王十七人、公侯十三人，各率其所部来降。诏授上柱国，别封一子县公。谐拜宁州刺史，颇有威惠。然性刚愎，好排诋，不能取媚于左右。尝言于上曰：“臣一心事主，不曲取人意。”上曰：“宜终此言。”后以公事免。

时上柱国王谊有功于国，与谐俱无位任，每相往来。胡僧告谐、谊谋反，帝按其事，无状，慰谕释之。未几，谊诛，谐渐被疏忌。然以龙潜之旧，每预朝请，恩礼无亏。及平陈，百僚大宴，谐进曰：“陛下威德远被，臣前请突厥可汗为候正，陈叔宝为令史，今可用臣言。帝曰：“朕平陈国，本以除逆，非欲夸诞。公之所奏，殊非朕心。突厥不知山川，何能警候？叔宝昏醉，宁堪驱使？”谐默然而退。

后数岁，有人告谐与从父弟上开府滂、临泽侯田鸾、上仪同祁绪等谋反。帝令按其事。有司奏：“谐谋令祁绪勒党项兵，既继巴蜀。时广平王雄、左仆射高颀二人用事，谐欲谮去之，云：‘左执法星动已四年矣，状一奏，高颀必死。’又言：‘太白犯月，光芒相照，主杀大臣，雄必当之。’谐与滂尝同谒帝，私谓滂曰：‘我是主人，殿上者贼也。’因令滂望气，滂曰：‘彼云似蹲狗走鹿，不如我辈有福德云。’”帝大怒，谐、滂、鸾、绪并伏诛，籍没其家。

虞庆则，京兆栌阳人也，本姓鱼。其先仕赫连氏，遂家灵武，世为北边豪杰。父祥，周灵武太守。庆则幼雄毅，性倨傲，身長八尺，有胆智，善鲜卑语，身被重铠，带两鞬，左右驰射，本州豪侠皆敬惮之。初以射猎为事，中更折节读书，常慕傅介子、班仲升之为人。仕周，为中外府外兵参军事，袭爵沁源县公。越王盛讨平稽胡，将班师，内史下大夫高颀与盛谋，须文武干略者镇遏之，表请庆则，于是拜石州总管。甚有威惠，稽胡慕义归者八千余户。

开皇元年，历位内史监、吏部尚书、京兆尹，封彭城郡公，营新都总监。二年，突厥入寇，庆则为元帅讨之。部分失所，士卒多寒冻，堕指者千余人。偏将达奚长儒率骑兵二千人别道邀贼，为虏所围，庆则按营不救。由是长儒孤军独战，死者十

八九。上弗之责也。寻迁尚书右仆射。后突厥主摄图将内附，请一重臣充使，诏庆则往。摄图恃强，庆则责以往事，摄图不服。其介长孙晟又说谕之，摄图及弟叶护皆拜受诏，因称臣朝贡，请永为藩附。初，庆则出使，帝敕曰：“我欲存立突厥，彼送公马，但取五三疋。”摄图见庆则，赠马千疋，又以女妻之。帝以庆则功高，皆无所问。授上柱国，封鲁国公，食任城县千户，以彭城公回授第二子义。

平陈后，帝幸晋王第，置酒会群臣。高颀等奉觞上寿。帝曰：“高颀平江南，虞庆则平突厥，可谓茂功矣。”杨素曰：“皆由至尊威德所被。”庆则曰：“杨素前出兵武牢、硖石，若非至尊威德，亦无克理。”遂互相长短。御史欲弹之，帝曰：“今日计功为乐，并不须劾。”帝观群臣宴射，庆则进曰：“臣蒙赉酒，令尽乐，御史在侧，恐醉被弹。”帝赐御史酒，遣之出。庆则奉觞上寿，极欢。帝谓诸公曰：“饮此酒，愿我与公等子孙常如今日，世守富贵。”九年，转为右卫大将军，寻改为右武侯大将军。

十七年，岭南人李世贤据州反，议欲讨之。诸将二三请行，皆不许。帝顾谓庆则曰：“位居宰相，爵为上公，国家有贼，遂无行意，何也？”庆则拜谢恐惧，帝乃遣焉。为桂州道行军总管，以妇弟赵什柱为随府长史。什柱与庆则爱妾通，恐事彰，乃宣言：“庆则不欲此行。”帝闻之。先是，朝臣出征，帝皆宴别，礼赐遣之。庆则南讨辞帝，帝色不悦，庆则由是怏怏不得志。暨平世贤还，归桂镇，观眺山川形势，曰：“此诚险固，加以足粮。若守得其人，攻不可拔。”遂使什柱驰诣京奏事，观帝颜色。什柱至京，因告庆则谋反。帝按验之，于是伏诛。拜什柱为大将军。

庆则子孝仁，幼豪侠任气，拜仪同，领晋王亲信。坐父事

除名。炀帝嗣位，以籀邸之旧，授候卫长史，兼领金谷监，监禁苑。有巧思，颇称旨。大业九年，伐辽，迁都水丞，充使监运，颇有功。然性奢华，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而自给。后或告其为不轨，遂见诛。

元胄，河南洛阳人，魏昭成帝之六代孙也。祖顺，魏濮阳王。父雄，武陵王。胄少英果，多武艺，美须眉，有不可犯之色。周齐王宪见而壮之，引致左右，数从征伐。官至大将军。隋文帝初被召入，将受顾托，先呼胄，次命陶澄，并委以腹心，恆宿卧内。及为丞相，每典军在禁中，又引弟威俱入侍卫。

周赵王招谋害帝，帝不之知，乃将酒肴诣其宅。赵王引帝入寝室，左右不得从，唯杨弘与胄兄弟坐于户侧。赵王令其二子进瓜，因将刺帝。及酒酣，赵王欲生变，以佩刀子刺瓜，连啖帝，将为不利。胄进曰：“相府有事，不可久留。”赵王呵之曰：“我与丞相言，汝何为者！”叱之使却。胄瞋目愤气，扣刀入卫。赵王问其姓名，胄以实对。赵王曰：“汝非昔事齐王者乎？诚壮士也！”因赐之酒，曰：“吾岂有不善之意邪？卿何猜警如是！”赵王伪吐，将入后阁，胄恐其为变，扶令上座，如此者再三。赵王称喉干，命胄就厨取饮，胄不动。会滕王迥后至，帝降阶迎之，胄耳语劝帝速去。帝犹不悟，曰：“彼无兵马，复何能为？”胄曰：“兵马悉他家物，一先下手，大事便去。胄不辞死，死何益邪？”复入坐。胄闻屋后有被甲声，遽请曰：“相府事殷，公何得如此？”因扶帝下床，趣而去。赵王将追帝，胄以身蔽户，王不得出。帝及门，胄自后而至。赵王恨不时发，弹指出血。及诛赵王，赏赐不可胜计。

帝受禅，封武陵郡公，拜左卫将军。寻迁右卫大将军。帝从容曰：“保护朕躬，成此基业，元胄功也。”历豫、亳、浙三州刺史。时突厥屡为边患，朝廷以胄素有威名，拜灵州总管，

北夷甚惮焉。徵为右卫大将军，亲顾益隆。尝正月十五日，帝与近臣登高，时胄下直，驰诏召之。及见，谓曰：“公与外人登高，未若就朕也。”赐宴极欢。晋王广每致礼焉。房陵王之废也，胄预其谋。帝正穷东宫事，左卫大将军元旻苦谏，杨素乃谮之。帝大怒，执旻于仗。胄时当下直，不去，因奏曰：“臣向不下直者，为防元旻耳。”复以此言激怒帝，帝遂诛旻。

蜀王秀之得罪，胄坐与交通，除名。炀帝即位，不得调。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岭南，将军丘和亦以罪废。胄与和有旧，因数从之游，酒酣，谓和曰：“上官政诚壮士也，今徙岭表，得无大事乎？”因自拊腹曰：“若是公者，不徒然矣！”和明日奏之，胄竟坐死。于是徵政为骁骑将军。拜和代州刺史。

达奚长儒，字富仁，代人也。祖俟，魏定州刺史。父庆，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长儒少怀节操，胆烈过人。十五，袭爵乐安公。为周文帝引为亲信，以质直恭朴，授子都督。数有战功。天和中，除渭南郡守，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从武帝平齐，迁上开府，进爵成安郡公，别封一子县公。宣政元年，除左将军勇猛中大夫。后与乌丸轨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，陈援军至，轨令长儒拒之。长儒取车轮数百，系以大石，沉之清水，连毂相次以待之。船舰碍轮不得进，长儒纵奇兵大破之，获吴明彻，以功进位大将军。寻授行军总管，北巡沙塞，卒与虏遇，大破之。文帝作相，王谦举兵于蜀，沙氏杨永安扇动利、兴、武、文、沙、龙等穴州以应谦，诏长儒击破之。谦二子自京师逃归其父，长儒并捕斩之。文帝受禅，进位上大将军，封蕲郡公。

开皇二年，突厥沙钵略可汗并弟叶护及籛那可汗寇掠而南，诏以长儒为行军总管击之。遇于周槃，众寡不敌，军中大惧，长儒慷慨，神色愈烈。为虏所冲突，散而复聚，且战且行，转

斗三日，五兵咸尽，士卒以拳殴之，手皆骨见，杀伤万计，虜气稍夺，于是解去。长儒身被五疮，通中者二，其战士死者十八九。突厥本欲大掠秦、陇，既逢长儒，兵皆力战，虜意大沮，明日，于战处焚尸恸哭而去。文帝下诏褒美，授上柱国，余勋回授一子。其战亡将士，皆赠官三转，子孙袭之。历宁、鄜二州刺史，母忧去职。长儒性至孝，水浆不入口五日，毁悴过礼，殆将灭性，天子嘉叹。起为夏州总管，匈奴惮之，不敢窥塞。以病免。又除襄州总管，转兰州。文帝遣凉州总管独孤罗、原州总管元褒、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卒备胡，皆受长儒节度。长儒率众出祁连山北，西至蒲类海，无虜而还。转荆州总管，帝谓曰：“江陵国之南门，今以委卿，朕无虑也。”卒官。谥曰威。

子皓，大业中，位太仆少卿。

贺娄子干，字万寿，本代人也。随魏氏南迁，世居关右。祖道成，魏侍中、太子太傅。父景贤，右卫大将军。子干少以骁武知名。仕周，累迁少司水，以勤劳封思安县子。大象中，除秦州刺史，进爵为伯。及尉迟迥为乱，子干从韦孝宽讨之。遇贼围怀州，子干与宇文述等击破之。文帝大悦，手书慰勉。其后每战先登。及破鄴城，与崔弘度逐迥至楼上。进位上开府，封武川县公，以思安县伯别封子皎。

开皇元年，进爵钜鹿郡公。其年，吐谷浑寇凉州，子干以行军总管从上柱国元谐击之，功最，优诏褒美，即令子干镇凉州。其年，突厥寇兰州，子干拒之，至可洛崱山，与贼相遇。贼众甚盛，子干阻川为营，贼军不得水数日，人马甚弊，从击，大破之。于是册授上大将军，征授营新都副监，寻拜工部尚书。其年，突厥复犯塞，以行军总管从窦荣定击之。子干别路破贼，文帝嘉之，遣优诏劳免之。子干请入朝，诏令驰驿奉见。吐谷

浑复寇边，命子干讨之。入掠其国，二旬而还。

文帝以陇西频被寇掠，甚患之。又彼俗不设村坞，敕子干勒人为堡，营田积谷，以备不虞。子干上书曰：“比见屯田之所，获少费多。但陇右之人，以畜牧为事，若更屯聚，弥不获安。但使镇戍连接，烽候相望，人虽散居，必无所虑。”帝从之。

帝以子干习边事，授榆关总管，迁云州刺史，甚为虏所惮。后数年，突厥雍虞间遣使请降，并献羊马。诏以子干为行军总管，出西北道应接之。还，拜云州总管，以突厥所献马百匹、羊千口以赐之，乃下书曰：“自公守北门，风尘不警。突厥所献，还以赐公。”母忧去职。朝廷以榆关重镇，寻起视事。卒官。文帝伤惜久之。赠怀、魏等四州刺史，谥曰怀。子善柱嗣。

子干兄诜，亦有才器。位银青光禄大夫、郑纯深等三州刺史、北地太守、东安郡公。

史万岁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父静，周沧州刺史。万岁少英武，善骑射，骁健若飞。好读兵书，兼精占候。年十五，逢周、齐战于芒山，万岁从父在军，旗鼓正相望，万岁令左右趣装急去。俄而周兵大败，其父由是奇之。及平齐之役，其父战没，万岁以忠臣子，拜开府仪同三司，袭爵太平县公。

尉迟迥之乱，万岁从梁士彦击之。军次冯翊，见群雁飞来，万岁谓士彦请射行中第三者。射之，应弦而落，三军莫不悦服。及与迥军遇，每战先登。鄴城之阵，官军稍却，万岁乃驰马奋击，杀数十人，众亦齐力，官军复振。迥平，以功拜上大将军。

开皇初，大将军尔硃勣以谋反伏诛，万岁颇关涉，坐除名，配敦煌为戍卒。其戍主甚骁武，每单骑深入突厥中，辄大克获，突厥莫敢当。其人深自矜负，数骂辱万岁。万岁患之，自言亦有武用。戍主试令骑射，笑曰：“小人定可。”万岁因请弓马，

复掠突厥中，大得六畜而归。戎主始善之，每与同行，辄入突厥数百里，名震北夷。窦荣定之击突厥，万岁诣辕门请自效。荣定素闻其名，见而大悦。因遣人谓突厥，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。突厥许诺，因遣一骑挑战。荣定遣万岁出应之，万岁驰斩其首而还。突厥大惊，遂引军去。由是拜上仪同，领车骑将军。平陈之役，以功加上开府。及高智慧等作乱江南，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。万岁自东阳别道而进，逾岭越海，攻陷溪洞不可胜数。前后七百余战，转斗千里，寂无声问者十旬，远近皆以万岁为没。万岁乃置书竹筒中，浮之水。汲者得之，以言于素。大悦，上其事。文帝叹嗟。还，拜左领军将军。

先是，南宁夷爨玩降，拜昆州刺史，既而复叛。遂以万岁为行军总管击之。入蜻蛉川，经弄冻，次小勃弄、大勃弄，至于南中。贼前后屯据要害，万岁皆击破之。行数百里，见诸葛亮纪功碑，铭其背曰：“万岁后，胜我者过此。”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。度西二河，入渠滥川，行千余里，破其三十余部。诸夷大惧，遣使请降，献明珠径寸。于是勒石颂美隋德。万岁请将爨玩入朝，诏许之。爨玩阴有二心，不欲诣阙，因赂万岁金宝，万岁乃舍玩而还。蜀王在益州，知其受赂，遣使将索之。万岁闻而悉以所得金宝沉之于江，索无所获。以功进柱国。晋王广甚钦敬之，待以交友之礼。上知为晋王所善，令万岁督晋王府军事。明年，爨玩复反。蜀王秀奏万岁受赂纵贼，致生边患。上令穷之，事皆验，罪当死。上数之，万岁曰：“臣留玩者，恐其州有变，留以镇抚。臣还至泸水，诏书方到，由是不将入朝，实不受赂。”上以万岁心有欺隐，大怒，顾有司曰：“将斩之。”万岁惧而服罪，顿首请命。左仆射高颎、左卫大将军元旻等进曰：“史万岁雄略过人，每行兵用师之处，未尝不身先士卒，虽古名将未能过也。”上意稍解，于是除名。岁

余，复官爵。寻拜河州刺史，复领行军总管以备胡。

开皇末，突厥达头可汗犯塞，上令晋王及杨素出灵武道，汉王谅与万岁出马邑道。万岁率柱国张定和、大将军李药王、杨义臣等出塞，至大斤山，遇虏。达头遣使问曰：“隋将为谁？”候骑曰：“史万岁也。”突厥复曰：“得非敦煌戍卒乎？”候骑曰：“是也。”达头闻而引去。万岁驰追百余里乃及，击大破之，逐北入碛数百里，虏遁逃而还。杨素害其功，谮万岁云：“突厥本降，初不为寇。”遂寝其功。万岁数抗表陈状，上未之悟。会上从仁寿宫初还京师，废皇太子，穷东宫党与。上问万岁所在，万岁实在朝堂，杨素见上方怒，因曰：“万岁谒东宫矣。”以激怒上。上谓信然，令召万岁。时所将士卒在朝堂称冤者数百人，万岁谓曰：“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。”及见上，言将士有功。为朝廷所抑，词气愤厉，忤上。上大怒，命左右暴杀之。既而追悔不及，因下诏罪状之。万岁死之日，天下士庶闻者，识与不识，无不冤惜。

万岁为将，不修营伍，令士卒各随所安，无警夜之备，虏亦不敢犯。临阵对敌，应变无方，号为良将。子怀义嗣。

刘方，京兆长安人也。性刚决，有胆气。仁周，承御上士，以战功拜上仪同。隋文帝为丞相，方从韦孝宽破尉迟迥于相州，以功加开府，赐爵河阳县侯。文帝受禅，进爵为公。开皇三年，从卫王爽破突厥于白道，进位大将军。后历甘、瓜二州刺史。仁寿中，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乱，据越王故城。左仆射杨素言方有将帅略，于是诏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，统二十七营而进。法令严肃，然仁而爱士。长史、度支侍郎敬德亮从军至尹州，疾甚，不能进，留之州馆。分别之际，方哀其危笃，流涕呜咽，感动行路。论者多之，称为良将。至都隆岭，遇贼，方遣营主宋纂、何贵、严愿等破之。进兵临佛子，先令人谕以祸福，佛

子乃降，送于京师。其有桀黠恐为乱者，皆斩之。寻授驩州道行军总管，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，经略林邑。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、驩州刺史李暉、上开府秦雄以步骑出越常，方亲率大将军张𢙏、司马李纲舟师趣北境。大业元年正月，军至海口。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，方击走之。师次阇梨江，贼据南岸立栅，方盛陈旗帜，击金鼓，贼惧而溃。既度江，行三十里，贼乘巨象，四面而至。方以弩射象，象中疮，却蹂其阵，贼奔栅，因攻破之。于是济区粟，进至大缘江，所击皆破。经马援铜柱，南行八日，至其国都。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，获其庙主金人，污其宫室，刻石纪功而还。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。方在道遇患卒，帝甚伤惜之，下诏褒美，赠上柱国、卢国公。子通仁嗣。

开皇中，有冯昱、王 、杨武通、陈永贵、房兆，俱为边将，名显当时。

并不知何许人。昱多权略，有武艺。文帝初为丞相，以行军总管与王谊、李威等讨平叛蛮，拜柱国。开皇初，又以行军总管屯乙弗泊备胡，每战常大克捷。 骁通善谢，每以行军总管屯兵江北以御陈，为陈人所惮。伐陈之役，及高智慧反，攻讨皆有殊绩。位柱国、白水郡公。

武通，弘农华阴人，性果烈，善驰射。数以行军总管讨西南夷，以功封白水郡公，拜左武卫将军。时党项羌屡为边患，朝廷以其有威名，使镇边，历岷、兰二州总管。复与周法尚讨嘉州叛獠，法尚军初不利，武通为贼断归路。于是束马悬车，出贼不意，频战破之。贼知其孤军无援，倾部落而至。武通转斗数百里，为贼所拒，四面路绝。武通轻骑挑战，坠马，为贼所执，杀而啖之。

永贵，陇右胡人，本姓白，以勇烈，为文帝所亲爱。数以行军总管领边，每战必单骑陷阵。位柱国、兰利二州总管，封

北陈郡公。

兆，代人，本姓屋引氏，刚毅有武略。频为行军总管攻胡，以功位至柱国、徐州总管。并史失其事。

杜彦，云中人也。父迁，葛荣之乱，徙家于幽。彦性勇决，善骑射。仕周，以军功累迁陇州刺史，赐爵永安县伯。隋文帝为丞相，从韦孝宽击尉迟迥，以功进位上开府，改封襄武县侯，拜魏郡太守。开皇初，授丹州刺史，进爵为公。征为左武卫将军。平陈之役，以行军总管与韩擒相继而进。及陈平，赐物五千段，粟六千石，进位柱国，赐子宝安爵昌阳县公。高智慧等之作乱，复以行军总管从杨素讨平之，斩其渠帅。贼李陀拥众据彭山，彦袭击破之，斩陀，传其首。又击徐州、宜封二洞，悉平。赐奴婢百余口。拜洪州总管，有能名。及云州总管贺娄子干卒，上悼惜者久之，因谓侍臣曰：“榆林国之重镇，安得子干之辈乎？”后数日，上曰：“莫过杜彦。”于是征拜云州总管。北夷畏惮，胡马不敢至塞。后朝廷追录前功，赐子宝虔爵承县公。十八年，辽东之役，以行军总管从汉王至营州。上以彦晓习军旅，令总统五十营事。及还，拜朔州总管。突厥寇云州，上令杨素击走之，犹恐为边患，复拜彦云州总管。以疾征还，卒。

子宝虔，大业末，至文城郡丞。

周摇，字世安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其先与魏同源，初姓普乃，及居洛阳，改为周氏。曾祖拔拔，祖右六肱，俱为北平王。父恕延，历行台仆射、南荆州总管。摇少刚毅，有武艺，性谨厚，动遵法度。仕魏，位开府仪同三司。周闵帝受禅，赐姓车非氏，封金水郡公。历凤、楚二州刺史，吏人安之。从平齐，以战功超授柱国，进封夔国公。未几，拜晋州总管。时隋文帝为定州总管，文献皇后自京师赴州，路经摇所，主礼甚薄。既而白后

曰：“公廩甚富于财，限法不敢辄费。又王臣无得效私。”其质直如此。帝以其奉法，每嘉之。及为丞相，徙封济北郡公，拜豫州总管。帝受禅，复姓周氏。开皇初，突厥寇边，燕、蓟多被其患，前总管李崇为虏所杀，上思所以镇之，曰：“无以加周摇。”拜为幽州总管、六州五十镇诸军事。摇修障塞，谨斥候，边人安之。徙寻、襄二州总管，俱有能名，进上柱国。以老乞骸骨，上劳之曰：“公历仕三代，保兹遐寿，良足善也。”赐坐褥。归第，终于家，谥曰恭。

独孤楷，字脩则，不知何许人也，本姓李氏。父屯，从齐神武帝与周师战于沙苑，齐师败绩，因为柱国独孤信所禽，配为士伍，给使信家，渐得亲近，因赐姓独孤氏。楷少谨厚，便弄马槊，为宇文护执刀。数从征伐，赐爵广阿县公。拜右侍下大夫。从韦孝宽平淮南，以功赐子景云爵西河县公。隋文帝为丞相，进开府，领亲信兵。及受禅，拜右监门将军。进封汝阳郡公。仁寿初，出为原州总管。时蜀王秀镇益州，上徵之，犹豫未发。朝廷恐秀生变，拜楷益州总管，驰传代之。秀果有异志，楷讽谕久之，乃就路。楷察秀有悔色，因勒兵为备。秀至兴乐，去益州四十余里，将反袭楷，密使覘之，知不可犯而止。楷在益州，甚有惠政，蜀中父老于今称之。炀帝既位，转并州总管。遇疾丧明，上表乞骸骨。帝曰：“公先朝旧臣，卧以镇之，无劳躬亲簿领也。”以其长子凌云监省郡事。其见重如此。转长平太守。卒，谥曰恭。子凌云、平云、彦云，皆知名。

楷弟盛，性刚烈，有胆略。以落邸之旧，累迁右屯卫将军。宇文文化及之乱，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，宿卫者皆释仗走。盛谓虔通曰：“何物兵？形势太异！”虔通曰：“事已然，不预将军事。”盛骂曰：“老贼，何物语！”不及被甲，与左右十余人逆拒之，为乱兵所杀。越王侗称制，赠光禄大夫、纪国公，

谥曰武节。

乞伏慧，字令和，马邑鲜卑人也。祖周，魏银青光禄大夫；父纂，金紫光禄大夫。并为第一领人酋长。慧少慷慨，有大节，便弓马，好鹰犬。齐文襄时，为行台左丞，累迁太仆卿，自永宁县公封宜人郡王。其兄贵和，又以军功为王。一门二王，称为贵显。周武平齐，授使持节、开府仪同大将军，拜饮飞右旅下大夫，转熊渠中大夫。从韦孝宽击尉迟惇于武陟，以功授大将军。及破尉迟迥，进位柱国，赐爵西河郡公。请以官爵让兄，朝廷不许，论者义之。隋文帝受禅，拜曹州刺史。曹土旧俗，人多奸隐，户口簿帐，恆不以实。慧下车按察，得户数万。迁凉州总管。先是，突厥屡为寇抄，慧严警烽燧，远为斥候，虏竟不入境。后为荆州总管，又领潭桂二州总管、三十一州诸军事。其俗轻剽，慧躬行朴素以矫之，风化大洽。曾见人以珣捕鱼者，出绢买而放之，其仁心如此。百姓美之，号其处曰西河公珣。炀帝即位，为天水太守。大业五年，征吐谷浑。郡滨西境，人苦劳役，又遇帝西巡，坐御道不整，献食疏薄，帝大怒，命左右斩之。见其无发，乃释之。除名，卒于家。

张威，不知何许人也。父琛，魏弘农太守。威少倜傥，有大志，善骑射，膂力过人。仕周，以军功位柱国、京兆尹，封长寿县公。王谦作乱，隋文帝以威为行军总管，从梁睿击之。军次通谷，谦守将李三王拒守。睿以威为先锋。三王闭垒不战，威令人激怒之，三王果出阵。威令壮士奋击，三王军溃。大兵继进至开远，谦将赵俨众十万，连营三十里。威凿山通道，攻其背，俨败走，追至成都。及谦平，进位上柱国、泸州总管。隋文帝受禅，拜幽、洛二州总管，改封晋熙郡公。寻拜河北道台仆射，后督晋王军府事。迁青州总管。在青州颇事产业，遣家奴于人间鬻芦菔根，其奴缘此侵扰百姓。上深加谴责，坐废

于家。后从上祠太山，到洛阳，上责让之，因问威所执笏安在。威顿首曰：“臣负罪，无颜复执，谨藏于家。”上曰：“可持来。”威明日奉笏以见，上曰：“公虽不遵法度，功效实多，今还公笏。”于是复拜洛州刺史。后改封皖城郡公，转相州刺史。卒。

子植，大业中，位至武贲郎将。

和洪，汝南人也。勇烈过人。仕周，以军功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时龙州蛮任公忻、李国立等，聚众为乱，刺史独孤善不能御。朝议以洪有武略，代善为刺史。月余，斩公忻、国立等，皆平之。后从武帝平齐，位上仪同，赐爵北平侯，拜左勋曹下大夫。柱国王轨之禽吴明彻也，洪有功焉，加位开府，迁折冲中大夫。尉迟迥作乱，洪以行军总管从韦孝宽击之，以功封广武郡公。时东夏初平，物情尚梗，隋文帝以洪有威名，令领冀州事，甚得人和。后拜泗州刺史。属突厥寇边，诏洪为北道行军总管，击走之，追虏至碛而还。后迁徐州总管。卒。

阴寿字罗云，武威人也。父嵩，周夏州刺史。寿少果烈，有武干，性谨厚。从周武帝平齐，位开府。隋文帝为丞相，引为掾。尉迟迥乱，文帝以韦孝宽为元帅击之，命寿监军。时孝宽有疾，不能亲总戎事，每卧帐中，遣妇人传教命，三军纲纪，皆取决于寿。以功进位上柱国。寻拜幽州总管，封赵郡公。先是，齐之疏属高宝宁，周武帝拜为营州刺史，性桀黠，得华夷心。及文帝为丞相，遂连契丹、靺鞨举兵反。帝以中原多故，未遑进讨，谕之不下。开皇初，又引突厥攻围北平。至是，令寿讨之。宝宁弃城奔于碛北，黄龙诸县悉平。寿班师，留开府成道昂镇之。寿患宝宁攻道昂，乃重购获之，北边遂安。卒官，赠司空。

子世师，少有节概，性忠厚，多武艺。以功臣子拜仪同。

炀帝嗣位，拜张掖太守，深为戎狄所惮。后拜楼烦太守，迁左翊卫将军。与代王留守京师。及义军至，世师自以世荷隋恩，遂拒守不下。及城平，与京兆郡丞骨仪等见诛。

骨仪，天竺胡人。性刚鯁，有不可夺之志，开皇初，为御史，处法平当，不为势利所回。炀帝嗣位，迁尚书左司郎。于时朝政渐乱，货贿公行，凡当枢要之职，无问贵贱，并家累金宝。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，而仪励志守常，介然独立。帝嘉其清苦，拜京兆郡丞，公方弥著。时刑部尚书卫玄兼领京兆内史，颇行诡道，辄为仪所执正。玄虽不便之，不能伤。及义兵至，玄恐祸及，辞老病。仪与世师同心协契，父子并诛，其后绝。世师有子弘智等，各以年幼获全。

杨义臣，代人也，本姓尉迟氏。父崇，仕周，为仪同大将军，以兵镇恆山。时隋文帝为定州总管，崇知帝相貌非常，每自结纳，帝甚亲待之。及为丞相，尉迟迥乱，崇以宗族故，自囚，遣使请罪。帝下书慰谕之，即令驰驿入朝，恆置左右。开皇初，封秦兴公。岁余，从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击突厥于周槃，力战而死。赠大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以义臣袭崇官爵。时义臣尚幼，养于宫中，未弱冠，奉诏宿卫如千牛者数年，赏赐甚厚。上尝言及恩旧，顾义臣嗟叹久之，因下诏赐义臣姓杨氏，编之属籍，为皇从孙。未几，拜陕州刺史。义臣性谨厚，能骑射，有将领才。后突厥达头可汗犯塞，以行军总管出白道，大破之。明年，突厥又寇边，义臣击之，追至大斤山，与虜遇。时太平公史万岁亦至，与义臣合击大破之。万岁为杨素所陷，义臣功竟不录。

炀帝嗣位，汉王谅反，时代州总管李景被谅将乔钟葵所围，义臣时为朔州总管，奉诏救之。钟葵见义臣兵少，悉众拒之。时钟葵亚将王拔骁勇，善用槊，射者不能中，每以数骑陷阵。

义臣患之，募能当拔者。有车骑将军杨思恩请当之。义臣见思恩气貌雄勇，顾之曰：“壮士也！”赐以危酒。思恩望见拔立于阵后，投觞于地，策马赴之。再往不克，所从骑士退，思恩为拔所杀。拔遂乘之，义臣军北者十余里。于是购得思恩尸，义臣哭之甚恸，三军莫不下泣，所从骑士皆腰斩。义臣自以兵少，悉取军中牛驴，得数千头，复令数百人，人持一鼓，潜驱之礧谷间，出其不意。义臣晡后复与钟葵战，兵初合，命驱牛驴者疾进。一时鸣鼓，埃尘张天，钟葵军不知所以，以为伏兵发，因大溃，从击破之。以功进位上大将军。累迁太仆卿。从征吐谷浑，令义臣屯琵琶峡，连营八十里，南接元寿，北连段文振，合围吐谷浑主于覆袁川。复从征辽东，以军将指肃慎道。至鸭绿水，与乙支文德战，每为先锋，一日七捷。后与诸军俱败，竟坐免。俄而复位。明年，以为军副。与大将军宇文述趣平壤。至鸭绿水，会杨玄感作乱班师，检校赵郡太守。妖贼向海公作乱，寇扶风、安定间，义臣奉诏击平之。寻从帝复征辽东，进位左光禄大夫。时勃海高士达、清河张金称并相聚为盗，攻陷郡县。帝遣将军段达讨之，不能克，诏义臣率辽东还兵击之，大破士达，斩金称。又收降贼，入豆子，讨贼格谦禽之，以状闻奏。帝恶其威名，遽追入朝，贼由是复盛。义臣以功进位光禄大夫，寻拜礼部尚书。卒于官。

论曰：昔韩信愆垓下之期，则项王不灭；英布无淮南之举，则汉道未隆。以二子之勋庸，咸愤怨而菹戮，况乃无古人之殊绩，而怀悖逆之心者乎！梁士彦遭云雷之会，以勇略成名，遂贪天之功以为己力。执者倦矣，施者未厌，将生厉阶，求逞其欲。及兹颠坠，自取之也。元谐、虞庆则、元胄，或契阔艰危，或绸缪恩旧，将安将乐，渐见遗忘，内怀怏怏，矜伐不已。虽时主之刻薄，亦言语以速祸乎！然隋文佐命元功，鲜有终其天

命，配享清庙，寂尔无闻。斯盖草创帝图，事出权道，本异同心，故久而愈薄。其牵牛蹊田，虽则有罪，夺之非道，能无怨乎？皆深文巧诋，致之刑辟，帝沈猜之心，固已甚矣。求其余庆，不亦难哉！长儒以步卒二千，抗十万之众，师歼矢尽，勇气弥厉，壮矣哉！子干西涉青海，北临玄塞，胡夷慑惮，亦有可称。万岁实怀智勇，善抚士卒，人皆乐死，师不疲劳。北却匈奴，南平夷獠，兵锋所指，威警绝域。论功仗气，犯忤贵臣，偏听生奸，死非其罪，人皆痛惜，有李广之风焉。刘方号令无私，临军严肃，克翦林邑，遂清南海，徼外百蛮，无思不服。杜彦东夏南服，屡有战功，作镇朔垂，胡尘不起。周摇以质直见知，独孤楷以恤人流誉。盛蹈履之地，可以追踪古人。乞伏慧能以国让，亦云美矣。而慧以供帐不厚，至于放黜，君方逞欲，罚亦深哉！阴世师遭天所废，舍命无改，虽异先觉，颇同后凋。义臣时属扰攘，功成三捷，而以功见忌，得没亦为幸也。

## 卷第七十四

### 列传第六十二

刘昉 柳裘 皇甫绩 郭衍 张衡 杨汪 裴蕴 袁充 李雄

刘昉，博陵望都人也。父孟良，仕魏，位大司农卿。从武帝入关，为梁州刺史。昉轻狡，有奸数。周武帝时，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。及宣帝嗣位，以技佞见狎，出入宫掖，宠冠一时。位小御正，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。及帝不忿，召昉及之仪俱入卧内，属以后事。帝失暗，不复能言。昉见静帝幼冲，又素奇隋文帝。时文帝以后父故，有重名于天下，昉遂与郑译谋，引帝辅政。帝固让，不敢当，昉曰：“公若为，当速为之。如不为，昉自为也。”帝乃从之，及帝为丞相，以昉为司马。时宣帝弟汉王赞居要冲，每与帝同帐而坐。昉饰美妓进赞，赞甚悦之。昉因说赞曰：“大王，先帝之弟，时望所归。孺子幼冲，岂堪大事！今先帝初崩，群情尚扰，王且归第。待事宁后，入为天子，此万全计也。”赞时年未弱冠，性识庸下，以为信然，遂从之。文帝以昉有定策功，拜上大将军，封黄国公，与沛国公郑译皆为心膂。前后赏赐钜万，出入以甲士自卫，朝野倾瞩，称为黄、沛。时人语曰：“刘昉牵前，郑译推后。”

昉自恃功，有骄色。然性粗疏，溺于财利，富商大贾朝夕盈门。于时尉迟迥起兵，帝令韦孝宽讨之。至武陟，诸将不一。帝欲遣昉、译一人往监军，因谓之曰：“须得心膂以统大军，

公两人谁行？”昉辞未尝为将，译以母老为请，帝不恚。而高颀请行，遂遣之。由是恩礼渐薄。又王谦、司马消难相继反，文帝忧之，忘寝与食。昉逸游纵酒，不以职司为意，相府事多所遗落。帝深衔之，以高颀代司马。是后益见疏忌。及受禅，进柱国，改封舒国公，闲居无事，不复任使。昉自以佐命元功，中被疏远，甚不自安。后遇京师饥，上命禁酒。昉使妾赁屋，当垆酤酒。治书侍御史梁毗劾奏之，有诏不问。昉郁郁不得志。

时上柱国梁士彦、宇文忻俱失职怨望，时昉并与之交，数相往来。士彦妻有美色，昉与私通，士彦不之知也，情好弥协，遂相与谋反，许推士彦为帝。后事泄，帝穷问之。昉自知不免，默无所封。诏诛之曰：

上柱国郟国公梁士彦、杞国公宇文忻、柱国舒国公刘昉等，朕受命之初，并展勤力，酬勋报效，荣高禄重。朝夕宴言，备知朕意。但心如溪壑，志等豺狼，不荷朝恩，忽谋逆乱。

士彦称有相者，云其应策，年过六十，必据九五。初平尉迟迥，暂临相州，已有反心，彰于道路。朕即遣人代之，不声其罪。入京之后，逆意转深。忻、昉之徒，言相扶助。士彦许率僮仆，克期不远，欲於蒲州起事。即断河桥，捉黎阳之关，塞河阳之路。自谓一朝奋发，无人当者，其第二子刚，每常苦谏，第三子叔谐，固深劝奖。朕既闻知，犹恐枉滥，及授晋部之任，欲验蒲州之情。士彦得以欣然，云是天赞。

忻往定鄴城，自矜不已，位极人臣，犹恨赏薄。朕深念其功，不计无礼，任以武候，授以领军，寄之爪牙，委之心腹。忻密为异计，树党宫闱，多奏交友，入参宿卫。朕推心待物，言必依许。为而弗止，心迹渐彰，仍解禁兵，令其改悔。而志规不逞，愈结於怀，乃与士彦情意偏厚，俱营贼逆，逢则交谋。委士彦河东，自许关右，蒲津事建，即望从征讨，两军结东西

之旅，一举合连横之势，然后北破晋阳，还图宗社。

昉入佐相府，便为非法，三度事发，二度其妇自论。常云姓是“卯金刀”，名是“一万日”，刘氏应王，为万日天子。朕训之导之，望其修改。口请自新，志存如旧，亦与士彦情好深重，逆节奸心，尽探肝膈。尝共士彦论太白所犯，问东井之间，思秦地之乱，访轩辕之里，愿宫掖之灾。唯侍蒲坂事兴，欲在关内应接，残贼之策，千端万绪。

惟忻及昉，名位并高，宁肯北面曲躬，臣于士彦？乃是各怀不逊，图成乱阶，一得扰攘之基，方逞吞并之事。士彦、忻、昉身为谋首，叔谐赞成父意，议实难容，并已处尽。士彦、忻、昉兄弟叔侄，特恕其命。

临刑，至朝堂，宇文忻见高颀，向之叩头求哀。昉勃然谓忻曰：“事形如此，何叩头之有！”于是伏诛，籍没其家。后数日，帝素服临射殿，尽取三家资物置於前，命百僚射取之，以为鉴戒云。

柳裘，字茂和，河东解人，南齐司空世隆之曾孙也。祖愔，梁尚书左仆射。父明，太子舍人、义兴太守。裘少聪慧，弱冠有令名。在梁，历位尚书郎、驸马都尉。梁元帝为魏军所逼，遣裘请和于魏。俄而江陵平，遂入关中。周明、武间，自麟趾学士累迁太子侍读，封昌乐县侯。宣帝即位，进爵为公，转御饰大夫。及帝不忿，留侍禁中，与刘昉、韦暮、皇甫绩同谋引隋文帝，曰：“时不可失，今事已然，宜早定大计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殃。”帝从之。进上开府、内史大夫，委以机密。及尉迟迥作乱，天下骚动，并州总管李穆颇怀犹豫，帝令裘往喻之。裘见穆盛陈利害，穆遂归心。以奉使功，赐彩三百匹，金九环带一腰。时司马消难奔陈，帝即令裘随便安集淮南，赐马及杂物。开皇元年，进位大将军，拜许州刺史。在官清简，人怀之，

转曹州刺史。后帝思裘定策功，欲加荣秩，将徵之，顾朝臣曰：“曹州刺史何当入朝”？或曰：“即今冬也。”乃止。裘寻卒，帝伤惜者久之，谥曰安。子惠音嗣。

皇甫绩，字功明，安定朝那人也。祖穆，魏陇东太守。父道，周湖州刺史、雍州都督。绩三岁而孤，为外祖韦孝宽所鞠养。孝宽以诸子堕业，督以严训，愍绩孤幼，特舍之。绩叹曰：“我无庭训，养于外氏，不能克躬励已，何以成立！”深自感激，命左右自杖三十。孝宽闻而对之流涕。于是专精好学，略涉经史。周武帝为鲁公时，引为侍读。建德初，转宫尹中士。武帝尝避暑云阳宫，时宣帝为太子监国。卫刺王作乱，城门已闭，百僚多有遁者。绩闻难赴之，于玄武门遇皇太子，下楼执绩手，悲喜交集。帝闻而善之，迁小宫尹。宣政初，录前后功，封义阳县男，累转御正下士。宣帝崩，隋文帝总己，绩有力焉。加上开府，转内史中大夫，进封郡公。拜大将军。开皇元年，出为豫州刺史。寻拜都官尚书。转晋州刺史。将之官，稽首言陈有三可灭。帝问其状，绩曰：“大吞小，一也。以有道伐无道，二也。纳叛臣萧岩，於我有词，三也。陛下若命鹰扬之将，臣请预戎行。”上嘉劳而遣之。陈平，拜苏州刺史。高智慧作乱江南，州人顾子元等发兵应之，因以攻绩，相持八旬。子元素感绩恩，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。绩遗之书。子元得书，于城下顿首陈谢。杨素援兵至，合击破之。拜信州总管。俄以病乞骸骨，诏徵还京师，赐以御药，中使相望，顾问不绝。卒于家，谥曰安。

子偁嗣。大业中，位尚书主爵郎。

郭衍，字彦文，自云太原介休人也。父崇，以舍人从魏孝武帝入关，位侍中。衍少骁武，善骑射。建德中，以军功累迁仪同大将军。又从周武帝平并州，以功加开府，封武强县公，

赐姓叱罗氏。宣政元年，为右中军熊渠中大夫。尉迟迥之乱，从韦孝宽讨之，以功授上柱国，封武山郡公。密劝隋文帝杀周室诸王，早行禅代，由是大被亲昵。开皇元年，衍复旧姓为郭氏。突厥犯塞，以衍为行军总管，领兵屯平凉。数岁，虏不入境。征为开漕渠大监。部率水工，凿渠引渭水，经大兴城北，东至潼关，漕运四百余里，关中赖之，名曰富人渠。五年，授瀛州刺史，遇秋霖大水，其属县多致漂没，人皆上高树，依大冢。衍亲备船筏，并齐粮食拯救之，民多获济。衍先开仓赈恤，后始闻奏。上大善之，迁授朔州总管。所部有恆安镇，北接蕃境，常劳转运。衍乃选沃饶地，置屯田，岁赢万余石，人免运输之劳。又筑桑乾镇，皆称旨。十年，从晋王广出镇扬州。遇江表构逆，命衍为总管，先屯京口。于贵洲南与贼战，败之。仍讨东阳、永嘉、宣城、黟、歙诸洞，尽平之。授蒋州刺史。

衍临下甚倨，事上甚卑。晋王爱昵之，宴赐隆厚。迁洪州总管。王有夺宗之谋，托衍心腹，遣宇文述以情告之。衍大喜曰：“若所谋事果，自可为皇太子。如其不谐，亦须据淮海，复梁、陈之旧。副君酒客，其如我何！”王因召衍，阴共计议。又恐人疑无故来往，托以妻患瘕，王妃萧氏有术能疗之。以状奏帝，听共妻向江都，往来无度。衍又诈称广州俚反，王乃奏衍行兵讨之。由是大修甲仗，阴养士卒。及王入为太子，徵授左监门率，转左宗卫率。文帝于仁寿宫将大渐，太子与杨素矫诏令衍、宇文述领东宫兵，帖上台宿卫，门禁并由之。及上崩，汉王起逆，而京师空虚，使衍驰还，总兵居守。

大业元年，拜左武卫大将军。帝幸江都，令统左军，改授光禄大夫，又从征吐谷浑，出金山道，纳降二万余户。衍能揣上意，阿谀顺旨，帝每谓人曰：“唯郭衍心与朕同。”又尝劝帝取乐，五日一视事，无得效高祖空自劬劳。帝从之，益称其

孝顺。初，新令行，衍封爵从例除。六年，以恩旧封真定侯。从往江都，卒。赠左卫大将军。谥曰襄。

长子臻，武牙郎将。次子嗣本，孝昌令。

张衡，字建平，河内人也。祖嶷，魏河阳太守。父允，周万州刺史。衡幼怀志尚，有骨梗风。十五，诣太学受业，研精覃思，为同辈所推。周武帝居太后忧，与左右出猎，衡露髻舆棹，扣马切谏。帝嘉焉，赐衣一袭，马一匹，擢拜汉王侍读。衡又就沈重受《三礼》，略究大旨。累迁掌朝大夫。

隋文帝受禅，拜司门侍郎。及晋王广为河北行台，衡历刑部、度支二曹郎。行台废，拜并州总管掾。王转牧扬州，衡复为掾。王甚亲任之，衡亦竭诚尽诚。夺宗之计，多衡所建。迁扬州总管司马。熙州李英林反，署置百官，以衡为行军总管讨平之，拜开府。及王为皇太子，拜衡右庶子。

炀帝嗣位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、银青光禄大夫。迁御史大夫，甚见亲重。大业三年，帝幸榆林郡，还至太原，谓衡曰：“朕欲过公宅，可为朕作主人也。”衡驰至河内，与宗族具牛酒。帝上太行，开直道九十里，以抵其宅。帝悦其山泉，留宴三日，因谓衡曰：“往从先皇拜太山之始，途经洛阳，瞻望于此，深恨不得相过，不谓今日得谐宿愿。”衡俯伏辞谢，奉觞上寿。帝益欢，赐其宅傍田三十顷、良马一匹、金带、缣彩六百段、衣一袭、御食器一具。衡固让，帝曰：“天子所至称幸者，盖为此也，不足为辞。”衡复献食于帝，帝令颁赐公卿，下至卫士，无不沾给。衡以籓邸之旧，恩宠莫与为比，颇自骄傲。明年，帝幸汾阳宫。时帝欲大汾阳宫，令衡与纪弘整具图奏之。衡承间进谏，以比年劳役，百姓疲敝为请。帝意甚不平。后尝目衡谓侍臣曰：“张衡自谓由甚计画，令我有天下。”时齐王暕失爱于上，帝密令人求其罪。有人谮暕违制，将伊阙令皇甫

诮从之汾阳宫。又录前幸涿郡及祠恆岳时，父老谒见者，衣冠不整。帝谴衡以宪司皆不能举正，出为榆林太守。

明年，帝复幸汾阳宫，衡督役筑楼烦城，因而谒帝。帝恶衡不损瘦，以为不念咎，因谓曰：“公甚肥泽，宜且还郡。”衡复之榆林。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宫。有人诣衡讼宫监者，衡不为理，还以讼书付监，其人大为监所困。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，其人诣玄感称冤。玄感固以衡为不可。”及与相见，未有所言，又先谓玄感曰：“薛道衡真为枉死。”玄感具上其事。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频减顿具。帝怒，锁衡诣江都市，将斩之。既而除名，放还田里。帝每令亲人覘衡所为。

八年，帝自辽东还都，妄言衡怨望，谤讪朝政，帝赐死于家。临死，大言曰：“我为人作何物事，而望久活！”监刑者塞耳，促令杀之。武德初，以为死非其罪，赠大将军、南阳郡公，谥曰忠。子希玄。

杨汪，字元度，本弘农华阴人也。曾祖顺，居河东。父琛，仪同三司。及汪贵，追赠平乡县公。汪少凶疏，与人群斗，拳所殴击，无不颠踣。长更折节勤学，专精《左氏传》，通《三礼》。解褐周冀王侍读，王甚重之，每曰：“杨侍读德业优深，孤之穆生也。”后问《礼》於沈重，受《汉书》于刘臻，二人曰：“吾弗如也。”由是知名。累迁夏官府都上士。

隋文帝居相，引知兵事，迁掌朝下大夫。及受禅，赐爵平乡县伯，历秦州总管府长史。每听政暇，必延生徒讲授，时人称之。入为尚书兵部侍郎。数年，帝谓谏议大夫王达曰：“卿为我觅一好左丞。”达遂私于汪曰：“我当荐君为左丞，若事果，当以良田相报也。”汪以达言奏之，达竟获罪，卒拜汪尚书左丞。汪明习法令，果于剖断，当时号为称职。未几，坐事免。后拜洛州长史，转荆州长史。炀帝即位，追为尚书左丞，

寻守大理卿。视事二日，帝将亲省囚徒。时系囚二百余人，汪通宵究审，诘朝而奏，曲尽事情，一无遗误，帝甚嘉之。岁余，拜国子祭酒。帝令百僚就学，与汪讲论。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，论难锋起，皆不能屈。帝令御史书其问答奏之，省而大悦，赐良马一匹。后加银青光禄大夫。

及杨玄感反，河南赞务裴弘策出师御之，战不利，奔还，遇汪而屏人交语。既而留守樊子盖斩弘策，以状奏汪，帝疑之，出为梁郡通守。后炀帝崩，王世充推越王侗为主，征拜吏部尚书，颇见亲委。及世充僭号，汪复用事。世充平，遂以凶党伏诛。

裴蕴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之平，父忌，并《南史》有传。忌在陈，与吴明彻同见俘于周，周赐爵江夏公，在隋十余年而卒。蕴明辩有吏干，仕陈，历直阁将军、兴宁令。以父在北，阴奉表于隋文帝，请为内应。及陈平，上悉阅江南衣冠之士，次至蕴，以夙有向化心，超授仪同。仆射高颀不悟上旨，谏曰：“蕴无功于国，宠逾伦辈，臣未见其可。”又加上仪同，复谏。上曰：“可加开府。”乃不敢复言。即日拜开府仪同三司，礼赐优洽。历洋、直隶三州刺史，俱有能名。

大业初，考绩连最。炀帝闻其善政，徵为太常少卿。初，文帝不好声技，遣牛弘定乐，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，皆罢遣从百姓。至是，蕴揣知帝意，奏括天下周、齐、梁、陈乐家子弟，皆为乐户。其六品已下，至于凡庶，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，皆直太常。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，皆置博士，递相教传，增益乐人至三万余。帝大悦，迁户部侍郎。时犹承文帝和平后，禁网疏阔，户口多漏。或年及成丁，犹诈为小，未至于老，已免租赋。蕴历为刺史，素知其情，因是条奏，皆令貌阅。若一人不实，则官司解职，乡正、里长皆远流配。又许民

相告，若纠得一丁者，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。是岁大业五年也。诸郡计帐，进丁二十四万三千，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。帝临朝览状，谓百官曰：“前代无好人，致此罔冒。今进民口皆从实者，全由裴蕴一人用心。古语云，得贤而理，验之信矣。”由是渐见亲委，拜京兆赞务，发才适纤毫，吏民慑惮。

未几，擢授御史大夫，与裴矩、虞世基参掌机密。蕴善候伺人主微意，若欲罪者，则曲法顺情，锻成其罪；所欲宥者，则附从轻典，因而释之。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，宪部、大理莫敢与夺，必禀承进止，然后决断。蕴亦机辩，所论法理，言若悬河，或重或轻，皆由其口，剖析明敏，时人不能致诘。杨玄感之反也，帝遣蕴推其党与，谓蕴曰：“玄感一呼，从者十万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即相聚为盗耳。不尽加诛，则后无以劝。”蕴由是乃峻法理之，所戮者数万人，皆籍没其家。帝大称善，赐奴婢十五口。司隶大夫薛道衡以忤意获谴，蕴知帝恶之，乃奏曰：“道衡负才恃旧，有无君之心。见诏书每下，便腹非私议，推恶于国，妄造祸端。论其罪名，似如隐昧，源其情意，深为悖逆。”帝曰：“然。我少时与此人相随行役，轻我童稚，共高颎、贺若弼等外擅威权。自知罪当诬罔，及我即位，怀不自安，赖天下无事，未得反耳。公论其逆。妙体本心。”于是诛道衡。又帝问苏威以讨辽之策，威不愿帝复行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贼，乃诡答：“今者之役，不愿发兵，但诏赦群盗，自可得数十万。遣关内奴贼及山东历山飞、张金称等头别为一军，出辽西道；诸河南贼王薄、孟让等十余头，并给舟楫，浮沧海道。必喜于免罪，竞务立功，一岁之间，可灭高丽矣。”帝不怍曰：“我去尚犹未克，鼠窃安能济乎！”威出后，蕴奏曰：“此大不逊，天下何处有许多贼！”帝悟曰：“老革多奸，将贼胁我。欲搭其口，但隐忍之，诚极难耐。”蕴知

上意，遣张行本奏威罪恶，帝付蕴推鞠之，乃处其死。帝曰：“未忍便杀。”遂父子及孙三世并除名。

蕴又欲重己权势，令虞世基奏罢司隶刺史以下官属，增置御史百余人。於是引致奸黠，共为朋党，郡县有不附者，阴中之。于时军国多务，凡是兴师动众，京都留守，及与诸蕃互市，皆令御史监之。宾客附隶，遍于郡国，侵扰百姓，帝弗之知也。以度辽之役，进位银青光禄大夫。及司马德戡将为乱也，江阳长张惠绍夜驰告之。蕴共惠绍谋，欲矫诏发郭下兵民，尽取荣公护儿节度，收在外逆党宇文文化及等，仍发羽林殿脚，遣范富娄等入自西苑，取梁公萧钜及燕王处分，扣门援帝。谋议已定，遣报虞世基。世基疑反者不实，抑其计。须臾，难作。蕴叹曰：“谋及播郎，竟误人事！”遂见害。子愔，为尚辇直长，亦同日死。

袁充，字德符，本陈郡阳夏人也。其后寓居丹阳。祖昂，父君正，俱为梁侍中。充少警悟，年十余岁，其父党至门，时冬初，充尚衣葛衫。客戏充曰：“袁郎子，絺兮绌兮，凄其以风。”充应声答曰：“唯絺与绌，服之无斃。”以是大见嗟赏。仕陈，年十七，为秘书郎。历太子舍人、晋安王文学、吏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及陈灭归国，历蒙、鄜二州司马。充性好道术，颇解占候，由是领太史令。时上将废皇太子，正穷东宫官属，充见上雅信符应，因希旨进曰：“比观玄象，皇太子当废。”上然之。充复表奏隋兴以后，日景渐长，曰：“开皇元年，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，自尔渐短。至十七年，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。四年冬至，在洛阳测影，一丈二尺八寸八分。二年，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，自尔渐短。至十六年，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。《周官》以土圭之法正日影，日至之影尺有五寸。郑玄云：‘冬至之影一丈三尺。’今十六年夏至之影，短于旧

影五分，十七年冬至之影，短于旧影三寸七分。日去极近，则影短而日长；去极远，则影长而日短。行内道，则去极近；外道，则去极远。《尧典》曰：‘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。’据昴星昏中，则知尧时仲冬，日在须女十度。以历数推之，开皇已来冬至，日在斗十一度，与唐尧之代，去极并近。谨案《春秋元命包》云：‘日月出内道，璇玑得常，天帝崇灵，圣王相功。’京房《别对》曰：‘太平日行上道，升平行次道，霸世行下道。’伏惟大隋启运，上感乾元，影短日长，振古未之有也。”上大悦，告天下。将作役功，因加程课，丁匠苦之。

仁寿初，充言上本命与阴阳律吕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，因上表曰：“皇帝载诞之初，非止神光瑞气，嘉祥应感。至于本命行年，生月生日，并与天地日月、阴阳律吕，运转相符，表里合会。此诞圣之异，宝历之元。今与物更新，改年仁寿，岁月日子，还共诞圣之时并同，明合天地之心，得仁寿之理。故知洪基长算，永永无穷。”上大悦，赏赐优崇，侪辈莫之比。

仁寿四年甲子岁，炀帝初即位，充及太史丞高智宝奏言：“去岁冬至，日景逾长。今岁皇帝即位，与尧受命年合。昔唐尧受命四十九年，到上元第一纪甲子，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；陛下即位，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，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，正与唐尧同。自放勋以来，凡经八上元，其间绵代，未有仁寿甲子之合。谨案：第一纪甲子，太一在一宫，天目居武德，阴阳历数，并得符同唐尧。唐尧丙辰生，丙子年受命，止合三五。未若己丑甲子，支干并当六合。允一元三统之期，合五纪九章之会，共帝尧同其数，与皇唐比其踪。信所谓皇哉唐哉，唐哉皇哉者矣。”仍讽齐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贺。后荧惑守太微者数旬，时缮修宫室，征役繁重，充乃上表称“陛下修德，荧惑退舍”。百僚毕贺。帝大喜，前后赏赐将万计。时军国多务，充

候帝意欲有所为，便奏称天文见象，须有改作，以是取媚于上。大业六年，迁内史舍人。从征辽东，拜朝请大夫、秘书少监。

后天下大乱，帝初罹雁门之厄，又盗贼益起，心不自安。充复托天文，上表陈嘉瑞以媚上曰：

伏惟陛下握录图而馭黔首，提万善而化八紘，以百姓为心，匪一人受庆，先天罔违所欲，后天必奉其时。是以初膺宝历，正当上元之纪；乾之初九，又与本命符会。斯则圣人冥契，故能动合天经。谨案去年已来，玄象星瑞，毫厘无爽。谨录尤异，上天降祥、破突厥等状七事。

其一，去八月二十八日夜，大流星如斗，出王良北，正落突厥营，声如崩墙。其二，八月二十九日夜，复有大流星如斗，出羽林，向北流，正当北方。依占，频二夜流星坠贼所，贼必败散。其三，九月四日夜，频有两星大如斗，出北斗魁，向东北流。依占，北斗主杀伐，贼必破败。其四，岁星主福德，频行京都二处分野。依占，国家之福。其五，去七月内，荧惑守羽林，九月七日已退舍。依占，不出三日，贼必败散。其六，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，有流星赤如火，从东北向西南，落贼帅卢明月营，破其橦车。其七，十二月十五日夜，通汉镇北有赤气互北方，突厥将亡之应也。依勘《城录》，河南、洛阳并当甲子，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。此是福地，永无所虑。旋观往政，侧闻前古，彼则异时间出，今则一朝总萃。岂非天赞有道，助歼凶孽？方清九夷于东瀛，沉五狄于北溟，告成岱岳，无为汾水。

书奏，帝大悦，超拜秘书令。亲待逾昵，每欲征讨，充皆预知之，乃假托星象，奖成帝意，在位者皆切患之。宇文化及弑逆之际，并诛充。

李雄，勃海蓀人也。父棠，名列《诚义传》。雄少慷慨，

有壮志。弱冠，从周武帝平齐，以功授帅都督。隋文帝作相，从韦孝宽破尉迟迥，拜上开府，赐爵建昌县公。伐陈之后，以功进位大将军。历郴江二州刺史，并有能名。后坐事免。汉王谅之反，炀帝将发幽州兵讨之。时竇抗为幽州总管，帝恐其贰，问可任者於杨素。素遂进雄，授上大将军，拜廉州刺史。驰至幽州，止传舍，召募得千余人。抗恃素贵，不时相见。雄遣人谕之，后二日，抗从铁骑二千来诣雄所。雄伏甲禽抗，悉发幽州兵步骑三万，自井陘讨谅。迁幽州总管。寻征拜户部尚书。雄明辩有器干，帝甚任之。新罗尝遣使朝贡，雄至朝堂与语，因问其冠制所由。其使者曰：“古弁遗象，安有大国君子不识？”雄因曰：“中国无礼，求诸四夷。”使者曰：“自至已来，此言外未见无礼。”宪司以雄失辞，奏劾其事，竟坐免。俄而复职。从幸江都，帝以仗卫不整，顾雄部伍之。雄立指麾，六军肃然。帝大悦曰：“公真武侯才也。”寻转右候卫大将军。复坐事除名。辽东之役，帝令从军自效，因从来护兒自东莱将指沧海。会杨玄感反于黎阳，帝疑之，诏锁雄送行在所。雄杀使亡归玄感，玄感每与计焉。及玄感败，伏诛，籍没其家。

论曰：隋文肇基王业，刘昉实启其谋，于时当轴执钧，物无异论。不能忘身急病，以义断恩，方乃虑难求全，偷安怀禄。其在周也，靡忠贞之节；其奉隋也，愧竭命之诚。非义掩其前功，蓄怨兴其后衅，而望不陷刑辟，保贵全生，难矣。柳裘、皇甫绩，因人成事，好乱乐祸，大运光启，并参枢要。斯固在人欲其悦己，在我欲其骂人，理自然也。晏婴有言曰：“一心可以事百君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。”于昉等见之矣。郭衍，文皇締构之始，当爪牙之寄；炀帝经纶之际，参心膂之谋。而如脂如韦，以水济水，君所谓可，亦曰可焉，君所谓不，亦曰不焉，功虽居多，名不见重。然则立身行道，可不慎欤！语曰：

“无为权首，将受其咎。”又曰：“无始祸，无兆乱。”夫忠为令德，施非其人尚或不可，况托足邪径，又不得其人者欤！张衡夺宗之计，实兆其谋，夫动不以顺，能无及于此也？杨汪以学业自许，其终不令，惜乎！裴蕴素怀奸险，巧于附会，作威作福，唯利是视，灭亡之祸，其可免乎！袁充少在江东，初以警悟见许，委质隋氏，更以玄象自矜，要求时幸，干进附入，变动星占，谬增晷景，厚诬天道，乱常侮众。刑兹勿舍，其在斯乎！李雄斯言为玷，取讥夷翟，以乱从乱，何救诛夷。

## 卷第七十五

### 列传第六十三

赵昺 赵芬 王韶 元岩 宇文弼 伊娄谦 李圆通 陈茂  
郭荣 庞晃 李安 杨尚希 张昺 苏孝慈 元寿

赵昺，字通贤，天水西人也。祖超宗，魏河东太守。父仲懿，尚书左丞。

昺少孤，养母至孝。年十四，有人盗伐其父墓中树者，昺对之号恸，因执送官。见魏右仆射周惠达，长揖不拜，自述孤苦，涕泪交集，惠达为之陨涕叹息者久之。及长，沈深有器局，略涉书记。周文帝引为相府参军事。从破洛阳。及班师，昺请留抚纳亡叛，从之。昺于是帅所领与齐人前后五战，斩获甚众，以功封平定县男。累转中书侍郎。

周闵帝受禅，迁硤州刺史。蛮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、秭归，袭袭击破之，二郡获全。时周人于江南岸置安蜀城以御陈，属霖雨数旬，城颓者百余步。蛮酋郑南乡叛，引陈将吴明彻欲掩安蜀。议者皆劝昺益修守御，昺不从，乃遣使说诱江外生蛮向武阳，令乘虚掩袭南乡所居，获其父母妻子。南乡闻之，其党各散，陈兵亦遁。明年，吴明彻屡为寇患，昺与前后十六战，每挫其锋。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再迁户部中大夫。周武帝欲收齐河南地，昺谏曰：“河南洛阳，四面受敌，纵得不可以守。请从河北直指太原，倾其巢穴，可一举以定。”帝不纳，师竟

无功。寻从上柱国于翼自三鸦道伐陈，克十九城而还。以谗毁，功不见录。累迁御正上大夫。

暉与宗伯斛斯徵素不协，徵后出为齐州刺史，坐事下狱，自知罪重，遂逾狱走。帝大怒，购之甚急。暉密奏曰：“徵自以罪重，惧死遁逃，若不北走匈奴，则南奔吴越。徵虽愚陋，久历清显，奔彼敌国，无益圣朝。今炎旱为灾，可因兹大赦。”帝从之。徵赖而免，暉卒不言。

隋文帝为丞相，加上开府，再迁大宗伯。及践阼，暉授玺绂。进位大将军，赐爵金城郡公，拜相州刺史。朝廷以暉习故事，徵拜尚书右仆射。未几，以忤旨出为陕州刺史，转冀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暉尝有疾，百姓奔驰，争为祈祷，其得人情如此。冀州市多奸诈，暉为铜斗铁尺。置于肆，百姓便之。帝闻而嘉焉，颁之天下，以为常法。尝有人盗暉田中蒿，为吏所执。暉曰：“此乃刺史不能宣风化，彼何罪也？”慰谕遣之，令人载蒿一车赐盗者，盗愧过于重刑。帝幸洛阳，暉来朝，帝劳之。卒于官。

子义臣嗣，位至太子洗马。后同杨谅反，诛。

赵芬，字士茂，天水西人也。父谅，周秦州刺史。芬少有辩智，颇涉经史。周引为相府铠曹参军。历记室，累迁开府仪同三司。性强济，所居之职，皆有声绩。周武帝亲总万机，拜内史下大夫，转小御正。明习故事，每朝廷有所疑议，众不能决者，芬辄为评断，莫不称善。后为司会。及申国公李穆讨齐，引为行军长史，封淮安县男。再迁东京小宗伯，镇洛阳。隋文帝为丞相，尉迟迥与司马消难阴谋往来，芬察知之，密白帝。由是深见亲委，迁东京左仆射，进爵郡公。开皇初，罢东京官，拜尚书右仆射，与郢公王谊修律令。俄兼内史令，甚见信任。未几，以老病出为蒲州刺史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仍领关东运漕，

赐钱百万、粟五千石而遣之。后数年，上表乞骸骨，征还京师。赐以三骥轺车，几杖被褥，归于家。皇太子又致巾帔。后数年，卒，帝遣使致祭，鸿胪监护丧事。

子元恪嗣，位扬州总管司马，左迁候卫长史。

少子元楷，与元恪皆明干世事。元楷，大业中为历阳郡丞，与庐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产，以贡于帝。仲宗迁南郡丞；元楷超拜江都丞，兼领江都宫监。

王韶，字子相，自云太原晋阳人也，世居京兆。祖谐，原州刺史。父谅，早卒。韶幼而方雅，颇好奇节，有识者异之。在周，累以军功，官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复转军正。周武帝既拔晋州，意欲旋师，韶谏曰：“取乱侮亡，正在今日。方欲释之而去，臣愚深所未解。”帝大悦。及齐平，进位开府，封晋阳县公，赐口马杂畜万计。迁内史中大夫。宣帝即位，拜丰州刺史，改封昌乐县公。

隋文帝受禅，进爵项城郡公，转灵州刺史，加位大将军。晋王广之镇并州，除行台右仆射，赐彩五百匹。韶性刚直，王甚惮之，每事谘询，不敢违法度。韶尝奉使检行长城，后王穿池，起三山，韶既还，自锁而谏，王谢而罢之。帝闻而嘉叹，赐金百两，并后宫四人。平陈之役，以本官为元帅府司马。及克金陵，韶即镇焉。晋王广班师，留韶于石头防遏，委以后事。岁余，征还。帝谓公卿曰：“晋王以幼出藩，遂能克平吴、越，王子相之力也。”于是进位柱国，赐奴婢三百口，锦绢五千段。及上幸并州，以其称职，特加劳勉。后上谓曰：“自朕至此，公须鬓渐白，无乃忧劳所致？柱石之望，唯在于公，努力勉之！”韶辞谢，上劳而遣之。

秦王俊为并州总管，仍为长史。岁余，驰驿入京，劳弊而卒。帝甚伤惜之，谓秦王使者曰：“语尔王，我前令子相缓来，

如何乃遣驰驿？杀我子相，岂不由汝！”言甚；妻怆。使有司为立宅，曰：“往者何用宅为？但以表我深心耳！”又曰：“子相受我委寄，十有余年，终始不易。宠章未极，舍我而死乎！”发言流涕。因命取子相封事数十纸，传示群臣曰：“其真言匡正，裨益甚多，吾每披寻，未尝释手。”炀帝即位，追赠司徒、尚书令、灵鹫等十州刺史、魏公。子士隆嗣。

士隆略知书计，尤便弓马，慷慨有父风。大业世，颇见亲重，位备身将军，改封耿国公。越王侗称帝，士隆率数千兵自江淮而至。会王世充僭号，甚礼重之，署尚书右仆射。忧愤，疽发背卒。

元岩，字君山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父祜，魏敷州刺史。岩好读书，不守章名，刚鯁有器局，以名节自许，少与勃海高颎、太原王韶同志友善。仕周，为武贲给事。大冢宰宇文护见而器之，以为中外记室。累迁内史中大夫，封昌国县伯。周宣帝嗣位，为政昏暴，京兆郡丞乐运舆榱诣朝堂，陈帝八失，言甚切至。帝大怒，将戮之，朝臣莫有救者。岩谓人曰：“臧洪同日，尚可俱死，其况比干乎？若乐运不免，吾将与之俱毙。”诣閤请见，言于帝曰：“乐运知书奏必死，所以不顾身命者，欲取后世名。陛下若杀之，乃成其名，落其术内。不如劳而遣之，以广圣度。”运因获免。后帝将诛乌丸轨，岩不肯署诏。御正颜之仪切谏不入，岩进继之，脱巾顿颡，三拜三进。帝曰：“汝欲党乌丸轨耶？”岩曰：“臣非党轨，正恐滥诛，失天下望。”帝怒，使阉竖搏其面，遂废于家。

隋文帝为丞相，加开府、户部中大夫。及受禅，拜兵部尚书，进爵平昌郡公。岩性严重，明达世务，每有奏议，侃然正色，廷争面折，无所回避，上及公卿皆敬惮之。时帝惩周代诸侯微弱，以致灭亡，由是分王诸子，权侔王室，以为盘石之固。

遣晋王广镇并州，蜀王秀镇益州。二王年并幼，选贞良有重望者为之僚佐。时严与王韶为河北道行台右仆射，帝谓曰：“公宰相大器，今屈辅我儿，亦如曹参相齐之意。”及岩到官，法令明肃，吏人称焉。蜀王好奢，尝欲取獠口为阉人，又欲生剖死囚，取胆为乐。岩皆不奉教，排阁切谏，王辄谢而止。惮岩为人，每循法度。蜀中狱讼，岩所裁断，莫不悦服。有得罪者，谓曰：“平昌公与罪，吾何怨焉？”上甚嘉之，赏赐优洽。卒于官，上悼惜久之。益州父老莫不陨涕，于今思之。

岩死后，蜀王为非法，造浑天仪，又共妃出猎，以弹弹人，多捕山獠充宦者，僚佐无能谏止。及秀得罪，上曰：“元岩若在，吾儿岂有是乎！”

子弘嗣。历给事郎、司朝谒者、北平通守。

宇文弼，字公辅，河南洛阳人也，其先与周同出。祖直力勤，魏钜鹿太守。父珍，周宕州刺史。弼慷慨有大节，博学多通。仕周，尝奉使邓至国及黑水、龙涸诸羌，前后降附三十余部。及还，奉诏修定五礼，书成奏之，赐田二顷、粟百石。累迁小吏部，擢八人为县令，皆有异绩，世以为知人。转内史都上士。

武帝将谋出兵河阳以伐齐，弼进策曰：“齐氏建国，于今累世，虽曰无道，尚有其人。今若用兵，须择其地。河阳要冲，精兵所聚，尽力攻围，恐难得志。彼汾之曲，戍小山平，攻之易拔，用武之地也。”帝不纳，师竟无功。建德五年，大举伐齐，卒用弼策。于是募三辅豪侠少年数百人为别阳，从帝攻拔晋州，身被三疮，苦战不息，帝奇而壮之。因从平齐，以功拜上仪同，封武威县公。宣帝嗣位，为守庙大夫。时突厥寇甘州，帝令侯莫陈昶击之。弼为监军，谓昶曰：“宜选精骑，直趋祈连之西。贼若收军，必自蓼泉之北，此地险隘，兼下湿，度其

人马，三日方度。彼劳我逸，破之必矣。若邀此路，真上策也。”昶不能用，西取合黎，大军行迟，虜已出塞。其年，弼又从梁士彦攻拔寿阳，改封安乐县公，除涇州刺史，转南司州刺史。司马消难之奔陈，弼追之不及。遇陈将樊毅，战于漳口，自旦及午，三战三捷。除黄州刺史，转南定州刺史。

开皇初，以前功封平昌县公。入为尚书右丞。时西羌内附，诏弼持节安集，置盐泽、蒲昌二郡而还。迁左丞，当官正色，为百僚所惮。三年，突厥寇甘州，以行军司马元帅窦荣定击破之。还除太仆少卿，转吏部侍郎。平陈之役。杨素出信州道，令弼持节为诸军节度，仍领行军总管。刘仁恩之破陈将吕仲肃也，弼有谋焉。加开府，擢拜刑部尚书，领太子虞候率。上尝亲临释奠。弼与博士论议，词致清远。上大悦，谓群臣曰：“朕今睹周公之制礼，见宣尼之论孝，实慰朕心。”时朝廷以晋阳为重镇，并州总管必属亲王，其长史、司马亦一时高选。前长史王韶卒，以弼有文武干用，出为并州长史。十八年，辽东之役，授元帅汉王府司马，仍领行军总管。军还，历朔、代、吴三州总管，皆有能名。炀帝即位，拜刑部尚书，仍持节，巡省河北。还除泉州刺史。复徵拜刑部尚书，转礼部尚书。

弼既以才能著称，历职显要，声望甚重，物议多见推许。帝颇忌之。时帝渐好声色，尤勤远略，弼谓高颎曰：“昔周天元好声色亡国，以今方之，不亦甚乎！”又言“长城之役，幸非急务”。有人奏之，坐诛，天下冤之。所著辞赋二十余万言，为《尚书》、《孝经注》行于世。有子俭瑗。

伊娄谦，字彦恭，本鲜卑人也。其先世为酋长，随魏南迁。祖信，中部太守。父灵，相隆二州刺史。谦性忠直，善辞令。仕周，累迁宣纳上士、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。武帝将伐齐，召入内殿，问以兵事。对曰：“伪齐僭擅，跋扈不恭，沉溺倡优，

耽昏曲蘖。其折冲之将斛律明月已毙谗人之口，上下离心。若命六师齐进，臣之愿也。”帝大笑，因使谦与小司寇拓跋伟聘齐观衅。帝寻发兵。齐主知之，令其仆射阳休之责谦曰：“贵朝盛夏徵兵，马首何向？”答曰：“仆拭玉之始，未闻兴师。设复西增白帝之城，东益巴丘之戍，岂足怪哉！”谦参军高遵以情输齐，遂留谦不遣。帝既克并州，召谦劳之。乃执遵付谦，任令报复，谦顿首请赦之。帝曰：“卿可聚众唾面，令知愧也。”谦跪曰：“遵罪又非唾面之责。”帝善其言而止。谦竟待遵如初。寻赐爵济阳县伯，累迁前驱中大夫。大象中，进爵为侯，位开府。隋文帝作相，授亳州总管，俄征还京。耻与逆人王谦同名，因尔称字。文帝受禅，以彦恭为左武侯将军，俄拜大将军，进爵为公。后出为泽州刺史，清约自处，甚得人和。以疾去职，吏人攀恋，行数百里不绝。卒于家。子杰嗣。

李圆通，京兆泾阳人也。少孤贱，给使隋文帝家。及帝为隋公，擢授参军事。初，帝少时，每宴客，恆令圆通监厨。圆通性严整，左右婢仆，咸所敬惮。唯世子乳母恃宠轻之，宾客未供，每有干请。圆通不许，或辄持去。圆通大怒，叱厨人挝之数十，叫声彻于阁内，僚吏左右，代其失色。宾去后，帝知之，召圆通命坐赐食，从此独善之，以为堪当大任。帝作相，赐爵怀昌男。授帅都督，进爵新安子，委以心膂。圆通多力劲捷，长于武用。周代诸王素惮帝，伺便图为不利，赖圆通保护，获免者数矣。帝深感之，由是参预政事，授相国外兵曹，仍领左亲信。寻授上仪同。帝受禅，拜内史侍郎，领左卫长史，进爵为伯。历左右庶子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左丞，摄刑部尚书，深被任信。伐陈之役，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出信州道，以功进位大将军。改封万安县公，扬州总管长史。秦孝王仁柔自喜，少断决，府中事多决于圆通。入为司农卿，迁刑部尚书，后复为

并州长史。孝王以奢得罪，圆通亦坐免。寻检校刑部尚书事。仁寿中，以勋旧进爵郡公。炀帝嗣位，拜兵部尚书。帝幸扬州，以圆通留守京师。判宇文述田还百姓，述诉其受贿。帝怒，坐是免官。圆通忧惧发病，卒。赠柱国，封爵悉如故。

子孝常，大业末，为华阴令。武德初，以应义旗功，封义安王。

又有陈茂者，河东猗氏人。家世寒微，质直恭谨，为州里所称。文帝为隋国公，引为僚佐，待遇与圆通等。每令典家事，常称旨。后从帝与齐师战于晋州，贼甚盛，帝将挑战，茂固止不得，因捉马鞍。帝怒，拔刀斫其额，流血被面，词气不挠。帝感而谢之，厚加礼敬。帝为丞相，委以心膺。及受禅，拜给事黄门侍郎，封魏城县男，每典机密。转益州总管司马，迁太府卿，进爵为伯。卒官。子政嗣。

政字弘道，倜傥有文武大略，善钟律，便弓马。少养宫中，年十七，为太子千牛备身。京都大侠刘居士重政才气，数从之游。圆通子孝常与政相善，并与居士交结。及居士伏诛，政及常从坐，上以功臣子，拊之二百而赦之。由是不得调。炀帝时，历位协律郎、通事谒者、兵曹承务郎。帝以其才，甚重之。宇文化及之乱，以为太常卿。后归大唐，为梁州总管，遇贼见杀。

郭荣，字长荣，自云太原人也。父徽，仕魏为同州司马。时武元皇帝为刺史，由是与隋文帝有旧。徽后位洵州刺史、安城县公。及帝受禅，拜太仆卿，卒官。荣容貌魁岸，外疏内密，与交者多爱之。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。护察荣谨愿，擢为中外府水曹参军。齐寇屡侵，护令荣于汾州观城势，时汾州与姚襄镇相去悬远，荣以二城孤迥，势不相救，请于州镇间更筑城以相控摄，护从之。俄而齐将段孝先攻陷姚襄、汾州二城，唯荣所立者独能自守。护作浮桥出兵，孝先于上流纵大筏击浮

桥，护令荣督便水者引取其筏。以功授大都督。护又以稽胡数为寇乱，使绥集之。荣于上郡、延安筑周昌、弘信、广安、招远、咸宁等五城以遏其要路，稽胡由是不能为寇。周武亲总万机，拜宣纳中士。后从平齐，以功封平阳县男。迁司水大夫。

荣少与隋文帝亲狎，帝尝与夜坐月下，谓荣曰：“吾仰观玄象，俯察人事，周历已尽，我其代之。”荣深自结纳。未几，周宣崩，文帝总百揆，召荣，抚其背笑曰：“吾言验未？”既拜相府乐曹参军。俄以本官复领籀部大夫。文帝受禅，引为内史舍人，以龙潜之旧，进爵蒲城郡公，位上仪同。累迁通州刺史。仁寿初，西南夷獠多叛，诏荣领八州诸军事、行军总管讨平之。

炀帝即位，入为武侯骠骑大将军，以严正闻。后黔字首领田罗驹阻清江作乱，夷陵诸郡人夷多应者，诏荣击平之。迁左候卫将军。从帝西征吐谷浑，拜银青光禄大夫。辽东之役，以功进左光禄大夫。明年，帝复事辽东，荣以为中国疲弊，万乘不宜屡动，乃言于帝，请止行。帝不纳。复从军攻辽东城，荣亲蒙矢石，昼夜不释甲胄。帝知之大悦，每劳勉之。帝后以荣年老，欲出为郡。荣陈请不愿。哀之，拜右候卫大将军。后数日，帝谓百僚曰：“诚心纯至如郭荣者，固无比矣。”杨玄感之乱，帝令驰守太原。明年，从帝至柳城，卒于怀远镇。帝为废朝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曰恭。子福善。

庞晃，字元显，榆林人也。父虬，周骠骑大将军。晃少以良家子召补州都督。周文帝署大都督，领亲信兵，常置左右。晃因徙居关中。后迁骠骑将军，袭爵比阳侯。卫王直出领襄州，晃以本官从。寻与长湖公元定击江南，孤军深入，没于陈。数年，卫王直遣晃弟车骑将军元俊赉绢八百匹赎焉，乃得归。拜上仪同，复事卫王。时隋文帝出为随州刺史，路经襄阳，卫王

令晃诣文帝。晃知帝非常人，深自结纳。及帝去官归京师，晃迎见于襄邑。帝甚欢，与晃同饭，晃因曰：“公相貌非常，名在图箒，九五之日，幸愿不忘。”帝笑曰：“何妄言也！”顷之，有一雄雉鸣于庭，帝令晃射之，曰：“中则有赏。然富贵之日，持以为验。”文帝受禅，与晃言及之，晃再拜曰：“陛下君临宇内，犹忆曩时之言？”上笑曰：“公此言何得忘也！”“寻加上开府，拜右卫将军。进爵为公。河间王弘之击突厥。晃性刚悍。时广平王雄当途用事，势倾朝廷，晃每陵侮之。尝于军中卧，见雄不起，雄甚衔之。复与高颀有隙。二人屡譖晃，由是宿卫十余年，官不得进。出为怀州刺史，迁原州总管，卒于官。帝为废朝，谥曰敬。

子长寿，颇知名，位骠骑将军。

李安，字玄德，陇西狄道人也。父蔚，仕周，为相燕恆三州刺史、襄武县公。安美姿容，善骑射。天和中，袭爵襄武公，授仪同、小司右上士。隋文帝作相，引之左右，迁职方中大夫。复拜安弟哲为仪同。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时在京师，与周赵王谋害帝，诱哲为内应。哲谓安曰：“寝之则不忠，言之则不义，失忠与义，何以立身？”安曰：“丞相，父也，其可背乎！”遂阴白之。及赵王等伏诛，将加官赏，安顿首曰：“岂可将叔父之命以求官赏？”於是俯伏流涕，悲不自胜。帝为之改容曰：“我为汝特存璋子。”乃命有司罪止璋身，帝亦为安隐其事而不言。寻授安开府，进封赵郡公，哲上仪同、黄台县男。

文帝即位，历内史侍郎、尚书左丞、黄门侍郎。平陈之役为杨素司马，仍领行军总管，率蜀兵顺流东下。时陈人屯白沙，安谓诸将曰：“水战非北人所长。今陈人依险泊船，必轻我无备。夜袭之，贼可破也。”安率众先锋，大破陈师。诏书劳勉，进位上大将军、郢州刺史。转邓州刺史。求为内职，帝重违其

意，除左领左右将军。迁右领军大将军。拜哲开府仪同三司、备身将军。兄弟俱典禁卫，恩信甚重。

十八年，突厥犯塞，以安为行军总管，从杨素击之。安别出长川，会虜渡河，与战破之。仁寿元年，出安为宁州刺史，哲为卫州刺史。安子琼，哲子玮，始自襁褓，乳养宫中，至是年八九岁，始命归家。其亲顾如是。帝尝言及作相时事，因愍安兄弟灭亲奉国，乃下诏曰：“先王立教，以义断恩，割亲爱之情，尽事君之道，用能弘奖大节，体此至公。往者朕登庸惟始，王业初基，宁州刺史赵郡公李安，其叔璋潜结藩枝，包藏不逞。安与弟哲深知逆顺，披露丹心，凶谋既彰，罪人斯得。朕每念诚节，嘉之无已。但以事涉其亲，犹有疑惑，欲使安等名教之方，自处有地。朕常为思审，遂致淹年。今更详案圣典，求诸往事，父子天性，忠孝犹不并立，况复叔侄恩轻，情礼本有差降。忘私奉国，深得正理。宜录旧勋，重弘赏命。”于是拜安、哲俱为柱国，赐缣各五十匹、马百匹、羊千口。以哲为备身将军。进封顺阳郡公。安谓亲族曰：“虽家获全，而叔父遭祸，今奉此诏，悲愧交怀。”因歔歔悲感，不能自胜。先患水病，于是疾甚而卒。谥曰怀。子琼嗣。少子孝恭，最知名。

哲，炀帝时工部尚书，后坐事除名，配防岭南，道卒。

杨尚希，弘农人也。祖真，魏天水太守。父承宝，商直浙三州刺史。尚希韶龔而孤，年十一，辞母请受业长安。范阳卢辩见而异之，令入太学，专精不倦，同辈皆共推服。周文帝尝亲临释奠，尚希时年十八，令讲《孝经》，词旨可观。文帝奇之，赐姓普六茹氏。擢为国子博士，累转舍人上士。明、武世，历太学博士、太子中舍人、计部中大夫。赐爵高都侯，东京司宪中大夫。抚慰山东、河北，至相州而宣帝崩，与相州总管尉迟迥发丧于馆。尚希出谓左右曰：“蜀公哭不哀而视不安，将有

他计。吾不去，将及于难。”遂夜遁。及明，迴方觉，令数十骑追不及，遂归京师。隋文帝以尚希宗室之望，又背迴而至，待之甚厚。及迴屯兵武陟，遣尚希领宗室兵三千人镇潼关。寻授司会中大夫。文帝受禅，拜度支尚书，进爵为公。岁余，出为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尚希时见天下州郡过多，上表以为“今郡县倍多于古，或地无百里，数县并置，或户不满千，二郡分领。具僚以众，资费日多，吏卒又倍，租调岁减。清干良材，百分无一，动须数万，如何可充！所谓人少官多，十羊九牧。今存要去闲，并小为大，国家则不亏粟帛，选用则易得贤才。”帝览而嘉之，遂罢天下诸郡。后历位瀛州刺史、兵部、礼部二尚书，授上仪同。尚希性醇厚，兼以学业自通，甚有雅望，为朝廷所重。上时每旦临朝，日侧不倦，尚希谏以为“陛下宜举大纲，责成宰辅。繁碎之务，非人主所宜亲。”上欢然曰：“公爱我者。”尚希有足疾，谓曰：“蒲州出美酒，足堪养病，屈公卧临之。”于是拜蒲州刺史，仍领本州宗团骠骑。尚希在州，甚有惠政，复引瀆水立堤防，开稻田数千顷，人赖其利。卒官。谥曰平。

子旻嗣，后封丹水县公，位安定郡丞。

张熨，字士鸿，河间郑人也。父羨，少好学，多所通涉，仕魏，为荡难将军。从武帝入关，累迁银青光禄大夫。周文引为从事中郎，赐姓叱罗氏。历司织大夫、雍州中从事、应州刺史、仪同三司，赐爵虞乡县公。复入为司成中大夫，典国史。周代公卿，类多武将，唯羨以素业自通，甚为当时所重。后以年老致仕。隋文帝受禅，钦其德望，以书征之。及谒见，敕令勿拜，扶杖升殿，上降榻执手，与之同坐，宴语久之，赐以几杖。会迁都龙首，羨上表劝以俭约，上优诏答之。卒，赠沧州刺史，谥曰定。所撰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义，名《道言》，五

十二篇。

斐好学，有父风。仕魏，位员外侍郎。周文引为外兵曹。明、武世，位冢宰司录，赐爵北平县子。宣帝时，加仪同，进爵为伯。隋文帝为丞相，斐深自推结。帝以其有干用，甚亲遇之。及受禅，拜为尚书右丞，进爵为侯。迁太府少卿，领营新都监丞。丁父忧去职，柴毁骨立。末期，授仪同三司，袭爵虞乡县公。历太府卿、户部尚书。晋王广为扬州总管，授斐司马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

斐性和厚有识度，甚有当时誉。后拜冀州刺史，晋王广频表请之，复为晋王长史，检校蒋州事。及晋王为皇太子，复为冀州刺史，位上开府，吏人悦服，称为良二千石。卒官。子慧宝，官至绛郡丞。

开皇中，有刘仁恩者，政绩为天下第一，擢拜刑部尚书。以行军总管从杨素伐陈，与素破陈将吕仲肃于荆门，仁恩计功居多，授上大将军，甚有当时誉。冯翊郭均、上党冯世期并明悟有干略，相继为兵部尚书。此三人俱显名于世，然事行阙落，史莫能知。

苏孝慈，扶风人也。父武，周兖州刺史。孝慈少沉谨，有器干，美容仪。仕周，位至工部中大夫，封临水县公。隋文帝受禅，进爵安平郡公，拜太府卿。于时王业初基，征天下匠，纤微之巧，无不毕集。孝慈总其事，世以为能。历位兵部尚书，待遇愈密。时皇太子勇颇知时政，上欲重官官之望，多令大臣领其职，拜孝慈太子右卫率，尚书如故。及于陕州置常平仓，转输京下，以渭水多沙，乍深乍浅，乃决渭水为渠以属河，令孝慈督其役，渠成，上善之，又领太子左卫率，仍判工部、户部二尚书，称为干理。进位大将军，转工部尚书，率如故。先是，以百僚供费不足，台省府寺咸置廩钱，收息取给。孝慈以

为官与百姓争利，非兴化之道，表请公卿已下给职田各有差，上并纳焉。及将废太子，惮其在东宫，出为浙州刺史。太子以孝慈去，形于言色。迁洪州总管，俱有惠政。后桂林山越相聚为乱，诏孝慈为行军总管，击平之。卒官。子会昌。

孝慈兄顺，周眉州刺史。

子沙罗，字子粹。仕周，以破尉迟迥功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封通泰县公。开皇中，历位资、邛二州刺史，检校利州总管。从史万岁击西爨，进位大将军。寻检校益州总管长史。及蜀王秀废，沙罗坐除名。卒于家。子康嗣。

元寿，字长寿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祖敦，魏侍中、邵陵王。父宝，周凉州刺史。寿少孤，性仁孝，九岁丧父，哀毁骨立，宗族乡党咸异之。事母以孝闻。及长，方直，颇涉文史。周武成初，封隆城县侯。保定四年，封仪陇县侯，授仪同三司。隋开皇初，议伐陈，以寿有思理，使于淮浦监修船舰，以强济见称。累迁尚书左丞。文帝尝出苑观射，文武并从。开府萧摩诃妻患且死，奏请遣子向江南收其家产，御史见而不言。寿奏劾之曰：“御史之官，义存纠察，直绳莫举，宪典谁寄？今月五日，銮舆徙躔，亲临射苑，开府仪同三司萧摩诃幸厕朝行，预观盛礼，奏称请遣子世略暂往江南重收家产。妻安遇患，弥留有日，安若长逝，世略不合此行。窃以人伦之义，伉俪为重，资爱之道，乌乌弗亏。摩诃远念资财，近忘匹好，一言才发，名教顿尽，而兼殿内侍御史臣韩徽之等亲所闻见，竟不弹纠。若知非不举，情涉阿纵；如不以为非，岂关理识？仪同三司、太子左庶子、检校书侍御史臣刘行本亏失宪体，何所逃愆？臣谬膺朝寄，忝居左辖，无容寝默，谨以状闻。”上嘉纳之。后授太常少卿，出为基州刺史，有公廉称。入为太府少卿，进位开府。炀帝嗣位，汉王谅反，左仆射杨素为行军元帅，寿为长

史。事平，以功授大将军。迁太府卿。大业四年，拜内史令，从帝西讨吐谷浑，寿率众屯金山，东西连营三百余里以围浑主。还拜右光禄大夫。七年，兼左翊卫将军。从征辽东，在道卒。帝哭之甚恸，赠尚书右仆射、光禄大夫，谥曰景。

子敏，颇有才辩，而轻险多诈。寿卒，帝追思之，擢敏守内史舍人。交通博徒，数泄省中语。化及之反，敏创其谋，伪授内史侍郎，为沈光所杀。

论曰：二赵明习故事，当世咸推，及居端右，无闻殊绩。故知人之分器，各有量限，大小云异，不可相逾。晋蜀二王，帝之爱子，擅以权宠，莫拘宪法。王韶、元岩任当彼相，并见严惮，莫敢为非，謗谓之风有足称矣。宇文弼宇量宏远，声望攸归，斯言不密，以致倾殒，惜矣！伊娄谦志识弘深，不念旧恶，请赦高遵之罪，有君子风焉。李圆通、郭荣、庞晃等或陈力经纶之际，或自结龙潜之始，其所以高位厚秩，隆恩殊宠，岂徒然哉！李安虽则灭亲，而于义亦已疏矣。杨尚希誉望隆重，张熹、苏孝慈威称贞干，并擢自开皇之初，盖当时之选也。元寿之弹行本，有意存夫名教。然其计功称伐，盖不足云，端揆之赠，则为优矣。

## 卷第七十六

### 列传第六十四

段文振 来护兒 樊子盖 周罗睺 周法尚 卫玄 刘权  
李景 薛世雄

段文振，北海期原人也。祖寿，魏沧州刺史。父威，周洮、河、甘、渭四州刺史。文振少有膂力，胆智过人，明达世务。初为周冢宰宇文护亲信，护知其有器局干用，擢授中外府兵曹。后从周武帝攻齐海昌王尉相贵于晋州，其亚将侯子钦、崔景嵩为内应，文振杖槊与崔仲方等数十人先登城。文振随景嵩至相贵所，拔佩刀劫之，相贵不敢动，城遂下。及攻并州，陷东门而入，齐安德王延宗惧而出降。录前后勋，将拜柱国，以谗毁获谴，因授上仪同，赐爵襄国县公。进平鄴都，又赐绮罗二千段，后从滕王逖击稽胡，破之。又以天官都上士从韦孝宽经略淮南。俄而尉迟迥作乱，时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，迥遣人诱之，文振不顾。隋文帝引为丞相掾。司马消难之奔陈，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，还除卫尉少卿，兼内史侍郎。寻以行军长史从达奚震讨平叛蛮，加上开府，迁鸿胪卿。卫王爽北征突厥，以文振为长史，坐勋簿不实免官。后为石、河二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迁兰州总管，改封龙冈县公。突厥犯塞，以行军总管击破之，遂北至居延塞。

开皇九年，大举伐陈，为元帅秦王司马，别领行军总管，及平江南，授扬州总管司马，转并州总管司马，以母忧去职。

后拜云州总管，迁太仆卿。十九年，突厥犯塞，以行军总管破达头可汗于沃野。文振先与王世积有旧。初，文振北征，世积遗以驼。比还，世积以罪诛，文振坐与交关，功遂不录。后平越嵩叛蛮，赐奴婢二百口。仁寿初，嘉州獠反，文振以行军总管讨之。引军山谷间，为贼所袭，遂大败。文振复收散兵，竟破之。文振性素刚直，无所降下。初，军次益州，谒蜀王秀，貌颇不恭，秀甚衔之。及此，奏文振师徒丧乱。右仆射苏威与文振有隙，因谮之，坐是除名。及秀废黜，文振上表自申，帝慰谕之，授大将军，拜灵州总管。炀帝即位，征为兵部尚书，待遇甚重。从征吐谷浑，文振督兵屯雪山，连营三百余里，东接杨义臣，西连张寿，合围浑主于覆袁川以功进位右光禄大夫。帝幸江都，以文振行江都郡事。

文振见文帝时容纳突厥启人，居于塞内，妻以公主，赏赐重叠，及大业初，恩泽弥厚，恐为国患。乃上表请以时喻遣，令出塞外，然后明设烽候，缘边镇防，务令严重，此乃万世之长策。时兵部侍郎斛斯政专掌兵事，文振知政险薄，不可委以机要，屡言于帝。帝并弗纳。及辽东之役，授左候卫大将军。出南苏道。在军疾笃，上表以为“辽东小丑，未服严刑。但夷狄多诈，深须防拟，口陈降款，心怀背叛，诡伏多端，勿得便受。水潦方降，不可淹迟，唯愿严勒诸军，星驰速发，则平壤孤城，势可拔也。若倾其本根，余城自克。如不时定，脱遇秋霖，深为艰弊，兵粮又竭，强敌在前，鞅鞅出后，迟疑不决，非上策也”。卒于师。帝省表，悲叹久之，赠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、北平公，谥曰襄。

长子诠，位武牙郎将。次子纶，少以侠气闻。

文振弟文操，大业中，为武贲郎将，性甚刚严。帝令督秘书省学士。时学士颇存儒雅，文操辄鞭撻之，前后或至千数，

时议者鄙之。

来护兒，字崇善，本南阳新野人，汉中郎将歆十八世孙也。曾祖成，魏新野县侯，后归梁，徙居广陵，因家焉。位终六合令。祖嶷，步兵校尉、秦郡太守、长宁县侯。父法敏，仕陈终于海陵令。护兒未识而孤，养于世母吴氏。吴氏提携鞠养，甚有慈训，幼而卓犖，初读《诗》，至“击鼓其镗，踊跃用兵”，“羔裘豹饰，孔武有力”。因舍书叹曰：“大丈夫在世当如是，会为国灭贼以取功名，安能区区专事笔砚也！”群辈惊其言而壮其志。及长，雄略秀出，志气英进。涉猎书史，不为章句学。

始，侯景之乱，护兒世父为乡人陶武子所害，吴氏每流涕为护兒言之。武子宗族数百家，厚自封植。护兒每思复怨，因其有婚礼，乃结客数人，直入其家，引武子斩之，宾客皆慑不敢动。乃以其头祭伯父墓，因潜伏岁余。会周师定淮南，乃归乡里。所住白土村，地居疆场，数见军旅，护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。及开皇初，宇文忻、宇若弼等镇广陵，并深相礼重。除大都督，领本乡兵。破陈将曾永，以功授仪同三司，平陈之役，护兒有功焉，进位上开府，赏物一千段。

十一年，高智慧据江南反，以子总管统兵隋杨素讨之。贼据浙江岸为营，周亘百余里，船舰被江，鼓噪而进。护兒言于素曰：“吴人累锐，利在舟楫。必死之贼，难与争锋。公且严阵以待之，勿与接刃，请假奇兵数千，潜度江，掩破其壁，使退无所归，进不得战，此韩信破赵之策也。”素以为然。护兒乃以轻舸数百，直登江岸，袭破其营，因纵火，烟焰张天。贼顾火而惧，素因是动，一鼓破之。智慧将逃于海，护兒追至闽中，余党皆平。进位大将军。除泉州刺史，封襄阳县公，食邑一千户，赐物二千段、奴婢百人。护兒招怀初附，威惠兼举。

玺书劳问，前后相属。时智慧余党盛道延阻兵为乱，护兒又讨平之。迁建州总管。又与蒲山公李宽讨平黠、歆逆党汪文进，进位柱国，封永宁郡公。文帝嘉其功，使画工图其像以进。十八年，诏追入朝，赐以宫女、宝刀、骏马、锦彩等物，仍留长子楷为千牛备身，使护兒还职。

仁寿初，迁瀛州刺史，以善政闻，频见劳勉。炀帝嗣位，被追入朝，百姓攀恋，累日不能出境，诣阙上书致请者，前后数百人。帝谓曰：“昔国步未康，卿为名将，今天下无事，又为良二千石，可谓兼美矣。”仍除右骁卫大将军。寻迁左。又改上柱国为光禄大夫，徙右翊卫大将军，进封荣国公，恩礼隆密，朝臣无比。大业六年，车驾幸江都，谓护兒曰：“衣锦昼游，古人所重，卿今是也。”乃赐物二千段，并牛酒，令谒先人墓，宴乡里父老。仍令三品已上并集其宅，酣饮尽日，朝野荣之。

辽东之役，以护兒为平壤道行军总管，兼检校东莱郡太守，率楼船指沧海。入自涓水，去平壤六十里，高丽主高元扫境内兵以拒之，列阵数十里。诸将咸惧，护兒笑谓副将周法尚及军吏曰：“吾本谓其坚城清野以待王师，今来送死，当殄之而朝食。”高元弟建骁勇绝伦，率敢死数百人来致师。护兒命武贲郎将费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驰斩其首，乃从兵追奔，直至城下，俘斩不可胜计，因破其郭，营于城外，以待诸军。高丽昼闭城门，不敢出。会宇文述等众军皆败，乃旋军。以功赐物五千段，以第五子弘为杜城府鹰扬郎将，以先封襄阳公赐其子整。明年，又出沧海道，师次东莱，会杨玄感反，进攻洛阳，护兒闻之，召裨将周法尚等议旋军讨逆。法尚等咸以无敕，不宜擅还，再三固执不从。护兒厉声曰：“洛阳被围，心腹之疾。高丽逆命，犹疥癣耳。公家之事，知无不为，专擅在吾，当不关

诸人也。有沮议者，军法从事。”即日回军。令子弘及整驰驿奏闻。帝见弘等甚悦，曰：“汝父擅赴国难，乃诚臣也。”授弘通议大夫，整公路府鹰扬即将，乃降玺书于护儿曰：“公旋师之时，是朕敕公之日，君臣授弘意合，远同符契。臬此元恶，期在不遥，勒名太常，非公而谁也！”于是护儿与宇文述破玄感于闾乡，斩平之。还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物五千段、黄金千两、奴婢百人，赠父法敏东阳郡太守、永宁县公。

十一年，又率师渡海，破高丽奢卑等二城。高丽举国来战，护儿大破之。将趣平壤，高元震惧，使执叛臣斛斯政诣辽东城下请降。帝许之，诏护儿旋军。护儿集众军谓曰：“三度出兵，未能平贼。此还也，不可重来。今高丽困弊，野无青草，以我众战，不日克之。吾欲进兵，径围平壤，取其伪主，献捷而归也。”于是拜表请行，不肯奉诏。长史崔君肃固争之，以为不可。护儿曰：“贼势破矣。吾在闾外，事合专决，宁征得高元，还而获谴，舍此成功，所不能矣。”君肃告众曰：“若从元帅，违拒诏书，必当奏闻。”诸将惧，乃同劝还师，方始奉诏。及帝于雁门为突厥所围，将选精骑溃围而出，护儿及樊子盖并固谏，乃止。

十二年，驾幸江都，护儿谏曰：“自皇家受命，将四十年，薄赋轻徭，户口滋殖。陛下以高丽逆命，稍兴军旅，百姓无知，易为咨怨，在外群盗，往往聚结，车驾游幸，深恐非宜。伏愿驻驾洛阳，与时休息，出师命将，扫清群丑，上禀圣算，指日克除。陛下今幸江都，是臣衣锦之地，臣荷恩深重，不敢专为身谋。”帝闻之，厉色而起，数日不得见。后怒解，方被引入，谓曰：“公意乃尔，朕复何望！”护儿因不敢言。寻代宇文述为左翊卫大将军。及宇文文化及构逆，深忌之。是日旦将朝，见执。护儿曰：“陛下今何在？”左右曰：“今被执矣。”护儿

叹曰：“吾备位大臣，荷国重任，不能肃清凶逆，遂令王室至此，抱恨泉壤，知复何言！”乃遇害。

护兒重然诺，敦交契，廉于财利，不事产业。至于行军用兵，特多谋算，每览兵法，曰：“此亦岂异人意也！”善抚士卒，部分严明，故咸得其死力。

子十二人，楷通议大夫，弘金紫光禄大夫，整左光禄大夫。整尤骁勇，善抚御，讨击群盗，所向皆捷。诸贼歌曰：“长白山头百战场，十十五五把长枪。不畏官军千万众，只怕荣公第六郎。”至是，并遇祸，子侄死者十人，唯少子恆、济二人免。

樊子盖，字华宗，庐江人也。祖道则，梁越州刺史。父儒，侯景之乱奔齐，位仁州刺史。子盖仕齐，位东海北陈二郡太守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封富阳侯。周武帝平齐，授仪同三司、郢州刺史。隋文帝受禅，以仪同领乡兵，后除枞阳太守。平陈之役，以功加上开府，改封上蔡县伯，历辰、嵩、齐三州刺史，转循州总管，许以便宜从事。十八年，入朝，奏岭南地图，赐以良马杂物，加统四州，令还任所，遣光禄少卿柳謩之饯于灞上。

炀帝即位，转凉州刺史，改授银青光禄大夫、武威太守，以善政闻。大业三年，入朝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五年，车驾西巡，将入吐谷浑。子盖以彼多瘴气，献青木香，以御雾露。及帝还，谓曰：“人道公清，定如此不？”子盖谢曰：“臣安敢清，止是小心不敢纳贿耳。”于是赐之口味百余斛，加右光禄大夫。子盖曰：“愿奉丹陛。”帝曰：“公侍朕则一人而已，委以西方，则万人之敌，宜识此心。”六年，帝避暑陇川宫，又云欲幸河西。子盖倾望銮舆，愿巡郡境。帝知之，下诏慰勉之。是岁，朝于江都宫，帝谓曰：“富贵不还故乡，真衣绣夜行耳。”因敕庐江郡设三千人会，赐米麦六千石，使谒坟墓，宴故老，当时荣之。还除户部尚书。时处罗可汗及高昌王款塞，

复以子盖检校武威太守，应接二蕃。辽东之役，摄左武卫将军，出长岑道。后以宿卫不行。加左光禄大夫。其年，帝还东都，使子盖涿郡留守。

九年，驾复幸辽东，命子盖东都留守。属杨玄感作逆，逼城，子盖遣河南赞务裴弘策逆击之，反为所败，遂斩弘策以徇。国子祭酒杨汪小不恭，子盖又将斩之。汪拜谢，顿首流血，久乃释免。于是三军莫不战栗，将吏无敢仰视。玄感每尽锐攻城，子盖徐设备御，至辄摧破。会来护等救至，玄感乃解去。子盖凡所诛杀万人。又检校河南内史。车驾至高阳，追诣行在所，帝劳之，以比萧何、寇恂，加光禄大夫，封建安侯，赐女乐五十人。谓曰：“朕遣越王留守东都，示以皇枝盘石，社稷大事，终以委公。特宜持重，戈甲五百人而后出，此勇夫重闭之义。无赖不轨者，便诛锄之，凡可施行，无劳形迹。今为公别造玉麟符，以代铜兽。”又指越、代二王曰：“今以二孙委公与卫文升耳。宜选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习之。”于是赐以良田、甲第。

十年，驾还东都，帝谓子盖曰：“玄感之反，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。析珪进爵，宜有令谟。”是日进爵为济公，言其功济天下，特为立名，无此郡国也。后与苏威、宇文述陪宴积翠池，帝亲以金杯属子盖酒，曰：“良算嘉谋，俟公后动，即以此杯赐公，用为永年之瑞。”

十一年，从驾至雁门，为突厥所围。帝欲选精骑溃围出，子盖及来护谏，因垂泣：“愿暂停辽东之役，以慰众望。圣躬亲出慰抚，厚为勋格，人心自奋，不足为忧。”帝从之，后援兵至，虏乃去。纳言苏威追论勋格太重，宜在斟酌。子盖执奏不宜失信。帝曰：“公欲收物情邪？”子盖默然不敢对。

从驾还东都。时绛郡贼敬槃陀、柴保昌等阻兵数万，汾、

晋苦之，诏子盖进讨。时人物殷阜，子盖善恶无所分别，汾水北村坞尽焚之。百姓大骇，相率为盗。其归首者，无少长悉坑之。拥数万众，经年不能破贼，诏徵还，又将兵击宜阳贼，以疾停，卒于东京。上悲伤者久之，顾黄门侍郎裴矩曰：“子盖临终何语？”矩曰：“子盖病笃，深恨雁门之耻。”帝闻之叹息，令百官就吊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景。会葬万余人。武威人吏闻其死，莫不嗟痛，立碑颂德。

子盖无他权略，在军持重，未尝负败，莅官明察，下莫敢欺。严酷少恩，果于杀戮，临终之日，见断头鬼前后重沓，为之厉云。

周罗 ，字公布，九江寻阳人也。父法皓，仕梁，至南康内史、临蒸县侯。罗 年十五，善骑射，好鹰狗，任侠放荡，收聚亡命，阴习兵书。从祖景彦诫之曰：“吾世恭谨，汝独放纵，若不丧身，必将灭吾族。”罗 终不改。仕陈，为句容令。后从大都督吴明彻与齐师战于江阳，为流矢中左目。齐师之围明彻于宿预也，诸军相顾，莫有斗心。罗 跃马突进，莫不披靡。太仆卿萧摩诃副之，斩首不可胜计。进师徐州，与周将梁士彦战于彭城，摩诃临阵堕马，罗 进救之于重围之内，勇冠三军。明彻之败，罗 全众而归。后以军功除右军将军。封始安县伯，总检校扬州中外诸军事。赐金银三千两，尽散之将士，分赏骁雄。陈宣帝深叹美之。出为晋陵太守，进爵为侯。后除使持节、都督豫章十郡诸军事、豫章内史。狱讼庭决，不关吏手，人怀其惠，立碑颂德。

至德中，除持节、都督南州诸军事。江州司马吴世兴密奏罗 甚得人心，拥众岭表，意在难测。陈主惑焉。萧摩诃、鲁广达等保明之。外有知者，或劝其反，罗 拒绝之。还除太子左术率，信任愈重，时参宴席。陈主曰：“周左率武将，诗每

前成，文士何为后也？”都官尚书孔范曰：“周罗执笔制诗，还如上马入阵，不在人后。”自是益见亲礼。及隋伐陈，罗都督巴峡缘江诸军事以拒秦王俊。及陈主被禽，上江犹不下，晋王广遣陈主手书命之。罗与诸将大临三日，放兵士散，然后乃降。文帝慰喻之，许以富贵。罗垂泣对曰：“本朝沦亡，臣无节可纪。陛下所赐，获全为幸，富贵荣禄，非臣所望。”帝甚器之。贺若弼谓曰：“闻公郢、汉捉兵，即知扬州可得。王师利涉，果如所量。”罗答曰：“若得与公周旋，胜负未可知也。”其年秋，拜上仪同三司，鼓吹送之于宅。先是，陈裨将羊翔归降，使为乡导，位至开府，班在罗上。韩禽于朝堂戏之曰：“不知机变，位在羊翔下。”罗答曰：“昔在江南，久承令问，谓公天下节士。今日所言，殊匪人臣之论。”禽有愧色。历幽、涇二州刺史，并有能名。

开皇十八年，征辽东，徵为水军总管。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，遭风，船多漂没，入功而旋。十九年，突厥达头可汗犯塞，从杨素致讨，罗先登，大破之。进大将军。仁寿元年，入为东宫右虞候率，赐爵义宁郡公。转右卫率。炀帝即位，授右武候大将军，副杨素计平汉王谅，进授上大将军。及陈主卒，罗请一临哭，帝许之。衰经送至墓，葬还，释服而后入朝。帝甚嘉尚之，世论称其有礼。时谅余党据绛、晋等三州未下，诏罗行晋、绛、吕三州诸军事，进兵围之。中流矢，卒。送柩还京，行数里，无故舆马自止，策之不动，不飘风旋绕焉。绛州长史郭雅稽首祝曰：“公恨小寇未平邪？寻既除殄，无为恋恨。”是时风静马行，见者莫不悲叹。其年七月，子仲隐梦罗曰：“我明日当战。”其灵坐所有弓箭刀剑无故自动，若人带持之状。绛州城陷，是其日也。赠柱国、右翊卫大将军，谥曰壮。子仲安，位上开府。

周法尚，字德迈，汝南安成人也。祖灵起，梁庐、桂二州刺史。父灵，定州刺史、平北将军。

法尚少果劲，有风概，好读兵书。其父卒后，监定州事，督父本兵。数有战功，为散骑常侍，领齐昌郡事，封山阴县侯。既而其兄武昌县公法僧代为定州刺史。法尚与长沙王叔坚不相能，叔坚言其将反。陈宣帝执禁法僧，发兵欲取法尚。其下将吏皆劝之归北，法尚未决。长史殷文则曰：“乐毅所以辞燕，良不获已也。”法尚遂归周，拜开府、顺州刺史，封归义县公，赐良马五匹、女妓六人、彩物五百段，加以金带。陈将樊猛济江讨之，法尚遣部曲督朗韩朗诈为背己奔陈，伪告猛曰：“法尚部兵不愿降北，若得军来，必无斗者。”猛引师急进。法尚设奇兵，大败之，猛仅以身免。

隋文帝为丞相，司马消难作乱，阴遣上开府段珣攻围之。外无救援，法尚弃城走。消难虏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归陈。及文帝受禅，拜巴州刺史，破三鶚叛蛮，复从柱国王谊击走陈寇。迁衡州总管，改封谯郡公。后上幸洛阳，召之，赐金钿酒钟一双、彩五百段、良马十五匹、奴婢三百口，给鼓吹一部。法尚固辞。上曰：“公有大功于国，特给鼓吹者，欲公卿知朕之宠公也。”转黄州总管，使经略江南。及伐陈之役，以行军总管隶秦孝王。转鄂州刺史，迁永州总管，安集岭南，仍给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为帐内。前后赏赐甚厚。转柱州总管，仍岭南道安抚大使。后数年入朝，以本官宿卫。未几，桂州人李光仕反，令法尚与上柱国王世积讨之。法尚发岭南兵，世积徵岭北军。俱会尹州。世积所部多遇瘴，不能进，顿于衡州。法尚独讨之，捕得其弟光略、光度，追斩光仕，平之。仕寿中，遂州獠叛，复以行军总管讨平之。嵩州乌蛮反，诏法尚便道讨击破之。军还，检校潞州事。

炀帝嗣位，转云州刺史，迁定襄太守，进金紫光禄大夫。时帝幸榆林，法尚朝于行宫。内史令元寿言于帝曰：“汉武出塞，旌旗千里。今御营外，请分为二十四军，日别遣一军发，相云三十里，旗帜相望，钲鼓相闻，首尾连注，千里不绝。”法尚曰：“兵亘千里，动间山谷，卒有不虞，四分五裂，腹心有事，首尾未知。虽有故事，此取败道也。”帝不恚曰：“卿以为如何？”法尚曰：“请为方阵，四面外拒，六宫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间。若有变，当头分抗，车为壁垒，重设钩陈，此与据城何异？臣谓牢固万全策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因拜左武卫将军。明年，黔安夷向思多反，杀将军鹿愿，围太守萧造。法尚与将军李景分路讨之，法尚破思多于清江。及还，从讨吐谷浑，别出松州道，逐捕亡散，至于青海。出为敦煌太守，迁会宁太守。

辽东之役，以舟师指朝鲜道。会杨玄感反，与宇文述、来护等破之。以功进授右光禄大夫。时齐郡人王薄、孟让等为盗，保长白山，法尚频击破之。明年，复临沧海，在军遇疾卒。赠卫光大将军，谥曰僖。有子六人，绍范最知名。

卫玄，字文升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祖悦，魏司农卿。父，侍中、左武卫大将军。玄少有器识，周武帝在藩，引为记室。迁给事上士，袭爵兴势公。武帝亲总万机，拜益州总管长史，赐以万钉宝带。稍迁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府中大夫，摄内史事，仍领京兆尹，称为强济。隋文帝作相，检校熊州事。及受禅，迁淮州总管，进封同轨郡公，坐事免。未几，拜岚州刺史。会起长城之役，诏玄监督之。后为卫尉少卿。仁寿初，山獠作逆，以玄为资州刺史，以镇抚之。玄既到官，时獠攻围大牢镇，玄单骑造其营，谓群獠曰：“我是刺史，衔天子诏安养汝等，汝等勿惊”诸贼莫敢动。于是说以利害，渠帅感悦，解兵归附者

十余万口。文帝大悦，赐缣二千匹，除遂州总管，仍令剑南安抚。

炀帝即位，复徵为卫尉卿，夷獠攀恋，数百里不绝。及与之决，并挥涕而去。迁工部尚书。后拜魏郡太守，尚书如故。未几，拜右卫大将军，检校左候卫事。转刑部尚书。辽东之役，检校右御卫大将军，帅师出增地道。时诸军多不利，玄独全众而还。拜金紫光禄大夫。

九年，驾幸辽东，使玄与代王侑留守京师，拜为京兆内史，尚书如故，许以便宜从事，敕代王待以师傅礼。会杨玄感围东都，玄率步骑七万援之。至华阴，掘杨素冢，焚其骸骨，夷其茔域，示士卒以必死。既出潼关，议者恐崤函有伏兵，请於陕县沿流东下，直趋河阳，以攻其背。玄曰：“此计非竖子所及也。”乃鼓行而进。既度函谷，卒如所量。乃遣武贲郎将张峻为疑军於南道，玄以大兵直趋城北。玄感逆拒之，且战且行，屯军金谷。于军中扫地而祭文帝曰：“若社稷灵长，宜令丑徒冰碎；如或大运去矣，幸使老臣先死。”词气激扬，三军莫不涕咽。时众寡不敌，民贼频战不利，死伤太半。玄苦战，贼稍却，进屯北芒。会宇文述、来护等援兵至，玄感西遁。玄遣通议大夫斛斯万善、监门直阁庞玉前锋追之，及于阆乡，与宇文述等合击破之。车驾至高阳，征诣行在所。帝劳之曰：“社稷臣也。使朕无西顾之忧。”进右光禄大夫，赐以良田、甲第，资物钜万，还镇京师，帝谓曰：“关右之任，一委于公。公安，社稷乃安；公危，社稷亦危。出入须有兵卫，坐卧恆宜自牢也。今特给千兵，以充侍从。”与樊子盖俱赐以玉麟符，以代铜兽。

十一年，诏玄抚关中。时盗贼蜂起，百姓饥馑，玄竟不能救恤。而官方坏乱，货贿公行。自以年老，上表乞骸骨，帝遣内史舍人封德彝驰喻之曰：“京师国本，宗庙园陵所在，籍公

卧以镇之。”玄乃止。义师入关，自知不能守，尤惧称疾，不知政事。城陷，归于家。义宁中，卒。

子孝则，位通事舍人、兵部承务郎。卒。

刘权，字世略，彭城丰人也。祖轨，齐罗州刺史。权少有侠气，重然诺，藏亡匿死，吏不敢过门。后更折节好学，动循法度。仕齐，位行台郎中。齐亡，周武帝以为假淮州刺史。开皇中，以车骑将军领乡兵。后从晋王广平陈，进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宋国公贺若弼甚礼之。十二年，拜苏州刺史，赐爵宋城县公。时江南初平，权抚以恩信，甚得人和。炀帝嗣位，拜卫尉卿，进位银青光禄大夫。大业五年，从征吐谷浑，权出伊吾道，逐贼至青海，乘胜至伏俟城。帝复令权过曼头、赤水，置河源郡、积石镇，大开屯田，留镇西境。在边五年，诸羌怀附，贡赋岁入，吐谷浑余烬远遁，道路无壅。徵拜司农卿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寻为南海太守。行至鄱阳，会群盗起，不得进，诏权召募讨之。权率兵遇贼，不战，先乘单舸诣贼营，说以利害。群贼感悦，一时降附。帝闻而嘉之。及至南海，甚有异政。数岁，遇盗贼群起，群豪多愿推权为首，权竟固守以拒之。子世彻又密遣赍人书诣权，称四方扰乱，讽令举兵。权召集佐僚，对斩其使，竟无异图，守之以死。卒官。

世彻倜傥不羁，颇为时人所许。大业末，群雄并起，世彻所至处辄见忌，多拘禁之。后竟为兖州贼帅徐圆朗所杀。

权从叔烈，字子将，美容仪，有器局，位鹰扬郎将。有子德威，知名于世。

李景，字道兴，天水休官人也。父超，周应、戎二州刺史。景容貌奇伟，膂力过人，美须髯，骁勇善射。平齐之役，颇有功，授仪同三司。后以平尉迟迥，进位开府，赐爵平寇县公。隋开皇九年，以行军总管从世积伐陈，以功进上开府。及高智

慧等反，复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，还授鄜州刺史。

十七年，辽东之役，为马军总管。及还，配事汉王。文帝奇其壮武，使袒而观之，曰：“卿相表当位极人臣。”寻从史万岁击突厥于大斤山，别路邀贼，大破之。后与上明公杨纪送义城公主于突厥，至恆安，遇突厥来寇。时代州总管韩洪为虏所败，景率所领数百人力战三日，杀虏甚众。改授韩州刺史。以事王故，不之官。

仁寿中，检校代州总管。汉王谅作乱，景发兵拒之。谅频遣刘嵩、乔钟葵等攻之，景率士卒殊死战，屡挫贼锋。司马冯孝慈、司法参军吕玉并骁勇善战，仪同三司侯莫陈乂多谋画，工拒守之术。景推诚此三人，无所关预，唯在闇持重，时出抚循而已。及朔州总管杨义臣援兵至，合击大破之。先是，府内井中瓮上生花如莲，并有龙见，时变为铁马甲士。又有神人长数丈见城下，迹长四尺五寸。景问巫者，巫者曰：“此不祥之物，来食血耳。”景大怒，推出之。旬日而兵至，死者数万。景寻被徵，进柱国，拜右武卫大将军。赐女乐一部，加以珍物。

景智略非所长，而忠直为时所许，帝甚信之。又击破叛蛮向思多。明年，击吐谷浑于青海，破之，进位光禄大夫。五年，车驾西巡，至天水，景献食于帝。帝曰：“公，主人也。”赐坐齐王暕上。至陇川宫，帝将大猎，景与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俱有难色，为人奏。帝大怒，令暴之，竟以坐免。岁余，复位，与宇文述等参掌选举。明年，攻高丽武列城，破之，赐爵苑丘侯。八年，出浑弥道。九年，复出辽东。及旋，使景殿，高丽追兵大至，景击走之。进爵滑国公。杨玄感之反，朝臣子弟多预焉，景独无关涉。帝曰：“公诚直天然，我梁栋也。”赐以美女。帝每呼李大将军而不名，见重如此。

十二年，帝令景营辽东战具于北平，赐御马一匹，名师子

吉。于时盗贼蜂起，景遂召募，以备不虞。武贲郎将罗艺与景有隙，诬景将反。帝遣其子慰谕曰：“纵人言公窥天阙，据京都，吾无疑也。”后为高开道所围，独守孤城，士卒患脚肿死者十六七，景抚循之，一无离叛。辽东军资多在其所，粟帛山积，景无所私焉。及帝崩于江都，辽西太守邓皓救之，遂归柳城。将还幽州，遇贼见害。契丹、靺鞨素感其恩，闻之莫不流涕；幽、燕人士，于今伤惜之。子世谟。

薛世雄，字世英，本河东汾阴人也。其先寓居敦煌。父回，字道弘，仕周，位泾州刺史。开皇初，封舞阴郡公，领漕渠监。世雄儿童时与群辈戏，辄画地为城郭，令诸儿为攻守势，不从令者辄撻之，诸儿畏惮，莫不齐整。其父见而奇之，谓人曰：“此儿当兴吾家。”年十七，从周武帝平齐，以功拜帅都督。隋开皇中，累迁右亲卫车骑将军。

炀帝嗣位，为右监门郎将。从征吐谷浑，进位通议大夫。世雄性廉慎，行军破敌之处，秋毫无犯。帝由是嘉之。帝尝谓群臣曰：“欲举好人，诸君识否？”咸曰：“不测圣心。”帝曰：“我欲举薛世雄。”群臣皆称善。于是超拜右翊卫将军。岁余，为玉门道行军大将军，与突厥启人可汗边兵击伊吾。师次玉门，启人背约，兵不至。世雄孤军度碛。伊吾惧，请降。世雄遂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，号新伊吾，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镇之而还。进位正义大夫。

辽东之役，为沃沮道军将，与宇文述同败绩于平壤。还次白石山，为贼所围百余重，四面矢下如雨。世雄以羸师为方阵，选劲骑二百纵击，破之而还。所亡失多，竟坐免。明年，帝复征辽东，拜右候卫将军。兵指蹋顿道。军至乌骨城，会杨玄感反，班师。帝至柳城，以世雄为东北道大使，行燕郡太守，镇怀远。

十年，复从帝至辽东，迁左御卫大将军。仍领涿郡留守。未几，李密逼东都，诏世雄率幽、蓟精兵将击之。次河间，营于城南，窦建德率精锐数百，夜来袭之。大败。世雄与左右数十骑遁入河间城，惭恚发病。归涿郡，卒。

子万述、万淑、万钧、万彻、万备，并以骁武知名。

论曰：段文振有周之日，早以武毅见知，隋氏之初，又以干力受委，任兼文武，称为谅直。其高位厚秩，非虚致也。来护幼怀倜傥，猛概抑扬，晚致勤王，驱驰毕力。楼船制胜，扫勅敌如拾遗；闾乡讨乱，翦凶魁如摧朽。位班上将，显居大国，道消遘难，忠至不渝，惜矣！子盖雅有干局，质性方严，见义而勇，临机能断，保全邦邑，勤亦懋哉！罗忠亮之性，所在称重，送往之节，义感人臣，死而有知，乃结草之义。法尚征伐四夷，亦足嘉焉。文升东都解围，颇亦宣力，西京居守，政以贿成，鄙哉，鄙哉，夫何足数！刘权淮楚旧族，雄名早著，时逢扰攘，任等尉佗，遂能拒子邪言，足验诚臣之节。李、薛并以骁武之用，当于有事之秋，致兹富贵，可谓自取。时逆遭蹶，良有命乎！

## 卷第七十七

### 列传第六十五

裴政 李谔 鲍宏 高构 荣毗 陆知命 梁毗 柳彧 赵绰  
杜整

裴政，字德表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邃，父之礼，并《南史》有传。政幼聪明，博闻强记，达于从政，为当世所称。仕梁，以军功封为夷陵侯，给事黄门侍郎。及魏军围荆州，政在外见获，萧察谓政曰：“我，武皇帝之孙，不可为尔君乎？尔何烦殉身于七父。若从我计，则贵及子孙，不然，分腰领矣。”锁之，送至城下，使谓元帝曰：“王僧辩闻台城破，已自为帝。王琳孤弱，不能复来。”政许之。既而告城中曰：“援兵大至，吾以间使被禽，当以碎身报国。监者击其口，终不易辞。察怒，命趣行戮。蔡大业谏曰：“此人之望也，杀之，则荆州不可下。因得释。会江陵平，与城中朝士俱送京师。周文闻其忠，援员外散骑侍郎，引入相府。命与卢辩依《周礼》建六官，并攒次朝仪，车服器用，多遵古礼，革汉、魏之法，事并施行。寻授刑部下大夫，转少司宪。政明习故事，又参定周律。能饮酒，至数斗不乱。簿案盈几，剖决如流，用法宽平，无有冤滥。囚徒犯极刑者，乃许其妻子入狱就之。至冬，将行决，皆曰：“裴大夫致我于死，死无所恨。”又善钟律，尝与长孙绍远论乐，事在《绍远传》。

隋开皇元年，为率更令，加上仪同三司。诏与苏威等修定

律令。采魏、晋刑典，下至齐、梁，沿革轻重，取其折衷。同撰著者十余人，凡疑滞不通，皆取决于政。进位散骑常侍，转左庶子。多所匡正，见称纯悫，东宫凡有大事，皆以委之。右庶子刘荣，性甚专固。时武职交番，通事舍人赵元愷作辞见帐，未及成。太子再三催促，荣令元愷口奏，不须造帐。及奏，太子问：“名帐安在？”元愷云：“禀承刘荣，不听造帐。”太子即以诘荣，荣便拒讳，太子付政推问。未及奏状，阿附荣者先言于太子曰：“政欲陷荣，推事不实。”太子召责之，政曰：“凡推事有两，一察情，一据证，审其曲直，以定是非。臣察荣位高任重，纵实语元愷，盖是纤介之愆，计不须讳。又察元愷，受制于荣，岂敢以无端之言妄相点累。二人之情理正相似。元愷引左卫率崔茜等证，茜款状悉与元愷符同。察情既敌，须以证定。臣谓荣语元愷非虚。”太子亦不罪荣，而称政平直。

政好面折人短，而退无后言。时云定兴数入侍太子，为奇服异器，进奉后宫，又缘女宠，来往无节。政数切谏，太子不纳。政谓定兴曰：“公所为不合礼度。又元妃暴薨，道路籍籍，此于太子非令名也。愿公自引退，不然将及祸。”定兴怒，以告太子，太子益疏政。由是出为襄州总管，妻子不之官，所受秩奉，散给僚吏。人犯罪者，阴悉知之，或竟岁不发，至再三犯，乃因都会时，于众中召出，亲案其罪，五人处死，流、徒者甚众。合境惶惧，令行禁止，称为神明，尔后不修囹圄，殆无诤讼。卒于官。著《承圣实录》十卷。及太子废，文帝追忆之曰：“向遣裴政、刘行本在，共匡弼之，犹应不令至此。”

子南金，位膳部郎，学涉有文藻，以轻财贵义称。

李谔，字士恢，赵郡人也。博学解属文。仕齐，为中书舍人，有口辩，每接对陈使。周平齐，拜天官都上士。谔见隋文帝有帝王志操，深自结纳。及帝为丞相，甚见亲待，访以得失。

时兵革屡动，国用虚耗，谔上《重谷论》以讽焉。帝纳之。及受禅，历比部、考功二曹侍郎，赐爵南和伯。谔性公方，明时务。迁书侍御史。上谓群臣曰：“朕昔为大司马，每求外职，李谔陈十二策，苦劝不许，朕遂决意在內。今此事业，谔之力也。”赐物二千段。

谔见礼教凋弊，公卿薨亡，其爱妾侍婢，子孙辄嫁卖之，遂成风俗，乃上书曰：“臣闻追远慎终，人德归厚，三年无改，方称为孝。如闻大臣之内，有父祖亡没，日月未久，子孙无赖，引其妓妾，嫁卖取财，有一于此，实损风化。妾虽微贱，亲承衣履，服斩三年，古今通式。岂容遽褫衰经，强傅铅华，泣辞灵几之前，送付他人之室？凡在见者，犹致伤心，况乎人子，能堪斯忍！复有朝廷重臣，位望通贵，平生交旧，情若弟兄。及其亡没，查同行路，朝闻其死，夕规其妾，方便求娉，以得为限。无廉耻之心，弃友朋之义。且居家理务，可移于官，既不正私，何能赞务？”上览而嘉之。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，始于此也。

谔又以时文体尚轻薄，流宕忘反，上书曰：

臣闻古先哲王之化人也，必变其视听，防其嗜欲，塞其邪放之心，示以淳和之路。五教六行，为训人之本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，为道义之门。故能家复孝慈，人知礼让，正俗调风，莫大于此。其有上书献赋，制诔铸铭，皆以褒德序贤，明勋证理。苟非惩劝，义不徒然。降及后代，风教渐落。魏之三祖，更尚文词，忽君人之大道，好雕虫之小艺。下之从上，有同影响，竞骋文华，遂成风俗。江左齐、梁，其弊弥甚，贵贱贤愚，唯务吟咏。遂复遗理存异，寻虚逐微，竞一韵之奇，争一字之巧。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形，积案盈箱，唯是风云之状。世俗以此相高，朝廷据兹擢士。禄利之路既开，爱尚之

情愈笃。于是闾里童昏，贵游总卯，未窥六甲，先制五言。至如羲皇、舜、禹之典，伊、傅、周、孔之说，不复关心，何尝入耳。以傲诞为清虚，以缘情为勋绩，指儒素为古拙，用词赋为君子。故文笔日繁，其政日乱，良由弃大圣之轨模，构无用以为用也。捐本逐末，流遍华壤，递相师祖，久而愈扇。

及大隋受命，圣道聿兴，屏黜浮词，遏止华伪。自非怀经抱持，志道依仁，不得引预搢绅，参厕纓冕。开皇四年，普诏天下，公私文翰，并宜实录。其年九月，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，付所司推罪。自是公卿大臣感知正道，莫不钻仰坟素，弃绝华绮，择先王之令典，行大道于兹世。

如闻外州远县，仍踵弊风，选吏举人，未遵典则。宗党称孝，乡曲归仁，学必典谟，交不苟合，则摈落私门，不加收齿；其学不稽古，逐俗随时，作轻薄之篇章，结朋党而求誉。则选充吏职，举送天朝。盖由县令、刺史，未行风教，犹挟私情，不存公道。臣既忝宪司，职当纠察。若闻风即劾，恐挂纲者多，请勒有司，普加搜访，有如此者，具状送台。

谔又以当官者好自矜伐，复上奏具陈其弊。请加罪黜，以惩风轨。上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，四海靡然向风，深革其弊。谔在职数年，务存大体，不尚严猛，由是无刚蹇之誉，而潜有匡正之志。

邳公苏威以临道店舍，乃求利之徒，事业污杂，非敦本之义。遂奏约遣归农。有愿依旧者，在所州县，录附市籍，仍撤毁旧店，并令远道，限以时日。时逢冬塞，莫敢陈诉。谔因别使，见其如此，以农工有业，各附所安，逆旅之与旗亭，自古非同一概，即附市籍，于理不可。且行旅之所依托，岂容一朝而废？徒为劳扰，于事非宜。遂专决之，并令依旧。使还诣阙，然后奏闻。文帝善之曰：“体国之臣，当如此矣。”以年老，

出拜通州刺史，甚有惠政，人夷悦服。卒官。

四子。世子大方袭爵，最有才器。大业初，判内史舍人。次大体、大钧，并位尚书郎。

鲍宏，字润身，东海郟人也。父机，以才学知名。仕梁，位书侍御史。宏七岁而孤，为兄泉之所爱育。年十二，能属文，尝和湘东王绎诗，绎嗟赏不已，引为中记室。累迁通直散骑侍郎。江陵平，归于周，明帝甚礼之，引为麟趾殿学士。累迁遂伯下大夫。与杜子暉聘陈，谋伐齐，陈遂出兵度江以侵齐。帝尝问宏取齐策，宏以为“先皇往日，出师洛阳，彼有其备，每不克捷。如臣计者，进兵汾、潞，直掩晋阳，出其不虞，以为上策。”帝从之。及定山东，除小御正，赐爵平遥县伯，加仪同。隋文帝作相，奉使山南。会王谦举兵于蜀，路次潼州，为谦将达奚碁所执，逼送成都，竟不屈节。谦败，驰传入京，文帝嘉之，赐以金带。及受禅，加开府，进爵为公。历利、邛二州刺史，秩满还京。时有尉义臣者，其父崇不从尉迟迥，从复与突厥战死。上嘉之，将赐姓金氏。访及群下，宏曰：“昔项伯不同项羽，汉高赐其姓刘氏，秦真父能死难，魏武赐姓曹氏。请赐以皇族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因赐义臣姓杨。后授均州刺史，以目疾免，卒于家。

初，周武帝敕宏修《皇室谱》一部，分为《帝绪》、《疏属》、《赐姓》三篇。有集十卷，行于世。

高构，字孝基，北海人也。性滑稽多智，辩给过人，好读书，工吏事。仕齐，历兰陵、平原二郡太守。齐灭，周武帝以为许州司马。隋文帝受禅，累迁户部侍郎。时内史侍郎晋平东与兄子长茂争嫡，尚书省不以断，朝臣三议不决。构断而合理，上以为能，召入内殿，劳之曰：“我闻尚书郎上应列宿，观卿才识，方知古人之言信矣。嫡庶者，礼教之所重，我读卿判数

遍，词理惬当，意所不能及也。”赐米百石。由是知名。

冯翊武乡女子焦氏既哑又聋，嫁之不售。尝樵菜于野，为人所犯而有孕，遂生一男。时年六岁，莫知其姓，于是申省。构判曰：“母不能言，穷究理绝。案《风俗通》，姓有九种，或氏于爵，或氏所居。此儿生在武乡，可以武为姓。”寻迁雍州司马，以明断见称。岁余，转吏部侍郎，号为称职。复徙雍州司马，坐事左转螯屋令，甚有能名。上善之，复拜雍州司马。仁寿初，又为吏部侍郎，以公事免。

炀帝立，召令复位。时为吏部者多以不称去职，唯构最有能名，前后典选之官，皆出其下，时人以构好剧谈，颇谓轻薄，然其内怀方雅，特为吏部尚书牛弘所重。后以老病解职，弘时典选，凡将有所擢用，辄遣人就第问其可不。河东薛道衡才高当世，每称构有清鉴，所为文笔，必先以草呈观构而后出之。构有所诋诃，道衡未尝不嗟伏。大业七年，终于家。所举荐杜如晦、房玄龄等，后皆自致公辅，论者称构有知人之鉴。

开皇中，昌黎豆卢实为黄门会郎，称为慎密。河东裴术为右丞，多所纠正。河内士燮、平原东方举、安定皇甫聿道，俱为刑部，并执法平允。京兆韦焜为户部郎，屡进谏言。南阳韩则为延州，甚有惠政。此等事行遗阙，皆有吏干，为当时所称。

荣毗，字子谏，北平无终人也。父权，魏兵部尚书。毗少刚鲠，有局量，涉猎群言。仕周，位内史下士。隋开皇中，累迁殿内局监。时以华阴多盗贼，妙选长史，杨素荐毗为华州长史，世号为能。素之田宅，多在华阴，左右放纵，毗以法绳之，无所宽贷。毗因朝集，素谓之曰：“素之举卿，适以自罚也？”毗答曰：“奉法一心者，但恐累公所举。”素笑曰：“前言戏耳。卿之奉法，素之望也。”时晋王在扬州，每令人密覘京师消息，遣张衡于路次往往置马坊，以畜牧为辞，实给私人也。

州县莫敢违，毗独遏绝其事。上闻而嘉之，赉绢百匹，转蒲州司马。

汉王谅之反也，河东豪杰以城应谅。刺史丘和觉变，遁归关中。长史渤海高义明谓毗曰：“河东国之东门，若失之，则为难不细。在中虽复匆匆，非悉反也。但收桀黠者十余人斩之，自当立定耳。”毗然之。义明驰马追和，将与协计。至城西门，为渤海所杀，毗亦被执。及谅平，拜书侍御史，帝谓曰：“今日之举，马坊之事也。无改汝心。”帝亦敬之。毗在朝侃然正色，为百僚所惮。后以母忧去职。岁余，起令视事。寻卒官。赠鸿胪少卿。

毗兄建绪，性甚亮直，兼有学业。仕周，为戟师下大夫、仪同三司。及平齐之始，留镇鄴城，因著《齐纪》三十卷。建绪与文帝有旧，及为丞相，加位开府，拜息州刺史。将之官，时帝阴有禅代之计，因谓建绪曰：“且踌躇，当共取富贵耳。”建绪自以周之大夫，因义形于色曰：“明公此旨，非仆所闻。”帝不悦。建绪遂行。开皇初来朝，上谓之曰：“卿亦悔不？”建绪稽首曰：“臣位非徐广，情类杨彪。”上笑曰：“朕虽不解书语，亦知卿此言不逊也。”兼始、洪二州刺史，俱有能名。

陆知命，字仲通，吴郡富春人也。父敖，陈散骑常侍。知命性好学，通识大体，以贞介自持。仕陈，为太学博士、南狱正。及陈灭，归于家。会高智慧等作乱于江左，晋王广镇江都，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讽谕反者。以功拜仪同三司，赐以田宅，复用其弟恪为浞阳令。知命以恪非百里才，上表陈让，朝廷许之。时见天下一统，知命诣朝堂上表，请使高丽以宣示皇风，使彼君臣面缚阙下。书奏，天子异之。岁余，授普宁镇将。人或言其正直者。由是待诏于御史台。炀帝嗣位，拜书侍御史，侃然

正色，为百僚所惮。帝甚敬之。后坐事免。岁余，复职。时齐王暕颇骄纵，昵近小人，知命奏劾之，暕竟得罪，百僚震栗。辽东之役，为东旄道受降使者，卒于师。赠御史大夫。

梁毗，字景和，安定乌氏人也。祖越，魏泾、豫、洛三州刺史，郃阳县公。父茂，周沧、竞二州刺史。毗性刚蹇，颇有学涉。仕周，累迁布宪下大夫。宣政中，封易阳县子，迁武藏大夫。隋文帝受禅，进爵为侯。开皇初，以鲠正，拜书侍御史，名为称职。转大兴令，迁雍州赞务。毗既出宪司，复典京邑，直道而行，无所回避，颇失权贵心，由是出为西宁州刺史，改封邯鄲县侯。在州十一年。

先是，蛮夷酋长皆服金冠，以金多者为豪俊，由是递相陵辱，每寻干戈，边境略无宁岁。毗患之，后因诸酋长相率以金遗之，于是置金座侧，对之恸哭，谓曰：“此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汝等以此相灭。今将此来，欲杀我邪！”无所纳，悉以还之。于是蛮夷感悟，遂不相攻。文帝闻而善之，征为散骑常侍、大理卿。处法平允，时人称之。岁余，进位上开府。毗见左仆射杨素贵重擅权，百僚震慑，恐为国患，因上封事曰：“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，幸遇愈重，权势日隆，所私皆非忠说，所进咸是亲戚，子弟布州，兼州连县。天下无事，容息奸图，四海稍虞，必为祸始。夫奸臣擅命，有渐而来。王莽资之于积年，桓玄基之于易世，而卒殄汉祀，终倾晋祚。陛下若以素为阿衡，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。”帝大怒，命有司禁止，亲自诘之。毗极言曰：“素既擅权宠，作威作福，将领之处，杀戮无道。又太子、蜀王罪废之日，百僚无不震悚，唯素扬眉奋肘，喜见容色，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。”毗发言謇謇，有诚亮之节，帝无以屈也，乃释之。素自此恩宠渐衰。但素任寄隆重，多所挫折，当时朝士无不慑伏；有敢与相是非，辞气不挠者，独毗

与柳彧及尚书左丞李纲而已。后上不复专委于素，盖由察毗之言。

炀帝即位，迁刑部尚书，并摄御史大夫事。奏劾宇文述和私役部兵，帝议免述罪，毗固争，因忤旨，遂令张衡代为大夫。毗忧愤卒。帝令吏部尚书牛弘吊之。

子敬真，位大理司直。时炀帝欲成光禄大夫鱼俱罗罪，令敬真案其狱，遂希旨陷之极刑。未几，敬真有疾，见俱罗为祟而死。

柳彧，字幼文，河东人也。世居襄阳。父仲礼，《南史》有传。仲礼，梁败见囚于周，复家河东。彧少好学，颇涉经史。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，久而出为宁州总管掾。武帝亲总万机，彧诣阙求试。帝异之，以为司武中士。转郑令。平齐之后，帝赏从官，留京者不预。彧上表曰：“今太平告始，信赏宜明，酬勋报劳，务先有本。屠城破邑，出自圣规，斩将搴旗，必由神略。若负戈擐甲，征扞劬劳。至于镇抚国家，宿卫为重。俱禀成算，非专己能，留从事同，功劳须等。”于是留守并加品级。

隋文帝受禅，历尚书虞部、屯田二侍郎。时制三品已上，门皆列戟。左仆射高颀子弘德封应国公，申牒请戟。彧判曰：“仆射之子更不异居，父之戟槩已列门外，尊有厌卑之义，子有避父之礼，岂容外门既设，内阁又施？”事竟不行。颀闻而叹伏。后迁书侍御史，当朝正色，甚为百僚敬惮。上嘉其婞直，谓曰：“大丈夫当立名于世，无容容而已。”赐钱十万，米百石。

时刺史多任武将，类不称职，彧上表曰：“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，其人年垂八十。钟鸣漏尽。前在赵州，暗于职务，政由群小，贿赂公行。百姓吁嗟，歌谣满道，乃云：

‘老禾不早杀，余种秽良田。’古人云：‘耕当问奴，织当问婢。’此言各有所能也。干子弓马武用，是其所长；临人莅职，非其所解。如谓优老尚年，自可厚赐金帛，若令刺举，所损殊大。臣死而后已，敢不竭诚。”上善之，干子竟免。有应州刺史唐君明，居母丧，娶雍州长史庾狄士文之从父妹。彧劾之曰：“君明忽劬劳之痛，惑嬖尔之亲，冒此苴纆，命彼褊翟。不义不昵，《春秋》载其将亡：无礼无仪，诗人欲其遄死。士文赞务神州，名位通显，弃二姓之重匹，违六礼之轨仪。请禁锢终身，以惩风俗。”二家竟坐得罪。隋承丧乱之后，风俗颓坏，彧多所矫正，上甚嘉之。又见上勤于听受，百僚奏请多有烦碎，因上疏谏曰：“人君出令，诚在烦数。是以舜任五臣，尧咨四岳，设官分职，各有司存，垂拱无为，天下以乂。所谓劳于求贤，逸于任使。比见事无大小，咸关圣职。陛下留心政道，无惮疲劳，至乃营造细小之事，出给轻微之物，一日之内，酬答百司，至乃日旰忘食，分夜未寝，动以文簿，忧劳圣躬。伏愿思臣至言，少减烦务。”上览而嘉之。以其家，敕有司与之筑宅，因曰：“柳彧正直之士，国之龟宝也。”其见重如此。

右仆射杨素当途显贵，百僚慑惮，无敢忤者，尝以少谴，敕送南台。素恃贵，坐彧床。彧从外来，见素如此，于阶下端笏整容曰：“奉敕推公罪。”素遽下。彧据案坐，立素于庭前，辩诘事状。素由是衔之。彧时方为上所信任，故素未有以中之。

彧见近代以来，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，作角抵戏，递相夸竞，至于糜费财力，上奏请禁绝之曰：“窃见京邑，爰及外州，每以正月望夜，充街塞陌，鸣鼓聒天，燎炬照地，人戴兽面，男为女服，倡优杂伎，诡状异形。外内共观，曾不相避。竭货破产，竞此一时。尽室并孥，无问贵贱，男女混杂，缁素不分。秽行因此而生，盗贼由斯而起。非益于化，实损于人。

请颁天下，并即禁断。”诏可其奏。

是岁，持节巡河北五十二州，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，州县肃然，莫不震惧。上嘉之，赐绢布二百匹，氈三十领，拜仪同三司，岁余，加员外散骑常侍。仁寿初，持节巡省太原道十九州。及还，赐绢百五十匹。

彧尝得博陵李文博所撰《政道集》十卷，蜀王秀遣人求之。彧送之于秀，秀复赐彧奴婢十口。及秀得罪，杨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，除名，配戍怀远镇。行达高阳，有诏徵进。至晋阳，遇汉王谅作乱，遣使驰召彧入城。而谅反形已露，彧入城，度不得免，遂诈中恶不食，自称危笃。谅怒囚之。及谅败，杨素奏彧心怀两端，以候事变，迹虽不反，心实同逆。坐徙敦煌。素卒，乃自申理，有诏徵还。卒于道。

有子绍，为介休令。

赵绰，字士倬，河东人也。性质直刚毅。周初为天官府史，以恭谨恪勤，擢授夏官府下士。稍以明干见知，为内史中士。父艰去职，哀毁骨立，世称其孝。隋文帝为丞相，知其清正，引为录事参军。迁掌朝大夫，从行军总管是云晖击叛蛮，以功拜仪同。

文帝受禅，授大理丞。处法平允，考绩连最。历大理正、尚书都官侍郎，每有奏谏，正色侃然，渐见礼重。上以盗贼不禁，将重其法，绰进谏曰：“律者天下之大信，其可失乎！”上忻然纳之，因谓曰：“若更有闻见，宜数言之。”迁大理少卿。

故陈将萧摩诃，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乱，摩诃当从坐。上曰：“世略年未二十，亦何能为！以其名将之子，为人逼耳。”因赦摩诃。绰固谏不可，上不能夺，欲待绰去而赦之，因命绰退食。绰曰：“臣奏狱未决，不敢退朝。”上曰：“大理其为

朕特放摩诃也。”因命左右释之。刑部侍郎辛亶尝衣绯裤，俗云利官，上以为厌蛊，将斩之，绰曰：“据法不当死，臣不敢奉诏。”上怒甚，谓曰：“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？”命左仆射高颀将绰斩之。绰曰：“陛下宁可杀臣，不可杀辛亶。”至朝堂，解衣当斩。上使人谓绰曰：“竟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执法一心，不敢惜死。”上拂衣入，良久乃释之。明日，谢绰，劳勉之，赐物三百段。

时上禁行恶钱，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，武侯执以闻，上悉令斩之。绰谏曰：“此人坐当杖，杀之非法。”上曰：“不关卿事。”绰曰：“陛下不以臣愚暗，置在法司，欲妄杀人，岂得不关臣事？”上曰：“撼大木不动者，当退。”对曰：“臣望感天心，何论动木！”上复曰：“啜羹者，热则置之。天子之感，欲相挫邪？”绰拜而益前，诃之不肯退。上遂入。书侍御史柳彧复上奏切谏，上乃止。上以绰有诚直之心，每引入阁中，或遇上与皇后同榻，即呼绰坐，评论得失。前后赏赐以万计。后进开府，赠其父为蔡州刺史。

时河东薛胄为大理卿，俱名平恕。然胄断狱以情，而绰守法，俱为称职。上每谓绰曰：“朕于卿无所爱惜，但卿骨相不当贵耳。”仁寿中，卒官，上为之流涕，中使吊祭，鸿胪监护丧事。二子元方、元袭。

杜整，字皇育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祖盛，魏颍川太守。父辟，渭州刺史。整少有风概，九岁丁父忧，哀毁骨立，事母以孝闻。及长，骁勇有膂力，好读《孙吴兵法》。魏大统末，袭爵武乡侯。周文引为亲信。累迁仪同三司、武州刺史。从武帝平齐，加上仪同，进爵平原县公，入为勋曹中大夫。隋文帝为丞相，进位开府。及帝受禅，加上开府，进封长广郡公，拜左武卫将军。开皇六年，突厥犯塞，诏卫王爽北伐，以整为行军总管，

兼元帅长史。至合川，无虏而还。密进取陈策，上善之，以为行军总管，镇襄阳。卒，上伤之，谥曰襄。

子楷嗣，位开府。

整弟肃，亦有志行，位北地太守。

论曰：大厦之构，非一本之枝，帝王之功，非一士之略，长短殊用，大小异宜，咨榘栋梁，莫可弃也。裴政、李谔、鲍宏、高构、荣毗、陆知命等，或文能道义，或才足干时，识用显于当年，故事留于台阁。参之有隋多士，取其开物成务，皆廊庙之榘桷，亦北辰之众星也。赵绰居大理，囹圄无冤。柳彧之处宪台，奸邪自肃。然不畏御，梁毗得之矣。邦之司直，柳彧近之矣。杜整以声绩著美，其有以取之乎！

## 卷第七十八

## 列传第六十六

张定和 张霭 麦铁杖 沈光  
权武 王仁恭 吐万绪 董纯 鱼俱罗 王辩 陈稜 赵才

张定和，字处谥，京兆万年人也。家少贫贱，有志节。初为侍官，隋开皇九年平陈，定和当从征，无以自给。其妻有嫁时衣服，定和求鬻之，妻不与，定和遂行。以功拜仪同，赐帛千匹，遂弃其妻。后数以军功，加上开府、骠骑将军。从上柱国李充征突厥，先登陷阵，所劳问之。进位柱国，封武安县侯，赏物二千段，良马二匹，金百两。炀帝嗣位，历宜州刺史、河内太守，颇有惠政。迁左屯卫大将军。从帝征吐谷浑，至覆袁川。时吐谷浑主与数骑遁，其名王诈为浑主，保车我真山，帝命定和击之。既与贼遇，轻其众少，呼之令降，贼不肯下。定和不被甲，挺身登山，中流矢而毙。其亚将柳武达击贼，悉斩之。帝为之流涕，赠光禄大夫。时旧爵例除，于是复封和武安侯，谥曰壮武。子世立嗣，寻拜光禄大夫。

张霭，字文懿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本名犯庙讳。七代祖沈，石季龙末，自广陵六合度江家焉。仕至桂阳太守。孙肱，晋佐著作郎。坐外祖杨佺期除名，徙于南谯，因寓居之。霭好读兵书，长于骑射，尤便刀楯。父双，自清河太守免，归周。时乡人郭子冀密引陈寇，双欲率子弟击之，犹豫未决。霭赞成其谋，

竟破贼，由是以勇决知名。起家州主簿。及隋文帝作相，授丞相府大都督，领乡兵。贺若弼之镇江都也，特敕齠从，因为间谍。平陈之役，颇有力焉。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文安县子。岁余，齠率水军破逆贼笮子游于京口、薛子建于和州。征入，拜大将军。文帝命升御坐宴之，谓曰：“卿可为朕儿，朕为卿父。今日聚集，示无外也。”后赐绿沈甲、兽文具装，绮罗千匹。寻从杨素征江表，别破高智慧于会稽，吴世华于临海。进位上大将军。历抚、济二州刺史，俱有能名。开皇十八年，为行军总管，从汉王谅征辽东。谅军多物故，齠众独全，帝善之。仁寿中，卒于潭州总管，谥曰庄。子孝廉。

麦铁杖，始兴人也。贫贱，少勇骁，有膂力，日行五百里，走及奔马。性疏诞使酒，好交游，重信义，每以渔猎为事，不修生业。陈大建中，结聚为群盗，广州刺史欧阳颢俘之以献，没为官户，配执御伞。每罢朝后，行百余里，夜至南徐州，穿城而入，行光火劫盗。旦还，及牙时，仍又执伞。如此者十余度，物主识之，州以状奏。朝士见铁杖每旦恆在，弗之信。后南徐州数告变，尚书蔡征曰：“此可验矣。”于仗下时，购以百金，求人送诏书与南徐州刺史。铁杖出应募，赍敕而往，明旦反奏事。帝曰：“信然，为盗明矣。”惜其勇捷，诚而释之。陈亡后，徙居清流县。遇江东反，杨素遣铁杖头戴草束，夜浮度江，覘贼中消息，具知还报。后复更往，为贼所禽，逆帅李稜缚送高智慧。行至虔亭，卫者憩食，哀其馁，解手以给其餐。铁杖取贼刀乱斩卫者，杀之皆尽，悉割其鼻，怀之以归。素大奇之。后叙战勋，不及铁杖，遇素驰驿归于京师，铁杖步追之，每夜则同宿。素见而悟，特奏授仪同三司。以不识书，放还乡里。成阳公李彻称其骁武，开皇十六年，征至京师，除车骑将军。仍从杨素北征突厥，加上开府。

炀帝即位，汉王谅反，从杨素击之，每战先登。进位柱国。除莱州刺史，无莅政名。转汝南太守，稍习法令，群盗屏迹。后因朝集，考功郎奚威嘲之曰：“麦是何姓？”铁杖应声曰：“麦豆不殊，何忽相怪？”威赧然无以应，时人以为敏捷。寻除右屯卫大将军。帝待之愈密。

铁杖自以荷恩深重，每怀竭命之志。及辽东之役，请为前锋，顾谓医者吴景贤曰：“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，岂能艾炷灸頰，瓜釭袴鼻，疗黄不差，而卧死儿女手中乎！”将度辽，呼其三子曰：“阿奴！当备浅色黄衫。吾荷国恩，今是死日。我得被杀，尔当富贵。唯诚与孝，尔其勉之。”及济，桥未成，去东岸尚数丈，贼大至。杖跳上岸，与贼战，死。武贲郎将钱士雄、孟金叉亦死之，左右更无及者。帝为之流涕，购得其尸，赠光禄大夫、宿国公，谥曰武烈。子孟才嗣，授光禄大夫。孟才二弟仲才、季才，俱拜正议大夫。赙赠钜万，赐辇辂车，给前后部羽葆鼓吹。命平壤道败将宇文述等百余人皆为执缚，王公以下送至郊外。士雄赠左光禄大夫、右屯卫将军、武强侯，谥曰刚。子杰嗣。金叉赠右光禄大夫，子善谊袭官。

孟才，字智稜，果烈有父风，帝以其死节将子，恩锡殊厚，拜武贲郎将。及江都之难，慨然有复仇志。与武牙郎将钱杰素交友，二人相谓曰：“事等世荷国恩，门著诚节。今贼臣杀逆，社稷沦亡，无节可纪，何面目视息世间哉！”乃流涕扼腕，相与谋于显福宫邀击宇文述及。事临发，陈籛之子谦知而告之，与其党沈光俱为化及所害，忠义之士哀焉。

光字总持，吴兴人也。父居道，仕陈为吏部侍郎。陈灭，徙家长安。皇太子勇引署学士。后为汉王谅府掾，谅败，除名。

光少骁捷，善戏马，为天下之最。略综书记，微有词藻，常慕立功名，不拘小节。家贫，父兄并以佣书为事，光独踈，

交通轻侠，为京师恶少年所附。人多贍遗，得以养亲，每致甘食美服，未尝困匱。初建禅定寺，其中幡竿高十余丈，适值绳绝，非人力所及。光谓僧曰：“当相为上绳。”与诸僧惊喜。光因取索口衔，拍竿而上，直至龙头。击绳毕，手足皆放，透空而下，以掌拓地，倒行十余步。观者骇悦，莫不嗟异，时人号为“肉飞仙”。

大业中，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伐辽东，光预焉。同类数万人，皆出其下。光将诣行在所，宾客送至灞上百余骑。光酹酒誓曰：“是行若不建功立名，当死于高丽，不复与诸君相见。”及从帝攻辽东，以冲梯击城，竿长十五丈，光升其端，临城与贼战，知兵接敌，杀伤十数人。贼竞击而坠，未及地，适遇竿有垂絙，光接而复上。帝望见，壮而异之，驰召与语，大悦，即日拜朝散大夫，赐宝刀良马。恆置左右，亲顾渐密。未几，以为折冲郎将，赏遇优重。帝每推食解衣赐之，同辈莫比。

光自以荷恩深重，思怀竭节。及江都之难，潜构义勇，将为帝复仇。先是，帝宠昵官奴，名为给使，字文化及以光骁勇，方任之，使总统，营于禁内。时麦孟才、钱杰等阴谋化及，因谓光曰：“我等荷国厚恩，不能死难，又俯首事讎，受其驱率，何用生为！吾必欲杀之，死无所恨。公义士也，肯从我乎？”光泣下沾衿曰：“是所望于将军也。仆领给使数百人，并荷先帝恩，今在化及内营。以此复仇，如鹰鹯之逐乌雀。”孟才为将军。领江淮众数千人，期以营将发时，晨起袭化及。光语泄，陈谦告其事。化及大惧曰：“此麦铁杖子也，及沈光者，并勇决不可当，须避其锋。”是夜即与腹心走出营外，留人告司马德戡等，遣领兵马，逮捕孟才。光闻营内喧声，知事发，不及被甲。即袭化及营，空无所获。逢舍人元敏，数而斩之。德戡兵至，四面围合。光大呼溃围，给使齐奋，斩首数十级，贼皆

披靡。德戡辄复遣骑，翼而射之。光身无介冑，遇害，时年二十八。麾下百人皆斗死，一无降者。壮士闻之，莫不为之陨涕。

权武，字武弄，天水人也。祖超，魏秦州刺史。父袭庆，仕周，为开府。时武元皇帝之为周将也，与齐师战于并州。袭庆时从，被围百余重，力战矢尽，短兵接战，杀伤甚众，刀槊皆折，脱冑掷地，向贼大骂曰：“何不来斫头！”贼遂杀之。武以忠臣子，起家拜开府，袭爵齐郡公。武少果劲，勇力绝人，能重甲上马。尝倒投于井，未及泉，复跃而出，其拳捷如此。频以军功增邑。周宣帝时，拜劲捷左旅上大夫，进位上开府。隋文帝为丞相，引置左右。平陈之役，以行军总管从晋王出六合，还拜豫州刺史。以创业之旧，进位大将军，检校潭州总管。其年，桂州人李世贤作乱，武以行军总管与武侯大将军虞庆则击平之。庆则以罪诛，功竟不录，复还于州。多造金带，遣岭南酋领，其人复答以宝物，武皆纳之，由是致富。后武晚生一子，与亲客宴集，酒酣，遂擅赦所部狱囚。武常以南越边远，政从其俗，务适便宜，不依律令，而每言当今法急，官不可为。上令有案之，皆验，令斩之。武于狱中上书，言父为武元皇帝战死于马前，以求哀，由是除名。仁寿中，复拜大将军。封邑如旧。未几，授太子右卫率。炀帝即位，拜右武卫将军，坐事免。后为右屯卫大将军。坐事除名。卒于家。子弘。

王仁恭，字元实，天水上邽人也。祖建，周凤州刺史。父猛，鄯州刺史。仁恭少刚毅修谨，工骑射。秦孝王引为记室，后为车骑将军。从杨素击突厥于灵武，以功拜上开府。以骠骑将军典蜀王军事。蜀王以罪废，官属多罹其患。上以仁恭素质直，置而不问。后从杨素讨平汉王谅，以功进位大将军。历吕、卫二州刺史。寻改为汲郡太守，有能名。上征入朝，慰勉之，褒赐甚厚。迁信都太守。汲郡吏民扣马号哭于道，数日不得出

境。辽东之役，以仁恭为军将。及班师，仁恭为殿，遇贼，败之。进左光禄大夫，明年，复以军将指扶余道，帝谓曰：“往者诸军多不利，公独以一军破贼。古人云，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，诸将其可任乎？今委公为前军。”前后赏赉甚重。仁恭遂进军。至新城，破其军，因围之。帝闻之大悦，遣赐以珍物，进光禄大夫。会杨玄感反，其兄子武贲郎将仲伯预焉，由是坐免。寻而突厥为寇，诏仁恭以本官领马邑太守。其年，始毕可汗来寇马邑，复令二将勒兵南过。时郡兵不满三千，仁恭简精锐逆击，破之，并斩二将。后突厥复入定襄，仁恭复大破之。时天下大乱，道路隔绝，仁恭颇改旧节，受纳货贿，又不敢辄开仓赈恤百姓。其麾下校尉刘武周与仁恭侍婢奸通，恐其事泄，遂害之。武周于是开仓赈给，郡内皆从之，自称天子，置百官，转攻傍郡。

吐万绪，字长绪，代郡鲜卑人也。父通，周郢州刺史。绪少有武略，在周，袭爵元寿县公，累迁大将军、小司武。隋文帝受禅，拜襄州总管，封谷城郡公。转青州总管，颇有政名。徙朔州总管，甚为北狄所惮。后帝有吞陈志，转为徐州总管，令修战具。及大举济江，绪以行军总管与四河纥豆陵洪景屯兵江北。及陈平，拜夏州总管。晋王广为太子，引为右虞候率。及帝即位，恐汉王谅为变，拜绪晋、绛二州刺史。未出关，谅已举兵，诏绪从杨素击破之，拜左武侯将军。大业初，转光禄卿。贺若弼遇谗，引绪为证，绪明其无罪，由是免官。后守东平太守。帝幸江都，路经其境，迎谒道傍。帝命升龙舟，绪因顿首谢往事。帝大悦，拜金紫光禄大夫，太守如故。及辽东之役，请为先锋，拜左屯卫大将军。指盖马道。及还，留镇怀远，进位左光禄大夫。时刘元进作乱，攻润州，帝徵绪讨之。绪击破元进，解润州围。贼穷蹙请降，元进及其伪仆射硃燮仅以身

免，于阵斩其伪仆射管崇及其将军陆顓等五千余人。进解会稽围。元进复据建安，帝令进讨之。绪以士卒疲弊，请息甲待来春。帝不悦，密求绪罪，有司奏绪怯懦违诏，除名配防建安。寻徵诣行在所，绪郁郁不得志，还至永嘉，发疾而卒。

董纯，字德厚，陇西成纪人。祖和，魏太子左卫率。父升，周柱国。纯少有膂力，便弓马。仕周，位司御上士、典驭下大夫。从武帝平齐，拜仪同，进为大兴县侯。隋文帝受禅，进爵汉曲县公。后以军功，进位上开府。开皇末，以劳旧拜左卫将军，改封顺政县公。后从杨素平汉王谅，以功拜柱国，进爵郡公，再迁左骁卫将军。齐王暕之得罪，纯坐与交通，帝谴之。纯曰：“此数诣齐王者，以先帝、先后往在仁寿宫，置元德太子及齐王于膝上，谓臣曰：‘汝好看此二儿，勿忘吾言。’臣诚不敢忘先帝言。时陛下亦侍先帝侧。”帝改容曰：“诚有斯旨。”于是舍之。数日，出为汶山太守。岁余，突厥寇边，转榆林太守。会彭城贼帅张大彪、宗世模等保悬薄山，帝令纯讨破之，斩万余级，筑为京观。又破贼魏麒麟于单父。及帝重征辽东，复以纯为彭城留守。东海贼彭孝才转入沂水，保伍不及山，纯击之，禽孝才于阵，车裂之。时盗贼日益，纯虽克捷，而所在蜂起。有谮纯怯懦不能平贼，帝遣锁诣东都。有司见帝怒甚，希旨致纯死罪，竟诛。

鱼俱罗，冯翊下邳人。身長八尺，膂力绝人，声气雄壮，言闻数百步。为大都督，从晋王广平陈，以功拜开府。及沈玄愬、高智慧等作乱江南，杨素以俱罗壮勇，请与同行。有功，加上开府，封高唐县公，拜叠州总管。以母忧去职。还至扶风，会杨素将出灵州道击突厥，逢之，送与俱行。及遇贼，俱罗与数骑奔击，瞋目大呼，所当皆披靡。以功进位柱国，拜丰州总管。突厥入境，辄禽斩之，自是屏迹，不敢畜牧于塞下。

初，炀帝在藩，俱罗弟赞以左右从，累迁大都督。及帝嗣位，拜车骑将军。赞凶暴，令左右炙肉，遇不中意，以签刺瞎其眼，温酒不适口者，立断其舌。帝以藩邸之旧，不忍加诛，谓近臣曰：“弟既如此，兄亦可知。”因召俱罗责之，出赞于狱，令自为计。赞至家，饮药而死。帝恐俱罗不安，虑生边患，转安州刺史，迁赵郡太守。后因朝集至东都，与将军梁伯隐有旧，数相往来。又从郡多将杂物以贡献，帝不受，因遗权贵。御史劾俱罗以郡将交通内臣，帝大怒，与伯隐俱坐除名。未几，越巂飞山蛮反，诏俱罗白衣领将，并率蜀郡都尉段钟葵讨平之。大业九年，重征高丽，以俱罗为碣石道军将。及还，江南刘元进作乱，诏俱罗将兵向会稽诸郡逐捕之。时百姓思乱，从盗如市，俱罗击贼帅硃燮、管崇等，战无不捷。然贼势浸盛，败而复聚。俱罗度贼非岁月可平，诸子并在京、洛，又见天下渐乱，终恐道路隔绝。于时东都饥馑，谷食踊贵，俱罗遣家僮将船米至东都糶之，益市财货，潜迎诸子。朝廷微知之，恐有异志，案验不得其罪。帝复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锁将诣东都，俱罗相表异人，目有重瞳，阴为帝之所忌。敬真希旨，奏俱罗师徒败衄，斩东都市，家口籍没。

王辩，字警略，冯翊蒲城人也。祖训，以行商致富。魏世，出粟助给军粮，为假清河太守。辩少习兵书，尤善骑射，慷慨有大志。在周，以军功授帅都督。仁寿中，累迁车骑将军。后从杨素讨平汉王谅，赐爵武宁县男。累以军功，加至通议大夫，寻迁武贲郎将。及山东盗贼起，帝引辩升御榻，问以方略。辩论取贼势，帝称善曰：“诚如此，贼不足忧。”于是发从行步骑三千，击败之，赐黄金二百两。勃海贼帅高士达自号东海公，众以万数。令辩击之，屡挫其锐。帝在江都宫，闻而召之，及见，礼赐甚厚，复令往信都经略士达，复战破之，优诏褒显。

时贼帅郝孝德、孙宣雅、时季康、窦建德、魏刀兒等往往屯聚，大者十数万，小者数千，寇掠河北。辩击之，所向皆捷。及翟让寇徐、豫，辩频击走之。让寻与李密屯据洛口仓，辩与王世充讨密，阻洛水相持经年。辩攻败密。乘胜将入城，世充不知，恐将士劳倦，鸣角收兵，翻为密徒所乘，官军大溃，不可救止。辩至洛水，桥已坏。遂涉水至中流，为溺人所引坠马，竟溺死。三军莫不痛惜之。

时有河南斛斯万善，骁勇果毅，与辩齐名。从卫玄讨杨玄感，万善与数骑追及之，玄感窘迫自杀。由是知名，拜武贲郎将。突厥始毕之围雁门，万善奋击之，所向皆破。由是突厥莫敢逼城，十许日竟退，万善力也。后频讨群盗，累功至将军。

又有将军鹿愿、范贵、冯孝慈，俱为将帅，数从征伐，并有名于世。事皆亡失，故史官阙云。

陈稜，字长威，庐江襄安人也。祖硕，以渔钓自给。父岷，少骁勇，事章大宝为帐内部曲。告大宝反，授谯州刺史。陈灭，废于家。高智慧、汪文进反，庐江豪杰亦举兵相应。以岷旧将，共推为主。岷欲拒之，稜谓岷曰：“众乱既作，拒之祸且及己，不如伪从，别为后计。”岷然之。后潜使稜至柱国李彻所，请为内应。彻上其事，拜上大将军、宣州刺史，封谯郡公，诏彻应接之。彻军未至，谋泄，为其党所杀，稜以获免。上以其父之故，拜开府，寻领乡兵。

大业三年，拜武贲郎将。后与朝请大夫张镇周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，月余而至。流求人初见船舰，以为商旅，往往诣军贸易。稜率众登岸，遣镇周为先锋。其主欢斯渴刺兜遣兵拒战，镇周频破之。稜进至低没檀洞，其小王欢斯老模拒战，稜败之，斩老模。其日雾雨晦冥，将士皆惧，稜刑白马以祭海神，既而开霁。分为五军，趣其都邑，乘胜逐北，至其栅，破之，斩渴

刺兜，获其子岛槌，虏男女数千而归。帝大悦。加稜右光禄大夫，镇周金紫光禄大夫。

辽东之役，以宿卫迁左光禄大夫。明年，帝复征辽东，稜为东莱留守。杨玄感反，稜击平黎阳，斩玄感所署刺史元务本。寻奉诏于江南营战舰。至彭城，贼帅孟让据都梁宫，阻淮为固。稜潜于下流而济，至江都，袭破让。以功进位光禄大夫，赐爵信安侯。

后帝幸江都宫，俄而李子通据海陵，左才相掠淮北，杜伏威屯六合，帝遣 凌击之，往见克捷，超拜右御卫将军。复度清江，击宣城贼。俄而帝以弒崩，宇文化及引军北上，召稜守江都。稜集众缟素，为炀帝发丧，备仪卫，改葬于吴公台下，衰杖送丧，恻感行路，论者深义之。稜后为李子通所陷，奔杜伏威，伏威忌而害之。

赵才，字孝才，张掖酒泉人也。祖隗，魏银表光禄大夫、乐浪太守。父寿，周顺政太守。才少骁武，便弓马，性粗悍，无威仪。仕周，为舆正上士。隋文帝受禅，以军功至上仪同。后配事晋王，为右虞候率。炀帝即位，转左备身骠骑、右骁卫将军。帝以才藩邸旧臣，渐见亲待。才亦恪勤匪懈，所在有声。转右候卫将军。从征吐谷浑，以为行军总管，率卫尉卿刘权、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，破贼，以功进金紫光禄大夫。及辽东之役，再出碣石道。再迁右候卫大将军。时帝每事巡幸，才恆为斥候，肃遏奸非，无所回避。在途遇公卿妻子有违禁者，才辄丑言大骂，多所援及。时人虽患其不逊，然才守正，无如之何。

十二年，帝将幸江都，才见四海土崩，谏请还京师，安兆庶。帝大怒，以才属吏，旬日乃出之。遂幸江都，待遇逾昵。时江都粮尽，内史侍郎虞世基、秘书监袁充等多劝帝幸丹阳。

才极陈入京策，世基极言度江便。帝无言，才与世基相忿而出。

宇文化及杀逆之际，才时在苑北，化及遣骁果席德方执之，谓曰：“今日之事，祇得如此。”才默然不对。化及忿才无言，将杀之，三日乃释，以本官从事，郁郁不得志。才尝对化及宴，请劝其同谋逆者十八人杨士览等酒，化及许之。才执杯曰：“十八人止可一度作，勿复余处更为。诸人默然不对。行止聊城，遇疾。俄而化及为窦建德所破，才复见虏。心弥不平，数日而卒。

仁寿、大业间有兰兴洛、贺兰蕃，俱为武侯将军，刚严正直，不避强御，咸以称职知名。

论曰：虎啸风生，龙腾云起，英贤夺发，亦各因时。张定和、张獠、麦铁杖皆一时壮士，而困于贫贱。当其郁抑未遇，亦安知有鸿鹄志哉！终能振拔污泥，申其力用，符马革之愿，快生平之必，得丈夫之节矣。孟才、钱杰、沈光等感怀恩旧，临难亡身，虽功无所成，其志有可称矣。权武素无行检，不拘刑宪，终取黜辱，不亦宜哉！仁恭武毅见知，文以取达，初在汲郡，清能可纪，后居马邑，贪吝而亡。鲜克有终，斯言乃验。吐万绪、董纯以萑蒲不翦，遽婴罪戮。大业之季，盗可尽乎？俱罗欲加之罪，非其咎衅。王辩殒身勅敌，志在勤王。陈稜缟素发丧，哀感行路，义之所动，固已深乎！赵才虽人而无仪，志在强直，拒世基之谄，可谓不苟同矣。

## 卷第七十九

### 列传第六十七

宇文述 云定兴 赵行枢 述子化及 司马德戡 裴虔通  
王世充 段达

宇文述，字伯通，代郡武川人也。高祖偕与敦、曾祖长寿、祖孤，仕魏，并为沃野镇军主。父盛，仕周，位上柱国、大宗伯。

述少骁锐，便弓马。年十一时，有相者谓曰：“公子善自爱，后当位极人臣。”周武帝时，以父军功，起家拜开府。述性谨密，周大冢宰宇文护甚爱之，以本官领护亲信。及武帝亲总万机，召为左宫伯，累迁英果中大夫，赐爵博陵郡公，改封濮阳郡公。尉迟迥作乱，述以行军总管从韦孝宽击之，破迥将李隼军于怀州，又与诸将破尉惇于永平桥。以功超拜上柱国，进爵褒国公。

开皇初拜右卫大将军。平陈之役，以行军总管自六合而济。时韩擒、贺若弼两军趣丹阳，述据石头以为声援。陈主既禽，而萧瓛、萧岩据东吴地。述领行军总管元契、张默言等讨之，落丛公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，亦受述节度，于是吴会悉平。以功授子化及为开府，徙拜安州总管。时晋王广镇扬州，甚善于述，奏为寿州总管。王时阴有夺宗之志，请计于述。述曰：“皇太子失爱已久。大王才能盖世，数经将领，主上之与内宫，

咸所钟爱，四海之望，实归大王。然废立国家大事，能移主上者，唯杨素耳。移素谋者，唯其弟约。述雅知约，请朝京师，与约共图废立。”晋王大悦，多赍金宝，资述入关。述数请约，盛陈器玩，与之酣畅，因共博戏，每阳不胜，输所将金宝。约所得既多，稍以谢述。述因曰：“此晋王赐述，令与公为欢。”约大惊曰：“何为者？”述因为王申意。约然其说，退言于素，亦从之。于是晋王与述情好益密，命述子士及尚南阳公主，后赏赐不可胜计。及晋王为皇太子，以述为左卫率。旧令，率官第四品，以述素贵，遂进率品第三，其见重如此。

炀帝嗣位，拜左卫大将军，参掌武官选事。后改封许国公，寻加开府仪同三司，每冬正朝会，辄给鼓吹一部。从幸榆林，时铁勒契弊歌稜攻败吐谷浑。其部携散，遂遣使请降，求救。帝令述以兵抚纳降附。吐谷浑见述拥强兵，惧不敢降，遂西遁。述追至曼头城，攻拔之。乘胜至赤水城，复拔之。其余党走屯丘尼川，进击，大破之，获其王公、尚书、将军二百人。浑主南走雪山，其故地皆空。帝大悦。明年，从帝西巡至金山，登燕支，述每为斥候。时浑贼复寇张掖，述进击走之。还至江都宫，敕述与苏威常典选举，参预朝政。述时贵重，委任与威等，其亲爱则过之。帝所得远方贡献及四时口味，辄见班赐，中使相望于道。述善于供奉，俯仰折旋，容止便辟，宿卫咸取则焉。又有巧思，凡所装饰，皆出人意表。数以奇服异物进宫掖，由是帝弥悦焉。言无不从，势倾朝廷。左卫将军张瑾与述连官，尝有评议，偶不中意，述张目瞋之，瑾惶惧而走。文武百僚莫敢违忤。性贪鄙，知人有珍异物，必求取，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，皆接以恩意，呼之为儿。由是竞加馈遗，金宝累积。后庭曳罗绮者甚众，家僮千余人，皆控良马，被服金玉。及征高丽，述为扶余道军将，临发，帝谓曰：“礼，七十者行役以

妇人从，公宜以家累自随。古称妇人不入军，谓临战时耳。至军垒间，无所伤也。项籍虞兮，即其故事。”述与九军至鸭绿水，粮尽，议欲班师。诸将多异同，述又不测帝意。会乙支文德来诣其营，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，令诱执文德。既而缓纵，文德逃归，述内不自安，遂与诸将度水追之。时文德见述军中多饥色，欲疲述众，每斗便北。述一日中七战皆捷，既恃骤胜，又内逼群议，遂进，东济萨水，去平壤城三十里，因山为营。文德复遣使伪降，请述曰：“若旋师者，当奉高元朝行在所。”述见士卒疲弊，不可复战，又平壤险固，卒难致力，遂因其诈而还。众半济，贼击后军。于是大溃不可禁止，九军败绩，一日一夜，还至鸭绿水，行四百五十里。初度辽，九军三十万五千人，及还至辽东城，唯二千七百人。帝怒，除其名。明年，帝又事辽东，复述官爵，待之如初。从至辽东，与将军杨义臣率兵复临鸭绿水。会杨玄感作乱，帝召述驰驿讨玄感。时玄感逼东都，闻述军至，西遁将图关中。述与刑部尚书卫玄、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、武卫将军屈突通等蹙之。至阌乡皇天原，与玄感相及，斩其首，传行在所。复从东征，至怀远而还。

突厥之围雁门也，帝大惧，述请溃围而出。来护儿及樊子盖并固谏，帝乃止。及围解，次太原，议者多劝帝还京师，帝有难色。述奏曰：“从官妻子多在东都，请便道向洛阳，自潼关入。”帝从之。寻至东都，又观望帝意，劝幸江都宫。

述于江都遇疾，及疾笃，帝令中使相望于第，谓述有何言。述曰：“愿陛下一能降临。”帝遣司宫魏氏谓曰：“公危笃，朕惮相烦动。必有言，可陈也。”述流涕曰：“臣子化及，早预藩邸，愿陛下哀怜之。士及夙蒙天恩，亦堪驱策。臣死后，智及不可久留，愿早除之，望不破门户。”魏氏返命，隐其言，因诡对曰：“述唯忆陛下耳。”帝泫然曰：“述忆我耶？”将

亲临之，宫人百僚谏乃止。及薨，帝为废朝，赠司徒、尚书令、十郡太守，班剑四十人，辎辘车，前后部鼓吹，谥曰恭。诏黄门侍郎裴矩祭以太牢，鸿胪监护丧事。

云定兴者，附会于述。初，定兴女为皇太子勇昭训，及勇废，除名配少府。定兴先得昭训明珠络帷，私赂于述，自是数共交游。定兴每时节必有赂遗，并以音乐干述。述素好著奇服，炫耀时人。定兴为制马鞞，于后角上缺方三寸，以露白色，世轻薄者率仿学之，谓为许公缺势。又遇天寒，定兴曰：“入内宿卫，必当耳冷。”述曰：“然。”乃制夹头巾，令深裊耳，人又学之，名为许公裊势。述大悦曰：“云兄所作，必能变俗。我闻作事可法，故不虚也。”后帝将事四夷，大造兵器，述荐之，因敕少府工匠并取其节度。述欲为之求官，谓之曰：“兄所制器仗并合上心，而不得官者，为长宁兄弟犹未死耳。”定兴曰：“此无用物，何不劝上杀之？”述因奏曰：“房陵诸子，年并成立，今欲动兵征讨，若将从驾，则守掌为难；若留一处，又恐不可。进退无用，请早处分。”因鸩杀长宁，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岭表，于路尽杀之。其年大阅，帝称甲仗为佳，述奏并云定兴之功也。擢授少府丞。十一年，累迁屯卫大将军。

又有赵行枢者，本太常乐户，家财亿计。述谓为兒，受其赂遗，称为骁勇，起家为折冲郎将。

化及，述长子也。性凶险，不循法度，好乘肥挟弹，驰鹜道中，由是长安谓之轻薄公子。炀帝为太子时，常领千牛出入卧内。累迁至太子仆，以受纳货贿，再三免官。太子嬖昵之。俄而复职，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阳公主。由此益骄，处公卿间，言辞不逊，多所凌轹。见人子女狗马珍玩，必请托求之。常与屠贩者游，以规其利。炀帝即位，拜太仆少卿，益恃旧恩，贪冒尤甚。炀帝幸榆林，化及与弟智及违禁与突厥交市。帝大怒，

囚之数月。还京师，欲斩之而后入城，解衣辮发讫，以主救之，乃释，并智及并赐述为奴。述薨后，炀帝追忆之，起化及为右屯卫将军，将作少监。

时李密据洛口，炀帝惧，留淮左，不敢还都。从驾骁果多关中人，久客羁旅，见帝无西还意，谋欲叛归。时武贲郎将司马德戡总领骁果，屯于东城，风闻兵士欲叛，未审，遣校尉元武达阴问知情，因谋构逆。共所善武贲郎将元礼、直阁裴虔通互相扇惑曰：“闻陛下欲筑宫丹阳，人人并谋逃去。我欲言之，恐先事见诛。今知而不言，后事发当族，将如之何？”虔通曰：“主上实尔。”德戡又谓两人曰：“我闻关中陷没，李孝常以华阴叛，陛下囚其二弟，将尽杀之。吾辈家属在西安，得无此虑？”虔通等曰：“正恐旦暮及诛，计无所出。”德戡曰：“骁果若走，可与俱去。”虔通等曰：“诚如公言。”因递相招诱。又转告内史舍人元敏、鹰扬郎将孟景、符玺郎牛方裕，直长许弘仁、薛世良、城门郎唐奉义、医正张恺等，日夜聚博，约为刎颈交，言无回避，于坐中辄论叛计，并相然许。时李质在禁，令骁果守之，中外交通，所谋益急。又赵行枢先交智及；勋侍杨士览者，宇文氏之甥。二人同以告智及。智及素狂勃，闻之喜，即共见德戡，期以三月十五日举兵同叛，劫十二卫武马，虏掠居人财物西归。智及曰：“不然。今天实丧隋，英雄并起，因行大事，此帝王业也。”德戡然之。行枢、世良请以化及为主，约定，方告化及。化及性弩怯，初闻之，大惧，色动流汗，久之乃定。

义宁二年三月一日，德戡欲告众人，恐心未一，更譎诈以胁骁果，谓许弘仁、张恺曰：“君是良医，国家所使，出言惑众，众必信。君可入备身府，遍告所识者，言陛下闻骁果欲叛，多醢毒酒，因享会，尽鸩杀之，独与南人留此。群情必骇，因

而举事，无不谐矣。”其月五日，弘仁等宣布此言，骁果递相告，谋反逾急。德戡等知计行，遂以十日总召故人，谕以所为。众皆伏曰：“唯将军命！”其夜，奉义主闭城门，门皆不下钥，至夜三更。德戡于东城内集兵，得数万人，举火与城外相应。帝闻有声，问是何事。虔通伪曰：“草坊被烧，外人救火，故喧嚣耳。”中外隔绝，帝以为然。孟景、智及于城外得千余人，劫候卫武贲冯普乐，共布兵捉郭下街巷。至五更，德戡授虔通兵，以换诸门卫士。虔通因自开门，领数百骑，至成象殿，杀将军独孤盛。武贲郎将元礼遂引兵进。宿卫者皆走。虔通进兵排左閤，驰入永巷问：“陛下安在？”有美人出房，指云：“在西閤。”从往执帝。帝谓虔通曰：“卿非我故人乎！何恨而反？”虔通曰：“臣不敢反，但将士思归，奉陛下还京师耳。”帝曰：“即为汝归。”虔通自勒兵守之。

至旦，孟景以甲骑迎化及。化及未知事果，战栗不能言，人有谒之，但低头据案，答曰“罪过”。时士及在公主第，弗之知也。智及遣家僮庄桃树就第杀之，桃树不忍，执诣智及，久之乃见释。化及至城门，德戡迎谒，引入朝堂，号为丞相。令将帝出江都门以示群贼，因复将入。遣令狐行达弑帝于宫中。又执朝臣不同己者数十人，及诸王外戚，无少长皆害之。唯留秦孝王子浩，立以为帝。

十余日，夺江都人舟楫，从水路西归。至显福宫，宿公麦孟才、折冲郎将沈光等谋击化及，反为所害。化及于是入据六宫，其自奉一如炀帝故事。每帐中南面端坐，人有白事者，默然不对。下牙时，方收取启状。共奉义、方裕、世良、恺等参决之。行至徐州，水路不通，复夺人车牛，得二千两，并载宫人珍宝。其戈甲戎器，悉令军士负之。道远疲极，三军始怨。

德戡失望，窃谓行枢曰：“君大误我。当今拨乱，必藉英

贤，化及庸暗，事将必败，若何？”行枢曰：“废之何难！”因共李孝本、宇文导师、尹正卿等谋，以后军万余兵袭杀化及，立德戡为主。弘仁知之，密告化及，尽收德戡及支党杀之。引兵向东郡，通守王轨以城降之。

元文都推越王侗为主，拜李密为太尉，令击化及。密壁清淇，与徐世勣以烽火相应。化及数战不利，其将军于弘达为密所禽，送于侗所，镬烹之。化及粮尽，度永济渠，与密决战于童山。遂入汲郡求军粮，又遣使拷掠东郡人吏，责米粟。王轨怨之，以城归李密。化及大惧，自汲郡将图以北诸州。其将陈智略率岭南骁果万余人，张童兒率江东骁果数千人，皆叛归李密。化及尚有众二万，北走魏县。张愷与其将陈伯谋去之，事觉，为化及所杀。腹心稍尽，兵势日蹙，兄弟更无他计，但相聚酣宴，奏女乐。醉后，尤智及曰：“我初不知，由汝为计，强来立我。今所向无成，负弑主之名，天下所不纳。灭族岂非由汝乎？”抱其两子而泣。智及怒曰：“事捷之日，都不赐尤；及其将败，乃欲归罪。何不杀我以降建德！”兄弟数相斗阋，言无长幼，醒而复饮，以此为恆。

自知必败，乃叹曰：“人生故当死，岂不一日为帝乎！”于是鸩杀浩，僭皇帝位于魏县，国号许，建元为天寿，置百官。攻元宝藏于魏州，反为所败，乃东北趣聊城，将招携海内诸贼。遣士及徇济北，征求饷馈。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抚山东，神通围之十余日，不克而退。竄建德悉众攻之。先是，齐州贼帅王薄闻其多宝物，诈来投附。化及信之，与共居守。至是，薄引建德入城，禽化及，悉虏其众。先执智及、元武达、孟景、杨士览、许弘仁等，皆斩之。及以槛车载化及至大陆县城下，数其弑逆，并二子承基、承趾皆斩之，传首于突厥义城公主，梟之虜庭。士及自济北西归长安。

智及幼顽凶，好与人群聚斗鸡，习放鹰狗。初以父功，赐爵濮阳郡公。蒸淫丑秽，无所不为。其妻长孙氏，妒而告述。述虽为隐，而大忿之，纤芥之愆，必加鞭捶。弟士及，恃尚主，又轻忽之。唯化及事事营护，父再三欲杀，辄救免之，由是颇相亲昵。遂劝化及遣人入蕃，私为交易。事发，当诛，述独证智及罪恶，而为化及请命，帝因两释之。述将死，抗表言其凶勃，必且破家。帝后思述，拜智及将作少监。其江都弑逆事，皆智及之谋也。化及为丞相，以为右仆射，领十二卫大将军。及僭号，封齐王。窦建德获而斩之，并其党十余人，皆暴死梟首。

司马德戡，扶风雍人。父元谦，仕周为都督。德戡幼孤，以屠豕自给。有桑门释粲，通德戡母娥氏，遂抚教之，因解书计。开皇中，为侍官，渐迁至大都督。从杨素出讨汉王谅，充内营左右。进止便僻，俊辩多奸计，素大善之。以勋授仪同三司。大业三年，为鹰扬郎将。从讨辽左，进位正议大夫，迁武贲郎将。炀帝甚昵之。从至江都，领左右备身骁果万人，营于城内。因隋末大乱，乃率骁果反，语在化及事中。既获炀帝，与党孟景等推化及为丞相。化及首封德戡为温国公，加光禄大夫，仍统本兵。化及意甚忌之。后数日，化及署诸将，分配士卒，乃以德戡为礼部尚书，外示美迁，实夺其兵也。由是怀怨，所获赏物皆赂于智及，智及为之言。行至徐州，舍舟登陆，令德戡将后军。乃与赵行枢、李孝本、尹正卿、宇文导师等谋袭化及，遣人使于孟海公，结为外助。迁延未发，以待使报。许弘仁、张恺知之，以告化及。因遣其弟士及阳为游猎，至于后军。德戡不知事露，出营参谒，因命执之，并其党与。化及责之曰：“与公戮力共定海内，出于万死。今始事成，愿得同守富贵，公又何为反也？”德戡曰：“本杀昏主，苦其毒害。立

足下而又甚之，逼于物情，不获已也。”化及不对，命送至幕下，缢而杀之。

裴虔通，河东人。初，炀帝为晋王，以亲信从，稍迁至监门校尉。帝即位，擢旧左右，授宣惠尉。累从征役，至通议大夫。与司马德戡同谋作乱，先开宫门，骑至成象殿，杀将军独孤盛，执帝于西阁。化及以虔通为光禄大夫、莒国公。化及引兵之北也，令镇徐州。化及败后，归于大唐，即授徐州总管，转辰州刺史，封长蛇男。寻以隋朝弑逆之罪，除名，徙于岭表而死。

王世充，字行满，本西域胡人也。祖支颓褥，徙居新丰。颓褥死，其妻少寡，与仪同王粲野合，生子曰琼，粲遂纳之以为小妻。其父收幼孤，随母嫁粲，粲爱而养焉，因姓王氏。官至怀、汴二州长史。

世充卷发豺声，沉猜多诡诈，颇窥书传，尤好兵法，晓龟策推步盈虚，然未尝为人言也。开皇中，为左翊卫，后以军功拜仪同，授兵部员外郎。善敷奏，明习法律，而舞弄文墨，高下在心。或有驳难之者，世充利口饰非，辞义锋起，从虽知其否而莫能屈，称为明辩。

炀帝世，累迁至江都郡丞。时帝数幸江都，世充善候人主颜色，阿谀顺旨，每入言事，帝善之。又以郡丞领江都宫监，乃雕饰池台，阴奏远方珍物，以媚于帝，由是益昵之。大业八年，隋始乱，世充内怀徼幸，卑身礼士，阴结豪俊，多收众心。江淮间人素轻薄，又属贼盗群起，人多犯法，有系狱抵罪者，世充枉法出之，以树私恩。及杨玄感反，吴人硃燮、晋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应之，自称将军，拥众十余万。帝遣将军吐万绪、鱼俱罗讨之，不能克。世充募江都万余人，击频破之。每有克捷，必归功于下，所获军实，皆推与士卒，身无所取。由此人

争为用，功最居多。

十年，齐郡贼帅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，至盱眙，有众十余万。世充以兵拒之，而羸师示弱，保都梁山为五栅，相持不战。后因其懈弛，出兵奋击，大破之，乘胜尽灭诸贼，让以数十骑遁去，斩首万人，六畜军资，莫不尽获。帝以世充有将帅才略，始遣领兵，讨诸小盗，所向破之。然性多矫伪，诈为善，能自勤苦，以求声誉。十一年，突厥围帝于雁门，世充尽发江都人往赴难。在军中，垢面悲泣，晓夜不解甲，藉草而坐。帝闻之，以为爱己，益信任之。

十二年，迁为江都通守。时厌次人格谦为盗数年，兵十余万，在豆子中。世充破斩之，威振群贼。又击卢明月，破之于南阳。后还江都，帝大悦，自执杯酒以赐之。时世充又知帝好内，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，愿备后庭，无由自进。帝愈喜，因密令世充阅观诸女，资质端丽合法相者，取正库及应入京物以聘纳之。所用不可胜计，帐上所司云敕别用，不显其实。有合意者，则厚赏世充，或不中者，又以赉之。后令以船送东京，而道路贼起，使者苦役，于淮泗中沉船溺杀之者，前后十数。或有发露，世充为秘之，又遽简阅以供进。是后益见亲昵。遇李密攻陷兴洛仓，进逼东都，官军数败，光禄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。帝恶之，大发兵，将讨焉。特发中诏遣世充为将，军于洛口以拒密。前后百余战，互有胜负。世充乃引军度洛水，逼仓城。李密与战。世充败绩，赴水溺死者万余人。时天寒，大雨雪，兵既度水，衣皆沾湿，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，比至河阳，才以千数。世充自系狱请罪，越王侗遣使赦之，召令还都。收合亡散，屯于含嘉城中，不敢复出。

宇文化及杀帝于江都，世充与太府卿元文都、将军皇甫无逸、右司郎卢楚奉侗为主。侗以世充为吏部尚书，封郑国公。

及侗用元文都、卢楚之谋，拜李密为太尉、尚书令，密遂称臣，复以兵拒化及于黎阳，遣使献捷。众皆悦，世充独谓其麾下诸将曰：“文都之辈，刀笔吏耳。吾观其势，必为李密所禽。且吾军人马每与密战，杀其父兄子弟，前后已多，一旦为之下，吾属无类矣。”出此言以激怒其众。文都知而大惧，与楚等谋，将因世充入内，伏甲而杀之。期有日矣，将军段达遣女婿张志以楚等谋告之。世充夜勒兵围宫城，将军费曜、田世阁等与战于东太阳门外。曜军败，世充遂攻门而入。无逸以单骑遁走。获楚，杀之。时宫门尚闭，世充遣人扣门言于侗曰：“元文都等欲执皇帝降于李密，段达知而以告臣。臣非敢反，诛反者耳。”文都闻变，入奉侗于乾阳殿，陈兵卫之。令将帅乘城以拒难，兵败，侗命开门以纳世充。世充悉遣人代宿卫者，明日入谒，顿首流涕而言曰：“文都等无状，谋相屠杀，事急为此，不敢背国。”侗与之盟。世充寻遣韦节等讽侗，命拜为尚书左仆射、总督内外诸军事。又授其兄恽为内史令，入居禁中。未几，李密破化及还，其劲兵良马多战死，士卒皆倦。世充欲乘其弊而击之，恐人心不一，乃假托鬼神，言梦见周公，乃立祠于洛水之上，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，当有大功，不则兵皆疫死。世充兵多楚人，俗信妖妄，故出此言以惑之。众皆请战，世充简练精勇得二万余人，马千余匹，营洛水南。密军偃师北山上，时密新得志于化及，有轻世充之心，不设壁垒。世充遣二百余骑，潜入北山，伏溪谷中，令军秣马蓐食。既而宵济，人马奔驰，比明而薄密。密出兵应之，阵未成列而两军合战，其伏兵蔽山而上，潜登北原，乘高而下，压密营。营中乱，无能拒者，即入纵火。密军大惊而溃，降其将张童儿、陈智略。进下偃师。初，世充兄伟及子玄应隋化及至东郡，密得而囚之于城中。至是，尽获之。又执密长史邴元真妻子、司马郑虔象

之母及诸将子弟，皆抚慰之，各令潜呼其父兄。兵次洛口，元真、郑虔象等举仓城以应之。密以数十骑遁逸，世充收其众而还。东尽于海，南至于江，悉来归附。

世充又令韦节讽侗，拜己为太尉，置署官属，以尚书省为其府。寻自称郑王，遣其将高略帅师攻寿安，不利而旋。又帅师攻围谷州，三日而退。明年，自称相国，受九锡，备法物，是后不朝侗矣。有道士桓法嗣者，自言解图讖，世充昵之。法嗣乃上《孔子闭房记》，画作丈夫持一干以驱羊。法嗣云：“杨，隋姓也。干一者，王字也。王居杨后，明相国代隋为帝也。”又取《庄子人间世》、《德充符》二篇上之，法嗣释曰：“上篇言世，下篇言充，此则相国名矣。当德被人间，而应符命为天子也。”世充大悦曰：“此天命也。”再拜受之。即以法嗣为谏议大夫。世充又罗取杂鸟，书帛系其颈，自言符命而散之于空。或有弹射得鸟而来献者，亦拜官爵。既而废侗，阴杀之，僭即皇帝位，建元曰开明，国号郑。

大唐太宗帅师围之。世充频出兵，战辄不利，诸城相继降款。世充窘迫，遣使请救于窦建德，建德率兵援之。至武牢，太宗破之，禽建德以诣城下。世充将溃围而出，诸将莫有应之者，于是出降。至长安，为仇家所杀。

段达，武威姑臧人。父岩，周朔州刺史。达在周，年始三岁，袭爵襄坦县公。及长，身長八尺，美须髯，便弓马。隋文帝为丞相，以为大都督，领亲信兵，常置左右。及践祚，为左直斋，迁车骑将军，督晋王府军事。以击高智慧功，授上仪同。又破汪文进等，加开府。仁寿初，为太子左卫副率。大业初，以籓邸之旧，拜左翊卫将军。从征吐谷浑，进位金紫光禄大夫。帝征辽东，平原郝孝德、清河张金称等并起为盗，帝令达击之，数为金称等所挫，诸贼轻之，号为段姥。后用郇令杨善会谋，

更与贼战，方致克捷。还京师，以公事坐免。明年，帝征辽东，使达留守涿郡。俄复拜左翊卫将军。高阳魏刀兒聚众，自号历山飞，寇掠燕、赵。达率涿郡通守郭绚击败之。时盗贼既多，达不能因机决胜，唯持重自守，时人皆谓之为怯懦。

十二年，帝幸江都宫，诏达与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东都。李密纵兵侵掠城下，达与监门郎将庞玉、武牙郎将霍世举御之，以功迁左骁卫大将军。王世充之败也，密进据北芒，来薄上春门，达与判户部尚书韦津拒之。达见贼，不阵而走，军大溃，津没于密。

及帝崩于江都，达与文都等推越王侗为主，署开府仪同三司，兼纳言，陈国公。元文都等之谋诛王世充，达预焉。既而阴告世充，达为之内应。及事发，迫越王送文都于世充，世充甚德于达。既破李密，讽越王禅让。世充僭号，以达为司徒。及东都平，坐斩，妻子籍没。

论曰：宇文述便辟足恭，柔颜取悦。君所谓可，亦曰可焉，君所谓不，亦曰不焉。无所是非，不能轻重，默默苟容，偷安高位，甘素餐之责，受彼己之讥。此固君子所不为，亦丘明之深耻。化及以此下才，负恩累叶。时逢崩拆，不能竭命，乃因利乘便，先图干纪，率群不逞，职为乱阶，扰本塞源，裂冠毁冕。衅深指鹿，事切食蹠，天地所不容，人神所同愤矣，世充头笏小器，遭逢时幸，与蒙奖擢，礼越旧臣。而躬为戎首，亲行鸩毒。竟而蛇豕丑类，继踵诛夷，梟獍凶魁，相寻菹戮。垂炯戒于来叶，快忠义于当年，为人臣者，可无殷鉴哉！

## 卷第八十

### 列传第六十八外戚

贺讷 姚黄眉 杜超 贺迷 间毗 冯熙 李惠 高肇  
胡国珍 从曾孙长粲 杨腾乙 弗绘 赵猛 胡长仁  
隋文帝外家吕氏

夫左贤右戚，尚德尊功，有国者所以御天下也。殷肇王基，不藉莘氏为佐；周成王业，未闻姒姓为辅。然历观累代外戚之家，乘母后之权以取高位厚秩者，多矣！而鲜能有克终之美，必罹颠覆之患，何哉？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，在下徒用私宠要荣。蚩犊引大车，升质任厚栋，无德而尊，不知纪极，忽于满盈之戒，罔念高危之咎。故鬼瞰其室，忧必及之，所以杀身倾族相继于西京也。夫诚著艰难，功宣社稷，不以谦冲自牧，未免颠蹶之祸；而况道不足以济时，仁不足以利物，自矜于己，以富贵骄人者乎！

魏道武初，贺讷有部众之业，翼成皇祚，其余或以劳勤，或缘恩泽。齐氏后妃之族，多自保全。胡长仁以谮诉貽祸，斛律光以地势被戮，俱非女谒盛衰之所致也。娄昭自以佐命之功，崇其名器，且霸业权舆，时方同德，陵暴之衅，因兹而起。其靖德、昭训二门，并良家遗孽，守死无暇，固不足涉言。又子非继世，权难妄假。昭信非惟素门履道，讫构废辱，威望之地，自致无由。有周御历，后门初无与政，既而未迹窃权，竟移鼎玺，斯乃西汉覆车之辙，魏文所以深诫。隋文潜跃之初，献后

便相推毂；炀帝大横方兆，萧妃密勿经纶。是以恩礼绸缪，始终不易。然外内亲戚，莫预朝权，昆弟在位，亦无殊宠。至于居擅玉堂，家称金穴，晖光戚里，熏灼四方，将三司以比仪，命五侯而同拜者，终始一代，寂无闻焉。考之前王，可谓矫其弊矣。故虽时经扰攘，无有陷于不义，市朝迁贸，而皆得以保全。比夫凭藉宠私，阶缘恩泽，乘其非据，旋就颠陨者，岂可同日而言哉！此所谓爱之以礼者也。

案外戚，《魏书》有贺讷、刘罗辰、姚黄眉、杜超、贺迷、闾毗、冯熙、李峻、李惠、高肇、于劲、胡国珍、李延实，《齐书》有赵猛、娄睿、尔硃文暢、郑仲礼、李祖升、元蛮、胡长仁，《周书》不立此篇，《隋书》有独孤罗、萧岿。今以刘罗辰、李峻、于劲、李延实、娄睿、尔硃文暢、郑仲礼、李祖升、元蛮、独孤罗、萧岿各附其家传，其余并入此篇。又检杨腾、乙弗绘附之魏末，以备《外戚传》。

贺讷，代人，魏道武皇帝之舅，献明后之兄也。其先世为君长。祖纥，尚平文女。父野干，尚昭成女辽西公主。昭成崩，诸部乖乱，献明后与道武及卫、秦二王依讷。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，道武还居独孤。讷总摄东部为大人，迁居大宁，行其恩信，众多归之，侔于库仁。苻坚假讷鹰扬将军。后刘显谋逆，道武轻骑归讷，讷惊拜曰：“官家复国，当念老臣。”帝笑答曰：“诚如舅言，要不亡也。”讷中弟染干粗暴，忌帝，常图为逆。每为皇姑辽西公主拥护，故染干不得肆共祸心。诸部大人请讷兄弟，求举道武为主，染干不从。遂与诸大人劝进，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。及帝讨吐突邻部，讷兄弟遂怀异图，率诸部救之。帝击之，大溃，讷西遁。卫辰遣子直力鞬征讷，告急请降。道武简精骑二十万救之，遂徙讷部落及诸弟，处之东界。讷又通于慕容垂，垂以讷为归善王。染干谋杀讷而代立，

讷遂与染干相攻。垂遣子麟讨之，败染干于牛都，破讷于赤城。道武遣师救讷，麟乃引退。讷从道武平中原，拜安远将军。其后离散诸部，分土定居，不听迁徙。其君长大人，皆同编户。讷以元舅，甚见尊重，然无统领，以寿终于家。

讷弟卢，亦从平中原，以功赐爵辽西公。帝遣卢会卫王仪伐鄴，而卢自以帝之季舅，不肯受仪节度。帝遣使切责之，卢遂忿恨，与仪司马丁建构成其嫌，弥加猜忌。会道武敕仪去鄴，卢亦引归。道武以卢为广川太守。卢性雄豪，耻居冀州刺史王辅下，袭杀辅，奔慕容德。德以为并州刺史、广宁王。广固败，卢亦没。

讷从父弟悦。初，道武居贺兰部下，人情未甚附，唯悦举部随从。又密为帝祈祷天神，请成大业，出于诚至。帝嘉之，甚见宠待。后平中原，以功赐爵钜鹿侯，进爵北新，卒。

子泥袭爵，后降为肥如侯。道武崩，京师草草，泥出，举烽于安阳城北，贺兰部人皆往赴之。明元即位，乃罢。诏泥与元浑等八人拾遗左右。与北新侯安同持节行并、定二州，劾奏并州刺史元六头等，皆伏罪，州郡肃然。后从太武征赫连昌，以功进爵为琅邪公，军国大议，每参豫焉。又征蠕蠕，为别道将，坐逐贼不进，诈增虏，当斩。赎为庶人。久之，拜光禄勋，为外都大官，复本爵。卒官，子丑建袭。

姚黄眉，姚兴之子，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。姚泓灭，黄眉间来归魏。明元厚礼待之，赐爵陇西公。尚阳翟公主，拜附马都尉，隶户二百。太武即位，迁内都大官，后拜太常卿，卒。赠雍州刺史、陇西王，谥曰献，陪葬金陵。黄眉宽和温厚，希言得失，太武悼惜之，故赠礼有加。

杜超，字祖仁，魏郡鄴人，密皇后之兄也。少有节操。泰常中，为相州别驾。始光中，太武思念舅氏，以超为阳平公，

尚南安长公主，拜附马都尉，位大鸿胪卿，车驾幸其第，赏赐巨万。神 三年，以超行征南大将军、太宰，进爵为王，镇鄴。追加超父豹镇东大将军、阳平景王，母曰钜鹿惠君。真君五年，超为帐下所害，太武临其丧，哀恸者久之。谥曰威王。长子道生赐爵城阳侯，后为秦州刺史，进爵河东公。道生弟凤凰袭爵，加侍中、特进。太武追思超不已，欲以凤凰为定州刺史。凤凰不愿违离阙庭，乃止。凤凰弟道俊赐爵发干侯，镇枋头，除兖州刺史。

超既薨，复授超从弟遗侍中、安南将军、开府、相州刺史，入为内都大官，进爵广平王。遗性忠厚，频历州郡，所在著称。薨，赠太傅，谥曰宣王。

长子元宝，位司空。元宝弟胤宝，司隶校尉。元宝又进爵京兆王。及归而父遗丧。明当入谢，元宝欲以表闻。文成未知遗薨，怪其迟，召之。元宝将入，时人止之曰：“宜以家忧自辞。”元宝欲见其宠，不从，遂冒哀而入。未几，以谋反伏诛，亲从皆斩，唯元宝子世冲逃免。时朝议欲追削超爵位，中书令高允上表理之。后兖州故吏汲宗等，以道俊遗惠在人，前从坐爵受诛，委骸土壤，求得收葬。书奏，诏义而听之。赠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南康公，谥曰昭。世冲袭遗公爵。

贺迷，代人，太武敬哀皇后之从父也。皇后生景穆。初，后少孤，父兄近亲唯迷，故蒙赐爵长乡子。卒，赠光禄大夫、五原公。

间毗，代人，蠕蠕主大檀之亲属，太武时自其国来降。毗即恭皇后之兄也。后生文成。文成太安二年，以毗为平北将军，赐爵河东公。弟纥为宁北将军，赐爵零陵公。其年，并加侍中，进爵为王。毗，征东将军，评尚书事；纥，征西将军、中都大官。自余子弟赐爵为王者二人，公五人，侯六人，子三人，同

时受拜，所以隆崇舅氏。和平二年，追谥后祖父延襄康公，父辰定襄懿王。毗薨，赠太尉，追赠毗妻河东王妃。子惠袭。纥薨，赠司空。子豆，后赐名庄。太和中，初立三长，以庄为定户籍大使，甚有时誉。十六年，例降爵。后为七兵尚书，卒。

纥弟染，位外都大官、冀州刺史、江夏公，卒。

先是，文成以乳母常氏有保护功，既即位，尊为保太后，后尊为皇太后。兴安二年，太后前兄英，字世华，自肥如令超为散骑常侍、镇军大将军，赐爵辽西公；弟喜，镇军大将军、祠曹尚书、带方公；三妹皆封县君；妹夫王曙为平州刺史，辽东公。追赠英祖父苻坚扶风太守亥为镇西将军、辽西兰公；勃海太守澄为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、太宰、辽西献王；英母许氏博陵郡君。遣兼太常卢度世持节改葬献王于辽西，树碑立庙，置守冢百家。太安初，英为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、太宰，进爵为王；喜左光禄大夫，改封燕郡；从兄泰为安东将军、朝鲜侯；訢子伯夫，散骑常侍、选部尚书；次子员，金部尚书；喜子振，太子庶子。三年，英领太师，评尚书事，内都大官、伏宝泰等州刺史。五年，诏以太后母宋氏为辽西王太妃。和平元年，喜为洛州刺史。

初，英事宋不能谨，而曙奉宋甚至，就食于和龙。无车牛，宋疲不进，者负宋于笈。至是，宋于英等薄，不如曙之笃。谓太后曰：“何不王曙而黜英？”太后曰：“英为长兄，门户主也，家内小小不顺，何足追计。曙虽尽力，故是他姓，奈何在英上。本州郡公，亦足报耳。”天安中，英为平州刺史，訢为幽州刺史，伯夫进爵范阳公。英浊货，徙敦煌。诸常自兴公及至是，皆以亲疏受爵赐田宅，时为隆盛。后伯夫为洛州刺史，以脏污欺妄，征斩于京师。承明元年，黜英复官。薨，谥辽西平王。始英之征也，梦日坠其所居黄山下水中，村人以车牛挽

致不能出，英独抱载而归。闻者异之。

后员与伯夫子禽可共为飞书，诬谤朝政。事发，有司执宪，刑及五族。孝文以明太后故，罪止一门。诘年老，赦免归家，恕其孙一人抚养之，经奴婢田宅。其家僮入者百人，金锦布帛数万计，赐尚书已下宿卫已上。其女婿及亲从在朝，皆免官归本乡。十一年，孝文、文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，悉出其家前后没入妇女，以喜子振试守正平郡，卒。

冯熙，字晋国，长乐信都人，文明太后之兄也。祖弘，北燕王。太武平辽海，熙父朗内徙，官至秦雍二州刺史、辽西郡公，坐事诛。文明太后临朝，追赠假黄钺、太宰、燕宣王，立庙长安。

熙生于长安，为姚氏魏母所养。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，魏母携熙逃避至氏羌中抚育。年十二，好弓马，有勇干，氏羌皆归附之。魏母恶其如此，将还长安，始就博士学问。从师受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好阴阳兵法事。及长，游华阴、河东二郡间。性泛爱，不拘小节，人无士庶，来则纳之。

熙姑先入掖庭，为太武左昭仪。妹为文成帝后，即文明太后也。使人外访，知熙所在，征赴京师，拜冠军将军，赐爵肥如侯，尚景穆女博陵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出为定州刺史，进爵昌黎王。献文即位，为太傅，累拜内都大官。孝文即位，文明太后临朝，帝乃承旨以熙为侍中、太师、中书监，领秘书事。熙以频履师傅，又中宫之宠，为群情所骇，心不自安，乞转外任。文明太后亦以为然，除都督、洛州刺史，侍中、太师如故。

洛阳虽经破乱，而旧《三字石经》宛然犹在。至熙与常伯夫相继为州，废毁分用，大至颓落。熙为政不能仁厚，而信佛法。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，合七十二处。写十六部一切经，延致名德沙门，日与讲论，精勤不倦，所费亦不貲。而

营塔寺多在高山秀阜，伤杀人牛。有沙门劝止之，熙曰：“成就后，人唯见佛图，焉知杀人牛也。”其北芒寺碑文，中书侍郎贾元寿词。孝文频登北芒寺，亲读碑文，称为佳作。熙为州，因取人子女为奴婢，有容色者幸之为妾，有子女数十人，号为贪纵。

后授内都大官，太师如故。熙事魏母孝谨，如事所生。魏母卒，乃散发徒跣，水浆不入口三日。诏不听服，熙表求依赵氏之孤。帝以熙情难夺，听服齐衰期。后以例降，改封京兆郡公。

帝纳其女为后，曰：“《白武通》云：王所不臣，数有三焉。妻之父母，抑言其一。此所谓供承宗庙，不欲夺私心。然吾季著于《春秋》，无臣证于往牒，既许通体之一，用开至尊之敬。比长秋配极，阴政既敷，未闻有司，陈奏斯式。可诏太师，辍臣从礼。”又勒集书造仪付外。孝文前后纳熙三女，二为后，一为左昭仪。由是冯氏宠贵益隆，赏赐累巨万。帝每诏熙上书不臣，入朝不拜，熙上书如旧。

熙于后遇疾，绵寝四载。诏遣监问，道路相望，车驾亦数幸焉。将迁洛，帝亲与熙别，见其困笃，歔歔流涕。密敕宕昌公主遇曰：“太师万一，即可监护丧事。”十九年，薨于代。车驾在淮南，留台表闻，还至徐州，乃举哀，为制缞服。诏有司预辨凶仪，并开魏京之墓，令公主之柩，俱向伊洛。凡所营送，皆公家为备。又敕代给彩帛，前后六千匹，以供凶用。皇后诣代都赴哭，太子恂亦赴代哭吊。将葬，赠假黄钺、侍中、都督十州诸军事、大司马、太尉、冀州刺史，加黄屋、左纛，备九锡、前后部羽葆鼓吹，皆依晋太宰、安平献王故事。有司奏谥，诏曰：“可以威强恢远曰武，奉谥于公。”柩至七里涧，帝服缞往迎，叩灵悲恸而拜焉。葬日，送临墓所，亲作志铭。

主生二子，诞、脩。

诞字思正，脩字宝业，皆姿质妍丽。年才十余，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，申以教诫。然不能习读经史，兄弟并无学术，徒整饰容仪，宽雅恭谨而已。诞与孝文同岁，幼侍书学，仍蒙亲待，尚帝妹乐安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侍中、征西大将军、南平王。脩侍中、镇北大将军、尚书、东平公。又除诞仪曹尚书，知殿中事。及罢庶姓王，诞为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中军将军、特进，改封长乐郡公。诞拜官，孝文立于庭，遥受其拜，既讫还室。脩降为侯。

诞、脩虽并长宫禁，而性趣乖别。诞性淳笃，脩乃浮竞。诞亦未能诲督其过，然时言于太后。孝文严责之，至于楚捶。由是阴怀毒恨，遂结左右有憾于诞者，求药，欲因食害诞。事觉，帝自诘之，具得情状。诞引过谢，乞全脩命。帝以诞父老，又重其意，不致于法，挞之百余，黜为平城百姓。脩妻，司空穆亮女也，求离婚，请免官。帝引管、蔡事，皆不许。

帝宠诞，仍作同舆而载，同案而食，同席坐卧。彭城王勰、北海王详虽直禁中，然亲近不及。十六年，以诞为司徒。帝既爱诞，除官日，亲为制三让表，并启。将拜，又为其章谢。寻加车骑大将军、太子太师。十八年，帝谓其无师傅奖导风，诞深自诲责。从驾南伐，十九年，至钟离。诞遇疾，不能侍从，帝日省问，医药备加。帝锐意临江，乃命六军发钟离南辕，与诞泣诀。左右皆入，无不掩涕。时诞已惓然，强坐视帝，悲而泪不能下，言“梦太后来呼臣”。帝呜咽，执手而出，遂行。是日，去钟离五十里许，昏时，告诞薨问，帝哀不自胜。时崔慧景、裴叔业军在中淮，去所次不过百里，帝乃轻驾西还，从者数千人，夜至诞薨所。拊尸哀恸，若丧至戚，达旦声泪不绝。从者亦迭举音。帝以所服衣帽充褻，亲自临视，彻乐去膳，

宣敕六军，止临江之驾。帝亲北度，恸哭极哀。丧至洛阳，车驾犹在钟离。诏留守赐赠物布帛五千匹、谷五千斛，以供葬事。赠假黄钺、使持节、大司马，领司徒、侍中、都督，太师、驸马、公如故。加以殊礼，备锡九命，依晋大司马、齐王攸故事。有司奏谥，诏曰：“案谥法，主善行德曰元，柔克有光曰懿。昔贞惠兼美，受三谥之荣；忠武双徽，锡两号之茂。式准前训，宜契具瞻。既自少绸缪，知之惟朕，案行定名，谥曰元懿。”帝又亲为作碑文及挽歌词，皆穷美尽哀，事过其厚。车驾还京，遂亲至诞墓，停车而哭。使彭城王勰诏群官脱殊衣，服单衣介帻而哭司徒，贵者示以朋友，微者示如僚佐。公主贞厚有礼度，产二男。

长子穆，字孝和，袭熙爵，避皇子愉封，改封扶风郡公。尚孝文女顺阳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历员外通直散骑常侍。穆与叔辅兴不和。辅兴亡，赠相州刺史，祖载在庭，而穆方高车良马，恭受职命，言宴满堂，忻笑自若，为御史中尉、东平王匡所劾。后位金紫光禄大夫，遇害河阴，赠司空、雍州刺史。子冏，字景昭，袭爵昌黎王。寻以庶姓罢王，仍袭扶风郡公。子峭，字子汉，齐受禅，例降。

穆弟颢，袭父诞长乐郡公。

脩弟聿，字宝兴，废后同产兄也。位黄门郎、信都伯。后坐妹废，免为长乐百姓。宣武时，卒于河南尹。

聿同产弟风，幼养于宫，文明太后特加爱念。数岁赐爵至北平王，拜太子中庶子，出入禁闼，宠侔二兄。孝文亲政后，恩宠稍衰，降爵为侯。幽后立，乃复叙用。后死，亦冗散。卒，赠青州刺史。

崔光之兼黄门也，与聿俱直。光每谓之曰：“君家富贵大盛，终必衰败。”聿云：“我家何负四海，乃咒我也！”光云：

“以古推之，不可不慎。”时熙为太保，诞司徒、太子太傅，脩侍中、尚书，聿黄门，废后在位，礼爱未弛。是后岁余，脩以罪弃，熙、诞丧亡，后废，聿退。时人以为盛必衰也。

李惠，中山人，思皇后之父也。父盖，少知名，历位殿中都官二尚书、左将军、南郡公。初，太武妹武威长公主，故凉王沮渠牧犍之妻。太武平凉州，颇以公主通密计之助，故宠遇差隆，诏盖尚焉。盖妻与氏以是出。后盖加侍中、驸马都尉、殿中都官尚书、右仆射。卒官，赠征南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、中山王，谥曰庄。

惠弱冠袭父爵，妻襄城王韩颓女，生二女，长即后也。惠历位散骑常侍、侍中，征西大将军、秦益二州刺史，进爵为王。转雍州刺史、征南大将军，加长安镇大将。

惠长于思察。雍州事，有燕争巢，斗已累日，惠令人掩获，试命纲纪断之，并辞。惠乃使卒以弱竹弹两燕，既而一去一留，惠笑谓吏属曰：“此留者自计为巢功重，彼去者既经楚痛，理无固心。”群下伏其深察。人有负盐负薪者，同释重檐息树阴。二人将行，争一羊皮，各言藉背之物。惠遣争者出，顾州纲纪曰：“此羊皮可拷知主乎？”群下咸无答者。惠令人置羊皮席上，以杖击之，见少盐屑，“得其实矣。”使争者视之，负薪者乃伏而就罪。凡所察究，多如此类，由是吏人莫敢欺犯。后为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王如故。历政有美绩。

惠素为文明太后所忌。诬惠将南叛，诛之。惠二弟初、乐与惠诸子同戮。后妻梁氏亦死青州，尽没其家财。惠本无衅故，天下冤惜焉。

惠从弟凤为定州刺史、安县王长乐主簿。后长乐以罪赐死，时卜筮者河间邢瓚辞引凤，云长乐不轨，凤为谋主，伏诛。唯凤弟道念与凤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，后遇赦乃出。太和十二年，

孝文将爵舅氏，诏访存者。而惠诸从以再离孥戮，难于应命。唯道念敢先诣阙，乃申后妹及凤兄弟子女之存者。于是赐凤子屯爵柏人侯，安祖浮阳侯，兴祖安喜侯，道念真定侯，从弟寄生高邑子，皆加将军。十五年，安祖昆弟四人，以外戚蒙见。诏谓曰：“卿之先世，内外有犯，得罪于时。然官必用才，以亲非兴邦之选。外氏之宠，超于末叶。从今已后，自非奇才，不得复外戚谬班抽举。既无殊能，今且可还。”后例降爵，宜祖等改侯为伯，并去军号。

帝奉冯氏过厚，于李氏过薄，舅家了无叙用，朝野人士，所以窃议。太常高间，显言于禁中。及宣武宠隆外家，并居显位。乃惟孝文舅氏，存已不沾恩泽。景明末，特诏兴祖为中山太守。正始初，诏追崇惠为使持节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、中山公。太常考行，上言：案谥法，武而不遂曰壮，谥曰壮公。

兴祖自中山迁燕州刺史，卒。以兄安祖子侃晞为后，袭先封南郡王。后以庶姓罢王，改为博陵郡公。侃晞为庄帝所亲幸，拜散骑常侍、尝食典御。帝之图尔硃荣，侃晞与鲁安等持刃于禁内杀荣。及庄帝蒙尘，侃晞奔梁。

高肇，字首文，文昭皇太后之兄也。自云本勃海蓊人。五世祖颺，晋永嘉中，避乱入高丽。父颺，字法脩。孝文初，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、冀富等入魏，拜厉威将军、河间子；乘信明威将军，俱待以客礼。遂纳颺女，是为文昭皇后，生宣武。颺卒，景明初，宣武追思舅氏，征肇兄弟等。录尚书事、北海王详等奏，颺宜赠左光禄大夫，赐爵勃海公，谥曰敬。其妻盖氏，宜追封清河郡君。诏可。又诏颺嫡孙猛袭勃海公爵，封肇平原郡公，肇弟显澄城郡公，三人同日受封。始宣武未与舅氏相接，将拜爵，乃赐衣帻，引见肇、显于华林都亭。皆甚惶惧，

举动失仪，数日之间，富贵赫奕。是年，咸阳王禧诛，财物珍宝、奴婢、田宅多入高氏。未几，肇为尚书右仆射、冀州大中正，尚宣武姑高平公主，迁尚书令。肇出自夷土，时望轻之。及在位居要，留心百揆，孜孜无倦，世咸谓之为能。宣武初，六辅专政，后以咸阳王禧无事构逆，由是委肇。肇既无亲族，颇结朋党，附之者旬月超升，背之者陷以大罪。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，构杀之。又说宣武防卫诸王，殆同囚禁。时顺皇后暴崩，世议言肇为之。皇子昌薨，金谓王显失于医疗，承肇意旨。及京兆王愉出为冀州刺史，畏肇恣擅，遂至不轨。肇又谮杀彭城王勰。由是朝野侧目，咸畏恶之。因此专权，与夺任己。又尝与清河王怿于云门外庑下，忽忿诤，大至纷纭。太尉、高阳王雍和止之。高后既立，逾见宠信。肇既当衡轴，每事任己，本无学识，动违礼度。好改先朝旧制，减削封秩，抑黜勋人，由是怨声盈路矣。

延昌初，迁司徒。虽贵登台鼎，犹以去要怏怏，众咸嗤笑之。父兄封赠虽久，竟不改瘞。三年，乃诏令还葬。肇不自临赴，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诣代，迁葬于乡。时人以肇无识，晒而不责也。及大举征蜀，以肇为大将军、都督诸军，为之节度。与都督甄琛等二十余人，俱面辞宣武于东堂，亲奉规略。是日，肇所乘骏马，停于神兽门外，无故惊倒，转卧渠中，鞍具瓦解，众咸怪异。肇出，恶焉。

四年，宣武崩，赦，罢征军。明帝与肇及征南将军元遥等书，称讳言以告凶问。肇承变，非唯仰慕，亦忧身祸，朝夕悲泣，至于羸悴。将至，宿瀘涧驿亭，家人夜迎省之，皆不相视。直至阙下，缞服号哭，升太极殿，尽哀。太尉高阳王先居西柏堂，专决庶事，与领军于忠，密欲除之。潜备壮士直寝邢豹、伊盆生等十余人于舍人省下。肇哭梓宫讫，于百官前引入西廓，

清河王怿、任城王澄及诸王等皆窃言目之。肇入省，壮士扼而拉杀之，下诏暴其罪恶，称为自尽。自余亲党，悉无追问。削除职爵，葬以士礼。逮昏，乃于厕门出其尸归家。初肇西征，行至函谷，车轴中折，从者皆以为不获吉还也。灵太后临朝，令特赠营州刺史。永熙二年，孝武帝赠使持节、侍中、中外诸军事、太师、大丞相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。

肇子植，自中书侍郎为济州刺史，率州军讨破元愉别将有功，当蒙封赏。不受。云：“家荷重恩，为国致效，是其常节，何足以膺进陟之报？”恳恻发于至诚。历青、相、朔、恆四州刺史，卒。植频莅五州，皆清能著称，当时号为良刺史。赠安北将军、冀州刺史。

肇长兄琨，早卒，袭颍封勃海郡公，赠都督五州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诏其子猛嗣。

猛字豹兒，尚长乐公主，即宣武同母妹也。拜驸马都尉，历位中书令，出为雍州刺史，有能名。入为殿中尚书，卒。赠司空、冀州刺史。孝武帝时，复赠太师、大丞相、录尚书事。公主无子，猛先在外有男，不敢令主知，临终方言之，年岁三十矣。乃召为丧主。寻卒，无后。

琨弟偃，字仲游。太和十年，卒。正始中，赠安东将军、都督、青州刺史，谥曰庄侯。景明四年，宣武纳其女为贵嫔，及于顺皇后崩，永平元年，立为皇后。二年，八坐奏封后母王氏为武邑郡君。

偃弟寿，早卒。寿弟即肇也。肇弟显，侍中、高丽国大中正，早卒。

胡国珍，字世玉，安定临泾人也。祖略，姚兴勃海公姚逵平北府谘议参军。父深，赫连屈丐给事黄门侍郎。太武克统万，深以降款之功，赐爵武始侯。后拜河州刺史。

国珍少好学，雅尚清俭。太和十五年袭爵，例降为伯。女以选入掖庭，生明帝，即灵太后也。孝明帝践祚，以国珍为光禄大夫。灵太后临朝，加侍中，封安定郡公。追崇国珍妻皇甫氏为京兆郡君，置守冢十户。尚书令、任城王澄奏，安定公宜出入禁中，参谏大务。诏屈公入决万机。寻进位中书监、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。赐绢，岁八百疋，妻梁四百匹，男女姊妹各有差。国珍与太师高阳王雍、太傅清河王怿、太保广平王怀同居门下，同厘庶政。诏依汉车千秋、晋安平王故事，给步挽一乘，自掖门至于宣光殿，得以出入，并备几杖。后与侍中崔光，俱授帝经，侍直禁中。国珍上表陈刑政之宜，诏皆施行。

延和初，加国珍使持节、都督、雍州刺史，骠骑大将军开府。灵太后以国珍年老，不欲令其在外，且欲示以方面之荣，竟不行。迁司徒公，侍中如故。就宅拜之。灵太后、明帝率百僚幸其第，宴会极欢。又追京兆郡君为秦太上君。太上君景明三年薨于洛阳，于此十六年矣。太后以太上君坟瘞卑局，更增广，为起茔域门阙碑表。侍中崔光等奏：“按汉高祖母始谥曰昭灵夫人，后为昭灵后；薄太后母曰灵文夫人，皆置园邑三百家，长丞奉守。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谥，陵寝孤立，即秦君名，宜上终称，兼设扫卫，以慰情典。请上尊谥曰孝穆，权置园邑三十户，立长丞奉守。”太后从之。封国珍继室梁氏为赵平郡君。元叉妻拜为女侍中，封新平郡君，又徙封冯翊君。国珍子祥妻长安县公主，即清河王怿女也。

国珍年虽笃老，而雅敬佛法，时事洁齐，自礼拜。至于出入侍从，犹能跨马据鞍。神龟元年四月七日，步从所建佛像，发第至闾阖门四五里。八日，又立观像，晚乃肯坐。劳热增甚，因遂寝疾。灵太后亲侍药膳，十二日薨，年八十。给东园温明秘器，五时朝服各一具，衣一袭，赠布五千匹，钱一百万，蜡

千斤。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。太后还宫，成服于九龙殿，遂居九龙寝室。明帝服小功服，举哀于太极东堂。又诏，自始薨至七七，皆为设千僧斋，斋令七人出家，百日设万人斋，二七人出家。先是巫覡言将有凶，劝令为厌胜法，国珍拒而不从，云吉凶有定分，唯修德以禳之。临死，与太后诀，云“母子善临天下”，殷勤至于再三。又及其子祥云，“我唯有一子，死后勿如比来威抑之”。灵太后以其好戏，时加威训，国珍故以为言。

始国珍欲就祖、父，西葬旧乡。后缘前世诸胡多在洛葬，有终洛之心。崔光尝对太后前问国珍：“国公万年后，为在此安厝？为归长安？”国珍言：“当陪葬天子山陵。”及病危，太后请以后事，竟言还安定。语遂悖忽。太后问清河王怿与崔光等，议去留。怿等皆以病乱，请从先言。太后犹记崔光昔与国珍言，遂营墓于洛阳。太后虽外从众议，而深追临终之语，云：“我公之远慕二亲，亦吾之思父母也。”追崇假黄钺、使持节、侍中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师，领太尉公、司州牧，号太上秦公，加九锡，葬以殊礼。给九旒銮辂，武贲班剑百人，前后部羽葆鼓吹，嶷轝车，谥曰文宣公。赐物三千段，粟一千五百石。又诏赠国珍祖父、父，兄下逮从子，皆有封职。持节就安定监护丧事。灵太后迎太上君神柩还第，与国珍俱葬，赠襚一与国珍同。及国珍神主入庙，诏太常权给以轩县之乐，六佾之舞。

初，国珍无男，养兄真子僧洗为后。后纳赵平君，生子祥，字元吉，袭封。故事，世袭例皆减邑，唯祥独得全封。赵平君薨，给东园秘器，明帝服小功服，举哀于东堂，灵太后服齐衰期。葬于太上君墓左，不得祔合。祥历位殿中尚书、中书监、侍中，改封平凉郡公。薨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，谥曰

孝景。

僧洗字湛辉，封爱德县公，位中书监、侍中，改封濮阳郡公。僧洗自永安后废弃，不预朝政。天平四年，薨。诏给东园秘器，赠太师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雍州刺史，谥曰孝。

真长子宁，字惠归，袭国珍先爵，改为临泾伯，后进为公。历岐泾二州刺史，卒，谥曰孝穆。女为清河王亶妃，生孝静皇帝。武定初，赠太师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，谥曰孝昭。

子虔，字僧敬。元叉之废灵太后，虔时为千牛备身，与备身张车渠等谋叉。事发，叉杀车渠等，虔坐远徙。灵太后反政，征为吏部郎中。太后好以家人礼与亲族宴戏，虔常致谏，由是后宴谑多不预焉。出为泾州刺史，封安阳县侯。兴和三年，以帝元舅，超迁司空公。薨，赠太傅、太尉公、尚书仆射、徐州刺史，谥曰宣。葬日，百官会葬，乘輿送于郭外。子长粲。

长粲仕齐，累迁章武太守，为政清静，颇得人和。除兼并省尚书左丞，当官正色，无所回避。尚书左仆射赵彦深密勿枢要，中书舍人裴泽便蕃左右，以殿门受拜，皆弹纠之。彦深等颇有恨言，长粲不以介意。后主践祚，长粲被敕，与黄门冯子琮出入禁中，专典敷奏。武成还鄴，后主在晋阳，长粲仍受委留后。后主从武成还鄴，仍敕在京省判度支尚书，监议五礼。武成崩，与领军娄定远、录尚书赵彦深、左仆射和士开、高文遥、领军綦连猛、高阿那肱、右仆射唐邕，同知朝政，时人号为八贵。于后定远、文遥并出，唐邕专典外兵，綦连猛、高阿那肱别总武任，长粲常在左右，兼宣诏令。从幸晋阳。后主既富于春秋，庶事皆相归委。长粲尽心毗奉，甚得名誉。又正为侍中。丁母忧，给假驰驿奔丧。寻有诏，起复前任。陇东王长仁心欲入处机要之地，为执政不许。长仁疑长粲通谋，大以为恨，言于太后，发其阴私，请出为州。太后为言于后主，不获

已，从焉。除赵州刺史。及辞，眷恋流涕，后主亦悯然慰勉之。至州，存心政事，为人吏所怀。因沐发，手不得举，失瘖，卒于州。后主闻而伤悼，在朝文武嗟叹，咸惜之。赠司空公、尚书左仆射、瀛州刺史，谥文贞公。

长粲性温雅，在官清洁。但始居要密，便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俭女为妻。在晋阳处分，用妻弟王逖与德俭对为司徒主簿，时论以此讥之。又性好内。有一侍婢，其妻王骄妒，手刺杀之，为此忿恨，数年不相见。亲表为之语曰：“自我不见，于今三年。”后纳妾李氏，仍与王氏别宅，亦无朝拜之礼。嫠妇公孙氏也，已杀三夫，长粲不信，强取之，令与李氏同住，未期而亡。子仲操，位陈留太守。次叔泉，通直散骑侍郎。

先是，望气者上言，太白食昴，法当大赦。和士开奏闻，诏降罪人以应之。尚书左仆射徐之才谄练往事，语士开曰：“天垂象，见吉凶，有成灾者，有不成灾者。案昴，赵分，或云赵地有灾。古者，王侯各在封邑，故分野有灾，当其君长。今吾等虚名，竟不之国。刺史专令一境，善恶所归，比来多以刺史为验。”未几而长粲死焉。

宁弟盛，字归兴，位左卫将军，赐爵江阳男。历幽、瀛二州刺史，为政清静，人吏爱之。转冀州刺史，卒，赐司徒公、录尚书事、定州刺史，追封阳平郡公，谥曰懿穆。明帝后纳其女为皇太后。

太后舅皇甫集，字元会，一字文都，安定朝那人。封泾阳县公，位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、右卫大将军，赠侍中、司空公，谥曰静。

集弟度，字文亮，封安县公，累迁尚书左仆射，领左卫将军。度顽蔽，每与人言，自称仆射，时人方之毛嘉。正光初，元叉出之为都督、瀛州刺史。度不愿出，频表固辞，乃除右光

禄大夫。孝昌元年，为司空、领军将军，加侍中。元叉之见出也，恐朝夕诛灭，度与妻陈氏，多纳其货，为之左右。度无子，养兄集子子熙为子。子熙嫂赵郡太守裴佗女。佗还京师，度问佗外何消息，佗曰：“行路所闻，唯道明公多取元叉金帛，远近无不慨叹。公宜戮此罪人，以谢天下。”陈氏闻而恶之。又摄吏部事，迁司徒，兼尚书令，不拜。寻转太尉，孜孜营利，老而弥甚。迁授之际，皆自请乞。灵太后知其无用。以舅氏，难违之。然所历官，最为贪蠹。尔硃荣入洛，西奔兄子华州刺史邕，寻与邕为人所杀。

杨腾，弘农人，文帝之舅也。父贵，琅邪郡守，封华阴男。腾妹为京兆王愉妃，故腾得处贵游。景明初，袭爵。后为襄城太守，甚有声称。文帝即位，位开府仪同三司，出镇河东。薨，赠司空、雍州刺史，谥曰贞襄。子盛。

乙弗绘，河南洛阳人，文帝皇后之兄也。文帝即位，位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中书监、魏昌县公。又为吏部尚书。

赵猛，太安狄那人也。姊为齐文穆皇帝继室，生赵郡公琛。猛性方直，颇有器干。齐神武举义，以预义勋，封信都县伯。累迁南营州刺史。卒，赠司空公。

胡长仁，字孝隆，安定临泾人，齐武成皇后长兄也。父延之，魏中书令、兖州刺史。大宁中，赠司空公。

长仁以内戚，历位尚书左仆射、尚书令。及武成崩，预参朝政，封陇东郡王。左丞郗孝裕、郎中陆仁惠、卢元亮厚相结托。长仁每上省，孝裕必方驾而来。省务既繁，簿案堆积，令史欲谿都坐者，日有百数。孝裕屏人私话，朝退亦相随。仁惠、元亮又伺闲而往，停断公事，人号为三佞。长仁私游仄密，处处追寻。孝裕劝其求进，和士开深疾之，于是奏除孝裕为章武郡守，元亮为淮南郡守，仁惠为幽州长史。孝裕又说长仁曰：

“王阳卧疾，和士开必来，因而杀之。入见太后，不过百日失官，便代其处。”士开知其谋，更徙孝裕为北营州建德郡守。长仁每干执事，求为领军。将相文武以主上富于春秋，母后家不可专政，故抑而不许。以本官摄选。长仁性好威福，意犹未尽。先是尚书胡长粲奏事内省，长仁疑粲问己，苦请太后出之。

天统五年，从驾自并还鄴，夜发滏口，帝以夜漏尚早，停于路傍。长仁后来，谓是从行诸贵，遂遣门客程牙驰骑呼问。帝遣中尚食陈德信问是何人，牙不答而走。帝命左右追射之。既而捉获，因令壮士扑之，决马鞭二百，牙一宿便死。士开因此，遂令德信列长仁倚亲骄豪无畏惮。由是，除齐州刺史。及辞于昭阳，列仗引见，长仁不敢发语，唯泣涕横流。到任，启求暂归，所司不为奏。怨愤，谋令冀州人李楷墙刺和士开，其弟长咸告之。士开密与祖孝徵议之，孝徵引汉文帝杀薄昭为故事，于是敕遣张固、刘桃枝驰驿诣齐州，责长仁谋害宰辅，遂赐死。

先是，太白食昴，占者曰：“昴为赵分，不利胡王。”长仁未几死。长仁性好歌舞，饮酒至数斗不乱。自至齐州，每进酒后，必长叹歔歔，流涕不自胜，左右莫不怪之。

寻而后主纳长仁女为后，重加赠。长仁子君璧，袭爵陇东王。君璧弟君璋，及长仁弟长雍等，前后七人并赐爵，合门贵盛。后废后，稍稍黜退焉。

隋文帝外家吕氏，其族盖微。平齐后求访，不知所在。开皇初，济南郡上言，有男子吕永吉，自称有姑字苦桃，嫁为杨讳妻。勘验，知是舅子。始追赠外祖双周为上柱国、太尉、八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封齐郡公，谥曰敬。外祖母姚氏为齐敬公夫人。诏并改葬，于齐州立庙，置守冢十家，以永吉袭爵，留在京师。及大业中，授上党郡太守。性识庸劣，职务不理。

后去官，不知所终。

从父道贵，性尤顽駮，言词鄙陋。初自乡里徵入长安，上见之悲泣。道贵略无戚容，但连呼帝名云：“种未定不可偷，大似苦桃姊。”后数犯忌讳，动致违忤。上甚耻之，乃命高颀厚加供给，不许接对朝士。拜上仪同三司，出为济南太守，令即之任，断其入朝。道贵还至本郡，高自崇重，每与人言，自称皇舅。数将仪卫，出入闾里，从故人游宴，庶僚咸苦之。后郡废，终于家，子孙无闻焉。

论曰：三五哲王，防深虑远；舅甥之国，罕执钧衡；母后之家，无闻倾败。爰及汉晋，颠覆继轨，皆由乎进不以礼，故其毙亦速。自魏至隋，时移四代，得失之迹，斯文可睹。苟不倾宗，终致亡国，周隋之际，可为鉴焉。若使开皇创业，不取愆于已往，独孤权侔吕、霍，必败于仁寿之前；萧氏势均梁、窦，岂全于大业之后。今或不隳旧基，或更隆先构，岂非处之以道，远权之所致乎？